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講記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妙法蓮華經》從〈方便品〉開始，至第九品〈授學無學人記品〉，是正宗分。而〈方便品〉是正宗之中的正宗，是全經中最精要的部分。第十品〈法師品〉開始，至最後，是流通分。

全經二十四品歸納起來，不出「權實」二字，說明釋迦佛為何事而出現世間。〈方便品〉就有說明佛出現世間是為了真實的佛教，為了教眾生行一乘菩薩道。佛從降生到成道，說法四十多年，說了很多三乘法，甚至五乘法，因為有些眾生只是發增上生心，只求未來比現在好些，來生比今生好些，佛就教這種人修布施、持戒、修定、修人天乘的功德。對出離心重的、厭離世間的人，佛就教他們修聲聞法，修四念處、四正勤、五根五力、三十七道品，令他煩惱薄，破我執，出三界，了生死。這些都是方便法門，佛幾十年都是講這些權法。到最後將近示現入涅槃時，佛就把他出現於世間的本心本意，表明出來。這些一向都是隱藏著，不講出來，到最後才講出這種心意。佛一向的心意是希望眾生修最高尚的一乘佛果。那些一乘菩薩都是佛陀教化過的，但因他懶惰，嫌佛道長遠，嫌修行辛苦就退墮了。如中、小學生嫌讀書辛苦，不想上學，一天不去，二天不去，慢慢就退步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佛憐憫這些退墮的一乘菩薩，如果這些人覺得人生痛苦，佛就教他修人、天法，修一些福；如果這些人厭離生死，佛就教他修聲聞法而得解脫，了生死。他的煩惱薄了就容易引導。所以佛要說三乘法，這是方便教，是權教，不是佛出現於世的真實目的。佛的真實目的是要你知道，你原是一乘實教菩薩，是釋迦佛的弟子，要發一乘菩提心，要行一乘菩薩道，將來要同佛一樣成佛。

在《正法華》的譯本裡（《法華經》的另一譯本，譯出時間早於羅什法師所譯的《妙法蓮華經》），〈方便品〉叫〈善權品〉。善是善巧，權是變通的辦法，不是一成不變的。窮則變，變則通。

釋迦佛來到世間出生、成佛，本來是想講一乘，但眾生善根未成熟，業障重，好樂三乘，所以佛只有先講三乘，這就是方便。

《法華經》與《維摩經》的〈方便品〉是不同的。《維摩經》的〈方便品〉是維摩居士示現生病而令大眾來探病，方便對大眾說法。《法華經》的〈方便品〉是說明佛過去所說的人天法、三乘法是方便，到現在講的才是真實。這叫做開權顯實，開者是開除。佛說：我以前所運用的善巧方便，我現在不要了，不用了，現在要講真實。以前教你修阿羅漢果是方便，是不究竟的、不圓滿的。現在我

不准你停滯在阿羅漢果。如果你不信一乘，不信自己將來可成佛，我就不承認你是佛弟子，而是貢高我慢的增上慢人。

〈方便品〉主要講明佛出世之目的是什麼，說明以前幾十年所說的是方便教，是變通的辦法，是將就眾生的善巧辦法。但施設方便時當然不會告訴你這是善巧方便，到最後才講明白。佛講方便，當時是有用的，最低限度令你止惡行善，除煩惱，破執著，解脫痛苦，是暫時有用，但不可以永遠用、徹底用。佛到最後才講明白三乘是方便，就是開除方便，把真實意趣顯露出來，把自己之目的表露出來，要你行一乘菩薩道，要你成佛是目的，以真實為主要，不是以方便為主要。

這品講出真實，為何不叫真實品？佛之目的是要你知道以前所講的是方便，不是真實，所以叫做〈方便品〉是有甚深的意義，是叫權人知道權法是方便的，是佛假設的，「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

佛在這品反反覆復都是講這件事，講完之後眾生不明白再講，不信又再講，用盡善巧方便來解釋。

既然方便不是真實，為何一開始佛又不說真實？如果佛一開始就說真實，眾生善根未成熟是不會信。〈譬喻品〉講：「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菩薩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菩薩不能因是得度。」〈方便品〉講：「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時機不到，是不可以說的。「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若一開口就讚一乘佛，眾生沒有大智慧就不信。如窮子一向做慣下賤工作，大富長者若馬上與他相認，他會驚恐而不信，要用善巧方便慢慢教他，令他信。

佛也是一樣，觀機成熟，才講真實。「今我喜無畏，於諸大眾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這叫你捨棄、開除方便，放棄三乘。那些三乘人會說：「我已證了阿羅漢果、辟支佛果，現在要我放棄，豈不是變成空空洞洞，一無所有？」那也不會這樣，你捨棄了三乘，而行一乘菩薩道，將來也會像釋迦佛一樣證到一乘佛果。

《法華經》舊本有多處的文字原來是「眾生」，但遠參老法師為了令我們時常警覺自己是一乘菩薩，要行一乘菩薩道，所以把多處的「眾生」改為「菩薩」。佛對退心菩薩念念不忘，要大眾知道，除了一乘是真實，二乘、三乘都是方便。

我們不可以認為：佛講《法華經》只是對成了阿羅漢的大弟子說，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可以不用信一乘。這想法是不對的，因為佛講過，未來世中所有三乘弟子都是他教化過的。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但為教化菩薩」。佛希望眾生都修一乘道，希望眾生都成佛。所以佛說：「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亦同得此道」。

當時的弟子比我們幸運，可以見到佛，善根比我們優勝，但我們都應信佛所說，都應生慚愧心，不要懶惰。過去已經因懶惰而退墮，現在再懶惰就無有了期。現在我們要精進勇猛，發一乘菩提心，才不辜負佛對我們的期望。

佛嘆息懶惰的弟子：「於諸無量佛，不行深妙道，眾苦所惱亂。」即使你遇到佛，你不發心、不精進，也是沒有用，被苦所惱亂，有貪欲就會墮落。「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越懶越墮，越墮越深。所以佛開權顯實是要做很多工作。

<方便品>一開始，佛出定就讚嘆佛的實智和權智。佛從未這樣讚嘆過，令大眾生疑而要求佛說法拔除他們的疑心：「若有疑悔者，佛常為斷除，令盡無有餘。」(<序品>結尾的經文)

我們要知道，方便教不是什麼都方方便便、馬馬虎虎。這樣解釋就會方便出下流。佛所說的方便是要弟子知道，以前幾十年所說的是方便教，不是真實，要弟子放棄方便，趣向真實，把目標揭示出來。

以下開始解釋經文：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

這是敘述佛入無量義處三昧後出定。「爾時」是上文<序品>中彌勒菩薩請問文殊菩薩，佛為何要現放光、動地等瑞相，文殊菩薩回答完的時候。佛入了無量義處三昧，大家只是看到佛光所照的事，佛入定沒有講話，大家覺得奇怪，為何佛讓大眾看到這麼多現象。

「從三昧安詳而起」，是指佛出定。定有分入定、住定、出定。「起」即出定，由定而起。日月燈明佛一出定就馬上說《法華經》，有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而釋迦佛一出定，不是馬上說《法華經》，而是讚嘆佛的智慧。

「世尊」是指釋迦佛，佛自己稱自己是稱如來，弟子稱呼佛是世尊，因為佛是世間、出世間一切凡聖之中最尊貴的，所以稱佛為世尊。

「三昧」是定的名，譯作正定、等持、正等。即是說，不只是佛入三昧，佛弟子、阿羅漢都可入三昧，做到心很平靜，不但有定，而且有智慧。定與慧是很均等、很平衡，那種心境為之三昧。佛的無量義處三昧是很高的境界。

「安詳」是指佛出定時很舒適、很安靜、很柔和、很隆重、很安寧，身心都很祥和，很靜定的態度。既然是佛的三昧境界，我們無法解釋，只有意會和推想。

「起」不是起身，而是起定、出定。在佛的方面來講，佛雖是出定，但身心都不動。佛無論什麼時間，入定、出定都是身心不動，只是佛弟子知道現在佛出定了。佛出定後就

「告舍利弗： 」

這是經家的敘述，是結集經典的人所講。佛叫一聲舍利弗，然後說：

「諸佛智慧，甚深無量。」

這是讚嘆佛的智慧和功德。一乘究竟實慧，果上最圓滿的功德，很簡單地用一句話來讚，但這一句話的內容非常之深廣。

日月燈明佛一出定就對妙光菩薩講，妙光菩薩是最高程度的大菩薩，是眾多菩薩的首席，所以對妙光菩薩講。

現在釋迦佛對舍利弗講，舍利弗是大阿羅漢，是小乘人，佛為何對舍利弗講，而不對八萬菩薩講？因為日月燈明佛所講的《法華經》與釋迦佛講的《法華經》是不同的。《法華經》有兩種，一種是一乘因果《法華經》，講一乘菩薩的因行是怎樣的，成佛的功德是如何的，是對一乘大菩薩講。而現在釋迦佛講的《法華經》是對退心墮落的菩薩講，內容是開權顯實。此經是優曇鉢華，是靈瑞華，是吉慶的先兆，你聽到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你將來就有機會生一乘淨土見本師，聽一乘因果的大寶蓮華經。

舍利弗表面上是阿羅漢，事實上他是一乘的墮落菩薩，只是退了心，還未恢復一乘心，他是佛座下的大弟子，是阿羅漢的代表，所以佛就叫他的名字，令他留心。如果佛沒有特別提到誰的名字，就會不留心，就會打瞌睡，如以前聽大乘經那樣：「我時在座，身體疲憊，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起樂」(〈信解品〉)。他不喜歡就沒有興趣，你不叫他的名字，他就沒有興趣，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佛要他提起精神，其他的阿羅漢也會留心了。

佛座下有很多大菩薩，即使是權教菩薩也很容易教化，反而是阿羅漢要多費唇舌才令他們相信。因為佛陀教過他們了生死、證涅槃，而他們也證得涅槃，因此不輕易信《法華經》，不輕易信自己可以成佛。所以佛要特別為阿羅漢而說。

「諸佛」是講佛不是只有一位，不但有釋迦佛，還有阿彌陀佛、藥師佛等等；不但娑婆世界有佛，十方世界也有佛。世界有無量，眾生就有無量，佛也有無量。大乘經裏有講十方佛，東南西北，四維上下，無量無邊世界，一一世界都有佛，過去有佛，現在有佛，未來有佛，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這裏的「諸佛」是指釋迦佛和一切佛。

這裏說的「智慧」大家不要誤解，一般人以為有學問、很聰明就是有智慧。在佛教裏，大乘的智慧是無我、無執著的般若空慧，是照見諸法實相的智慧。但這裏所講的智慧，既不是世間所指的聰明，也不是權教大乘所指的般若空慧，而是講諸佛的功德，用智慧來代表實佛果位上全部功德。下文所講的「如來知見」，即是「諸佛智慧」，或叫大菩提，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叫佛慧，或叫一切種智，或叫佛道。「智慧」二字可代表這些意思，因佛教是尊重智慧，成就一切功德是要靠這種智慧，圓滿一切功德也是要靠這種智慧，所

以佛叫一切智人，具足一切智，具足一切功德，通曉一切的事相和理性，而且具足一切的利他功德。

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全本《法華經》都是以佛智慧為根本。佛一開始就講明根本智，讚嘆佛的智慧。佛之宗旨、佛之目的是要退心菩薩立志成佛，完成佛的智慧。每一個人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將來都可以成佛，成佛就可具足佛智慧。而這佛智慧不是我們的智力可以想像得到，連阿羅漢、菩薩也不能想像到。

雖然《法華經》有這麼多文字，但佛的智慧是沒有詳細講，只是讚嘆。因為這世間上連最大智慧的舍利弗都不夠程度聽，沒有人夠資格聽。佛的智慧是無法解釋，只可用形容詞去讚嘆。「甚深無量」就是形容佛智慧很深而且甚，並無數目可計算。無量就是無法計算，有量才可計算。山有多高？海有多深？科學家、數學家都能計算出來，而佛的智慧功德，連科學家都無法計算。

遠老法師認為〈方便品〉內容讚佛的智慧有四重無量，這是第一層無量，總標出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無量者，亦深亦廣，是廣大微妙，是不可思議，是無數可計。而佛的功德不止一種，每一種的功德又是甚深的、廣大微妙的、不可思議的。

佛一出定就對舍利弗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短短一句話就有深長的意義，雖然舍利弗親近佛幾十年，聽佛說法幾十年，卻從未聽過佛這樣說，這句話已經是令大眾驚奇。這句話是開權顯實的張本，要弟子開除以前的權法，趣向真實法。佛繼續講：

「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這「智慧」當然是講佛的智慧，智慧是有「門」。門是指能入，以通為義，有門可以入，可以通；無門不可以入，不可以通。門是指因門，你想達到佛智要有一道門進入，要通過這門才可到達。你要得到諸佛智慧，就要修佛因。修因的時間是菩薩，菩薩是一種勇猛的有情，很有勇氣、很奮勇地向前進，普通譯菩薩是覺有情，是覺悟的有情，很有衝勁向佛道衝。一乘菩薩向一乘佛果智慧衝，必定有方法，有法門，有修一乘佛果的一乘法門。這種法門在因行之時就叫「智慧門」，由此門可通向佛果，由修這些因行的法門可到達佛智慧。

既然佛功德是無量，因行當然也是無量，修行的法門也是無量，一一法門的修行時間也是無量劫。因為「智慧門」是「難解難入」，要經過無量劫才能解才能入。既然講「難解難入」，就不是不能解不能入，是能解能入的，不過能解之中是難解，能入之中是難入，要不畏難才可入，你不要聽到難就懼怕。越難越要解、越要入，有此奮勇心便可解可入。佛這樣說，是志在弟子發奮。

行一乘菩薩道比權教大乘是難很多，權教大乘要行三大阿僧祇劫，而現在講一乘要行無量劫，所以是很難。下面講：「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於無量

億劫，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雖然是難，但只要你肯行，不怕難，是可以得成果，是能解能入。

一乘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一乘的因行也是甚深無量。這裏未開權顯實，佛只用兩句話去讚嘆，是有用意的，很有力量，最低限度令那些阿羅漢聽了，心裏會發出疑問：佛為何會這樣慇懃稱讚佛智？佛因他們慇懃三請才把自己的本意表達出來。

「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

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

這段經文是解釋難解難入的理由。每一位佛都親近過百千萬億無數諸佛，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盡行」是全部都要行，一點都不剩。佛令我們知道，佛慧是難解難入，成佛是要親近無數諸佛，要做很多工作，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

親近一位佛的時間已經很長，佛會教你怎樣行。親近第二位佛，佛又會教你另一種法門。每位佛都會遷就你的程度而教你，你每親近多一位佛，就多一些進步。

「道法」是智慧門，是修行的法門，是行菩薩道的法門。行每一法門都不是很短的時間，不是幾年、幾十年這麼簡單，而是要行無量劫。要這麼長時間去修，當然要「勇猛精進」。「勇」是有勇氣，不怯弱；「猛」是有威猛力量；「精」是專一沒有異心、沒有異想，精而不雜；「進」是不退，進而不退，很專心，沒有一念的畏難。世間上要完成一項工作，都要勇猛精進，何況是要完成一乘佛的功德，要親近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就更要勇猛精進。如果你能勇猛精進，沒有人可令你退，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都不會令你退。

下面是一個精進勇猛的故事：從前有一個人要上山，有惡鬼擋路，不讓他上山。他就用腳踢惡鬼，惡鬼抓住他的腳，他就用手打，惡鬼也抓住他的手，他就頭撞向惡鬼，惡鬼又抓住他的頭說：「你現在怎樣上山？」那人說：「我還是要上山，你雖然抓住我的頭和手腳，但抓不住我的心，我的心仍然要上山。」最後惡鬼服了那個人，放他上山。

這是譬喻我們行菩薩道要比那人堅強無量萬億倍才可以，我們一心要行菩薩道就要一直行到底，一心發菩提心就要發到底。世人不知道，以為佛教徒是消極的、厭世的、腐化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佛陀教我們怎樣做，不知佛過去是怎樣做，不知佛是教我們要這樣勇猛精進。世間上任何人都比不上佛那麼精進勇猛、那麼積極。

大乘是講空，講無我，講一切都是如幻如化。一乘雖然不是講空，但都要透過空才可勇猛精進，否則你處處都執著實有，有是有非，有人有我，你怎能

行菩薩道？別人罵你一句，你就退心了。

所以佛是最勇猛精進的模範，我們佛弟子就要學佛的勇猛精進，你如果懶惰、放逸、懈怠，你就不是佛弟子。學佛是要不怕艱難，不怕時間長，要有毅力才能學佛。阿羅漢最初是很消極，但最後佛不許可，並對他們說：「以前講的是方便，是令你破我執，現在要你成佛才是真實。」

你能勇猛精進行一乘菩薩道是會有效果、有成績，你修得多，就能「名稱普聞」，你的名譽，名與實就能相稱。如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尋聲救苦，名與實很相稱。而傳聞某某人很熱心幫人，但有人求他幫忙時卻不肯幫，那麼名與實便不相稱。

佛弟子要名實相稱，要大慈大悲，要精進勇猛，修行有成績，才是名實相稱。你有名譽，有真實功德，別人是會知道，不用自己讚自己，好的名聲自自然然會到處傳播，名與實相符，自自然然就人所共知，就是「名稱普聞」。

「成就甚深未曾有法。」

這是總結諸佛實智果上功德。你能勇猛精進，做到名稱普聞，就有結果，就能成就甚深未曾有法，也即是有甚深無量的智慧，表示功行圓滿。

「成就」是圓滿的意思，甚深未曾有法也圓滿了，一乘無量的功德智慧也圓滿了，到達目的地，因圓果滿謂之成佛。成佛不是靠運氣，是要經過很多的功行，不可能無因而有果，果必由因。經過很多功行而成就的功德，是從未有過，是最難得、最希奇，沒有人有此功德，只有佛才有，就叫「未曾有法」。權教也有未曾有法，但時代不同，性質也不同。

佛如此讚嘆是為了提倡一乘、宣傳一乘，我們是佛弟子，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我們應發起精進心去信受，發起一乘菩薩願，志願成佛才合佛意。

「隨宜所說，意趣難解。」

佛說三乘法時，是隨眾生的根機而說，佛本來不想講三乘法，但為就機起見而說三乘法。「隨宜」的「隨」是隨眾生的根性，「宜」是正好適合他的，他是聲聞根性，就為他說聲聞法；他是緣覺根性，就為他說緣覺法。這是就機隨宜，是正好適合他，不可以勉強他，他沒有大慈大悲的根性，硬要他修菩薩法，這就不合適；他只有貪享受的根性，硬要他修聲聞法，也是不合適。

「隨宜所說」，不是佛的本心，佛的本心是另外有他的「意趣」。意趣者，是趣向，意是心意。自己的本心本意是有所趣向，是有歸趣。意趣也是宗趣，「語之所尚曰宗，宗之所歸曰趣」，你的話語崇尚什麼是宗，你的宗旨歸向哪一點為趣。「意趣」是佛的意旨和趣向，佛講三乘法，聽者都能明白，但佛的意趣

在哪裏？大家不知。

「難解」就是不知佛的意趣。依照《法華經》來講，佛說三乘法是另有興趣，是志在令退心菩薩恢復一乘菩薩的地位，要他行一乘菩薩道，直至他成佛為止，這是佛的意趣。

既然佛的意趣是這樣，為何不坦白講出來？佛不可以這樣講，因為眾生當時的程度太低，同時又不止一種根性，眾生有權教根性，有辟支佛根性，有聲聞根性，有人、天根性，如果一開口就同他們講一乘，他們會不接受，他們不信就會毀謗，就會作罪，所以不可隨意講。佛不得已就把自己真實的意思隱藏起來，而施設方便，權巧教化眾生，這是隱實施權。

佛雖然從未把真實意趣講出來，但心裏懷抱著希望，希望像大富長者那樣，找到失散的兒子。佛常常想教化那些退墮了的一乘菩薩，等機會成熟了才開口，機會未到想開口也開不了。佛施權，等弟子斷了煩惱，就會把自己的本心本意表達出來。

佛在世時，舍利弗等大阿羅漢是放棄了阿羅漢果而修一乘菩薩行，是棄權趣實。而我們沒有修過聲聞法，也沒有證到小乘果，無權可開，又怎樣棄果？但我們要知道自己有很多煩惱，有貪愛、瞋恨、愚癡、嫉妒、驕慢等種種不良心理習氣，還有很多邪見，如執著人生是永恒的、常住的，或執著人死如燈滅，什麼都沒有了，又沒有道德觀念，又沒有因果觀念，這些都是邪見。我們就應該放棄這些邪見，應該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佛說聲聞法，不是志在你成阿羅漢；佛說十二因緣法，不是志在你成辟支佛；佛說權教菩薩法，不是志在你成權教佛。佛的意趣是為引導退心的菩薩恢復一乘道，要他趣向一乘佛果，佛的意趣在一乘。

佛說「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是令你知有權、有實，「隨宜說法」是權，「意趣難解」是實。

「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

佛未開權，所有的聲聞人和辟支佛都不知佛的意趣。

「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

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

佛叫一聲舍利弗，然後讚嘆佛的權智。「吾」是我，我釋迦佛成佛以來，用種種因緣，用種種譬喻，詳細地講了很多三乘法，令弟子離所有執著而得解脫。「成佛已來」有兩種意思：一、釋迦佛在二千多年前降生在迦毗羅衛國淨飯

王宮，做悉達多太子，長大、出家、修道、降魔、成佛、轉法輪、入涅槃，是幾十年時間，這次成佛是近的。二、〈如來壽量品〉講佛在無量無邊劫前已成佛，所說的「成佛已來」是很遠的。這裏未開權顯實，所以這裏說的「吾從成佛已來」是講近的，不是講遠的。

成佛後主要的工作是說法，佛所說的法是三藏十二部，十二部是把佛所說的經典內容、文法分為十二種類，也叫十二分教。因緣、譬喻是十二分教中的兩種。

「因緣」是指前後的關係，前生後世是怎樣得來的，某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某個人的前因後果，他過去做什麼，將來做什麼，就叫因緣。因緣有很多種，如十法界的因果，有人的因果、天的因果、地獄的因果、餓鬼的因果，就叫「種種因緣」。此經多處講到因緣，如大通智勝佛的因緣，燃燈佛的因緣，在〈化城喻品〉有講第十六沙彌，也即是我們的本師與我們的一乘因緣。

因緣之中又有譬喻，如果佛說因緣，弟子還不明白，就要再講譬喻，舉個例子，用淺的道理來比況深的道理。「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就算你是有智慧的人，講個譬喻你就容易明白，不講譬喻，你就很難明白。此經有很多譬喻，如三車喻、火宅喻、衣裏明珠喻等等。

「廣演言教」的「廣」是擴充、廣闊、廣大，開闊來講；「演」是隨時隨機把佛陀教化眾生的意思表達出來；佛的語言是為了教化眾生，言教並不只是語言那麼簡單，而是包括教理行果，佛陀教你改惡行善，教你轉凡成聖，教你回小向大，這些都是教，佛的言教裏必定是有道理，你依佛所教去實踐、實行，一定有結果、有效果。如聲聞、緣覺依四諦、十二因緣去觀、去行就可斷煩惱得解脫；你依著菩薩道而行，將來就會成佛。這裏的「廣演言教」是指三乘的言教，佛幾十年來用種種因緣、譬喻詳細講了很多話，就是要令你們得到好處。「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維摩經》），隨無量的機而說無量的教法、無量的法門，是屬於佛運用權智來應合權教的根機，是方便，是施權，說明是施權，就不是真實，不過是有好處，可以「令離諸著」。

眾生之所以流轉生死是因為「著」，無量劫以來受無量的痛苦都是因為「著」，離開「諸著」已是很好。一切三乘人都有「著」，一切人、天更加多「著」，眾生的「著」，無非是從貪那裏得來，不貪就不「著」。

「著」是指執著、障礙，有「著」就有障礙。如老鼠偷吃麥芽糖，手腳越挖越難以自拔。眾生的「著」是煩惱，煩惱有很多，但歸納起來有兩種：愛煩惱和見煩惱。

愛煩惱又分為自體愛、境界愛、眷屬愛、後有愛。自體愛是愛自我，愛自己的身心，要自己的身體好，要自己的名譽大、權力大，一切從自我中心出發，要自己勝過別人，有我癡、我慢、我見、我愛。

境界愛是貪著享受的環境，總想著我的房子有多好，我有多少享受，稍微有些損失就很悲哀。

眷屬愛是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朋友，癡愛到不得了，可以為眷屬

做種種的犧牲。

後有愛是死了還要享受，有些人生前燒些金銀紙錢，以為可以寄庫，來生要做個有錢人。眾生就是因為這些不合因果的邪見而墮落，貪愛越深，墮落越深，這就是執著，就是障礙，令我們無量劫受苦。

見煩惱即是起邪見，執常執斷，身見、邊見、邪見、戒禁取見，就是見煩惱，是種種的顛倒執著。有執著就令你不能進步，不得自在。所以佛就為弟子說了很多三乘法，令弟子「離諸著」。

「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

這句是解釋權智。「知見」即智慧，方便知見是權智慧，是權功德，是方便功德。「波羅蜜」是梵語，譯作度、度過，那件事做到圓滿、成功、妥當，就是波羅蜜，從此岸到達彼岸是完成了，從生死達到涅槃是完成了。為何佛能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去引導眾生？因為如來的方便知見，種種方便功德都皆已具足，完全具足，完全圓滿了、成就了。所以佛能運用方便智去做方便事，說方便法，施設方便教。

「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

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這是讚釋迦佛的實智。舍利弗是當機，佛就繼續叫一聲「舍利弗」，告訴他：如來不但有權智，而且還有真實的智慧。

「如來」是釋迦佛自稱，如來者是如先佛而來，過去一切諸佛是智慧甚深無量，親近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釋迦佛也一樣如先佛而來，又徹悟一切法的如如空性，如理而來。

「如來知見」，即上面所說的佛之智慧功德，是「廣大深遠」，是甚深無量，是無量無礙，是有無量力，是無量無所畏，是有無量禪定，是得無量解脫，是得無量三昧。這裏舉出六個名詞，代表佛的無量功德，其實佛的功德並不止這六大類，還有無量的種類，而一一種類都是無量，都是「深入無際」，每種功德都深入到無邊無底。

這裏的「無量」不是指權教的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不是講十力，不是講四無所畏，不是講四禪、八定、三解脫、三三昧，而是講實教的無量功德，佛幾十年都未讚嘆過。

「成就」是究竟圓滿的意思，「一切」是包括無量；「未曾有」，在聽的方面，聞所未聞就是未曾有；在見的方面，見所未見就是未曾有；得所未得也是

未曾有。一乘佛果功德當然是得所未得，也是證所未證，從來都未有過，是最高無上、最希奇的。佛對於一切佛所圓滿究竟的甚深功德，佛都圓滿成就了，究竟圓滿了，這就是「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輒，悅可眾心。」

這裏是總結讚嘆權智。我們常說如來是平等無分別，為何又說「種種分別」？佛是證悟平等無分別智，證悟平等無分別之理，理是平等的、無分別的，佛的慈悲心是平等無分別，但眾生有無量無數的根機，眾生的善根、個性有種種的差別，如來要教化眾生一定要有權智，分別眾生根機。哪個眾生有人、天的善根，哪個有聲聞善根，哪個有緣覺善根，哪個有大乘善根，而且各種善根深深淺淺有無限差別，如果如來不能分別眾生的根機，又怎能隨眾生的機去教化他？佛說法是隨緣就機，什麼根機來到面前，就說什麼法，這是如來權巧的智慧。如來用權智就要「種種分別」，分別種種的機，分別種種根性，分別用種種不同的法門，什麼根機說什麼法門，如醫生要治病，要看病人是什麼病，病有千差萬別，不分別是何病，又怎樣用藥？醫生若能對症下藥，病人就能藥到病除，如果藥不對症就很麻煩。

佛是「巧說諸法」，很善巧地說種種法，是恰到好處，是語業隨智慧行。所以《維摩經》講：「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只是用一種音，不是一口說很多音，但以如來的權智功行，能令眾生是什麼根機，就領受到什麼受用。有此功能謂之善巧，不是勉強你、強迫你信，你只有人、天根機不會強迫你信小乘法，你有小乘根機不會強迫你信大乘法。總之你聽到佛說法，你就會有受用，就會生歡喜心，就能得利益。

佛既然是「巧說諸法」，他所用的「言辭」是很「柔」，即很柔和，令人聽起來很喜歡聽，很順耳，令人生起歡喜心，因為如來的言辭、音聲都是屬於無量劫以來所修的功德。依權教佛來講，佛有六十四種梵音，而一乘佛則有無量的微妙音。

由於佛的「言辭柔輒」，所以就「悅可眾心」，無論那個眾生聽到都自然生起歡悅的心，心中如飲甘露。

「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

這句是總結讚佛的真實智慧，讚一乘究竟的智慧。「取要言之」，即是總而言之，總括地講一句。因為讚很多很多，你都不會明白，而且讚很多很多也是讚不完，所以就簡單總括講一句：「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這是講實教一乘佛果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無法量度，也找不到邊際，佛未曾有講

過。佛所得的功德是所有人都未曾得到，只有佛才得到。最究竟、最圓滿的法，叫「未曾有法」。

「悉」是全部、一切的一切應有盡有的意思。一乘佛無量無邊未曾有的功德、最圓滿的功德，佛都圓滿具足、圓滿成就。有一絲一毫未曾圓滿就不稱之為佛，只能稱菩薩；程度高、功德大的菩薩，就稱為不退轉菩薩或一生補處菩薩。

佛講以上的話，大眾都不明白，正希望佛講明白些，但佛卻說：

「止，舍利弗！不須復說。」

佛講到這裏停止不講了，叫舍利弗不須再問。因為你們不夠程度，再講都是不明白。佛欲言又止，是令你生疑惑，也是善巧的方法。

「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

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是什麼理由佛不再講？因為佛所成就的一乘實佛功德，是第一希有難解之法，是無以上之的，是最第一的，是超過一切的，是世間所無的，是最希有的，是最可貴的，不是一切眾生的智慧能想像，是無人能測度，所以是難解。只有佛與佛，大家都是同等程度，才能知道「諸法實相」，才能究竟窮盡通達透徹全部一乘無量功德法的實相，才能了解諸法原原本本的狀態。

這個「諸法」不是講心法，這個「實相」不是指權教的一切法本性空寂那種實相。在《法華經》所講的實相，是指一乘佛的無量智慧、無量功德，那種原原本本的狀態，是「諸法實相」。這個實相，若未達到佛的程度便不能知，連大菩薩都不知。

「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

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這是標出佛實智那種別相的微妙。「諸法」與上文相同，佛的功德有如是的實相，有如是的實性，有如是的實體，有如是的實力，有如是的作，有如是的因，有如是的助緣，每一種功德都有它的效果，都有它的受用，都有它的本始、根本、終結，都有它的究竟圓滿。

從字面上解釋，「相」是形相、狀態。「性」是性能、個性。「體」是體質、質素。「力」是威力、力量、勢力。「作」是做作、作用；「因」是主力，是主要條件。「緣」是助力，是輔助的條件。任何事物若沒有主要條件則不能成立，只有主要條件而沒有輔助的條件也不能成立。不會有緣無因，也不會有因無緣。

「果」是結果。果與報是不同，例如得到人身是果，但各人的報卻各不相同，有的人很美，有的人很醜，有的人很高，有的人很矮，有的人很有福，有的人沒有福報。報有千差萬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受用。報是為了酬因，做了如是因，就有如是報來酬答。果是粗相，報是細相，較微細。「本」是開始，是根本；「末」是末尾；「究竟」是圓滿。

這裏共有十二個名詞，都是講佛的功德有無量無邊，而一一功德都有它的相、性、體、力等種種。下面偈頌講：相之中又有種種相，性之中又有種種性，每一項目都有種種。

遠老法師講實佛的智慧有四重無量的智慧。上面講「諸佛智慧，甚深無量」的無量是個數目字，即是講諸佛的功德有無量的項目，是第一層無量。

「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這個無量是講甚深無量項目裏，無量之中有無量，這是第二層無量。

「如是本末究竟等」，「等」字是無盡的符號，即白話文的簡略號(……)，這裏是列舉了十二個名詞，「等」字是講除了這十二個項目之外，還有等等講不完的無量，這是第三層無量。

下面偈頌講：「種種性相義。」性有種種無量的內容，相也有種種無量的內容，就變成第四層無量。

以我們的程度，是無法解釋佛的功德，所以「十如是」就不須勉強解釋，但我們必須要知道佛的實智慧是這麼大，佛的權智慧是這麼善巧。我們通曉了這一大段文字，才有辦法研究下面的經文。上文是佛無問自說，佛如果不說，就無人會問，佛只有自己講，這是佛的大慈大悲，是動眾令疑。

下面是重頌，重複讚嘆佛的真實功德。

「世雄不可量，諸天及世人，一切眾生類，無能知佛者。」

「世雄」是稱呼佛，「世」是指一切世間，包括凡夫聖人、有情世間、正覺世間。一切世間中，以佛為雄猛者，有最大功德，有最大力量。

一切眾生都無法知道佛的智慧。「諸天」是指欲界的六天、色界的十八天、無色界的四天。無論哪種天都不知佛的功德，世人更加不了解，以為天是佛，以為神是佛。世間中無論多麼聰明的眾生，都不知道佛的功德有多大。

「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量者。」

這是講一乘實佛果，是無法知道，一切人都無法測量。上面長文舉出六種功德，這裏偈頌因為文字格式的關係只舉出力、無所畏、解脫、三昧四種功德。

「世雄不可量」是第一層無量；「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是第二層無量，即佛有無量力、有無量無所畏等；「及佛諸餘法」，一一項目裏所有的「諸餘法」，這是第三層無量。這些佛功德是「無人能測量」，無法用思想去測度。

「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本」是往昔，是初發菩提心那個時候。佛為何能具足無量的功德？是因為從往昔以來，經歷無量無邊恒河沙阿僧祇劫，親近了無量無數諸佛，勇猛精進，依法修行，所以就「具足行諸道」，無數諸佛所教的法門都具足圓滿，齊齊備備行完了，聞法、修行而證果，就具足「甚深微妙法」，一乘佛果的功德法比海更深，是甚深微妙不可思議。

「難見難可了」，即是上文的「難解難入」，見不到就不知道，就會難解，就會不明白、不了解，無法思量測度。但如果你有大志願，肯下苦功，肯精進勇猛親近諸佛，總有一天能見到能了解。

「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我已悉知見。」

此劫數是以億來計算，經過無量恒河沙阿僧祇劫，親近無數諸佛，依著無數佛所教的去修行一乘菩薩道；行到圓滿，到達目的地，就坐「道場得成果」。這「成果」當然是一乘實教的佛果。「道場」是指佛成道之場，也叫菩提場；並非像現在有些人在一間屋裏，供養佛像，大家一起唱唱念念，就說那間屋是道場那麼簡單。現在講修道之場、說道之場也可以勉強引申借用，但我們要分清真假。

我釋迦佛已清清楚楚知道，見到佛的無量功德法，一一功德法的詳細內容都明明白白，了了分明。佛的十號之一是正徧知，佛能正知徧知。

「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和最圓滿的甚深功德果，就是「大果報」。這裏再講，「性」之中復有種種內容，「相」之中復有種種內容。「義」是講各種功德所具足的內容，一一都是有無量。這是表示第四層無量。

這些無量無邊的功德，只有我釋迦佛以及十方世界所有的一切佛，才能知道這些事情，才能知道這些功德法。「能知」是佛的後得智。

「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諸餘眾生類，無有能得解。」

「是法」是一乘佛果的功德果法，是甚深微妙，其他一切眾生都不可能了解，只有佛才知道，不可以指示給你知，也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對你講，即使對你講，你也不明白，無法講就是「言辭相寂滅」。一乘佛的功德法是唯證方知，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未達到那個程度就無法知。

「除諸菩薩眾，信力堅固者。」

佛的功德，除了一部分信力堅固的菩薩能知道之外，沒有人能知道。這些是一乘不退轉的大菩薩，信得很堅固、很穩固，千軍萬馬都動搖不了他們的信心。

這一句表示佛在讚嘆信力，有勸信的力量。我們信本師，信《法華經》，就沒有人能動搖我們的信心，我們就可以得進步。如果信心被人動搖，你就會退步。舍利弗聽了開權顯實法，也不是憑他的智慧而得了解，而是「因信得解」。你如果有一乘的信力，也可以因信而得明白，就算暫時未能完全知道，只要你信得深，你總有機會聽本師說一乘的因果法，總會跟隨本師走上一乘的軌道，將來與佛同等，便能悉知盡見。

信、進、念、定、慧這五根、五力中，信根、信力排在第一位，由此可知信根、信力很重要。要有信力，首先要有信根，信要生了根才有力。我們要培養堅固的信力才有希望因信而得解。

「諸佛聲聞眾，曾供養諸佛，一切漏已盡，

住是最後身，如是諸人等，其力所不堪。」

這一頌比長行講得更詳細。佛座下多數是聲聞眾，他們是聞佛教聲，聽了佛的音聲，就接受了，依著修行而斷煩惱得解脫，是由佛的教聲而證得阿羅漢果，因此叫聲聞眾。這些聲聞眾，你看他們是即生聽佛法，即生得解脫，以為很容易，其實並不容易，他們過去有甚深的善根，曾經親近供養過很多佛，成阿羅漢最少要修四十劫，最多要修六十劫，不是即身成辦。

佛教中的供養範圍很廣，不只是送果儀、送禮物才叫供養，恭敬、尊重已

經是屬於供養。身禮拜屬於身供養，口讚嘆是口供養，意業的尊重是意供養，依法修行是法供養。法供養比用錢去供養，功德更大。

這些聲聞眾不是一位佛座下的聲聞眾，而是十方諸佛座下的聲聞眾，他們的福慧都很大，不是小乘那麼簡單。他們供養了很多佛，已經修了很多福。禮拜、讚嘆、弘法等方法供養都屬於修福。凡是佛弟子都應該福慧雙修。由於他修戒、定、慧，智慧增長，就能見真理、破我執、斷煩惱。

「一切漏已盡」，是一切煩惱都斷盡。在佛法中，「漏」就是煩惱。這不是一般人講的憂愁，而是心理上的壞習氣。無始以來我們內心的貪愛、瞋恨、邪見、執著、驕慢、嫉妒、諂曲等等，全部都叫煩惱，或叫漏。漏是污穢的、雜染的，如一間房屋有漏洞，房裏就會很髒。

漏可分為欲漏、有漏、無明漏。欲漏是欲界的煩惱，貪財、色、名、食、睡，貪色、聲、香、味、觸五欲。有漏是指色界、無色界的煩惱，雖然沒有欲愛的貪著，但執著有我，他們即使是有四禪八定都不能了生死。無明漏是根本煩惱，無明是無所明了，不能通達無我的真理，不能通達一切法性空的真理。

龍何來講，一切漏就是一切煩惱，一切執著。成了阿羅漢就一切漏都斷盡，要有智慧才能斷盡煩惱，才能除盡執著。

「住是最後身」，是指大阿羅漢既然煩惱已斷，漏已盡，就沒有輪迴生死的業因，就不會再輪迴，但過去的煩惱業所招感得來的四大、五蘊組成的身體還在，每天還要吃飯、睡覺、穿衣。

如一顆種子會發芽，但不會無緣無故地發芽，要有水、有溫度、有泥土等助緣才會發芽，最重要的助緣是水。煩惱就譬喻水，阿羅漢過去雖然有業，但他現在斷了煩惱，就沒有煩惱水去滋潤那些業種子，缺乏了能生的助緣，於是那些業種子就會失效用而緣缺不生。所以梵語阿羅漢就譯作「不生」，不須再輪迴生死，不會再墮惡道，不會再做人，也不會再做天。現在的業感之身是最後身。阿羅漢證到涅槃不生不滅的境界，已很不簡單，我們不應看不起阿羅漢。不過小乘比起一乘來講，地位較低，但他比起凡夫來講，已是很了不起。

「如是諸人等」，是指這些聲聞眾，他們供養了很多佛，斷盡了煩惱，以後不再受生死的輪迴，他們或可知佛的智慧吧？現在佛告訴你：「其力所不堪。」阿羅漢雖然有三明六通，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很有力量，但他們都不能知佛的智慧，連少少都不知。「不堪」是他沒有可能知，因為他是屬於權教的人，是權乘，權是不能知實，實就可以知權，實教人的資格可知權教人，但權教人的資格就不堪知道實教。如學生不了解老師，老師可了解學生。

聲聞人的智慧雖破我執，但有深淺不同，利鈍不同。你可能會這樣想：鈍根的聲聞人不知佛的智慧，利根的聲聞人能知佛的智慧吧？舍利弗是聲聞人中智慧第一，他應當知道吧？但佛告訴你：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假如整個世界都堆滿了舍利弗那樣大智慧的人，全部人合起來集思廣益，一起來思考、推測，都無法測度佛的智慧。因為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所以權教人是不知。

「正使滿十方，皆如須菩提，及餘諸弟子，

亦滿十方剎，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

須菩提是解空第一，智慧也很猛利，沒有猛利的智慧是不能解空。舊本仍是講舍利弗，但舍利弗已講過，又怎會再講「皆如舍利弗」？這頌的重心是講其他的弟子，所以遠老法師就改成「皆如須菩提」。

假如十方世界的人都像須菩提一樣大的智慧，還有其餘的弟子，都是各有所長，佛的常隨眾有一千二百大阿羅漢，在這個法會有一萬二千大阿羅漢，就算十方世界都是根性這麼猛利的阿羅漢，大家一起來思考測度，也是一樣不能知佛的智慧。「剎」是世界的意思。

「辟支佛利智，無漏最後身，亦滿十方界，其密如竹林，

斯等共一心，於億無量劫，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

「辟支佛」譯作獨覺、緣覺，根性比聲聞人猛利，因他們過去的善根已經很多，又有解脫三界生死的傾向心，多生多世已經修行，就算在沒有佛的時代，他們只要觀察四時的變遷，春觀百花開，秋觀黃葉落，觀四時的盛衰，就會覺悟到世間的無常和四大、五蘊身心的無我，由無常觀察到是苦，是無我，就悟到一切法不生不滅的真理，可以自己獨自覺悟而斷煩惱，所以稱為獨覺。他們的性格很孤獨，什麼也不要，不要眷屬，不要弟子，不要同學，不要親朋戚友，要單獨思維，單獨修行。

佛世時的弟子，大多數是聲聞根性，很少辟支佛根性，就算有也變成聲聞人，如迦葉尊者本來是辟支佛根性，很喜歡獨自思維，他說假如我遇不到佛出世也會覺悟，不過既然遇到佛出世，就來親近佛，聽佛說法，佛為他說十二因緣，他依著佛所說的去順觀和逆觀十二因緣，就觀察到無明為生死根本，於是就破無明，得解脫。他是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悟，所以就叫他做緣覺，其實即是獨覺。

成了辟支佛，已破無明，破我執，證了果，斷了煩惱，也是「一切漏已盡，住是最後身」，即「無漏最後身」，不會再輪迴生死。這樣大智慧的人不止

一個，是無量無數的辟支佛合起來，堆滿十方的三千大千世界，不是稀稀落落，而是密密麻麻，如竹林一樣密。

舊本是「其數如竹林」。遠老法師覺得世界上竹林的數目不是很多，如講竹林那樣密則是很多，所以改為「其密如竹林」。

「斯等共一心」，這麼多數目的辟支佛合起來，同心協力來測度佛的智慧，用億劫、無量劫那麼長的間去思維佛的真實智慧，也不能知道一少分。

「新發意菩薩，供養無數佛，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

稠如稻竹葦，充滿十方剎，一心以妙智，於恒河沙劫，

咸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

這裏講菩薩眾。或者有人會想：「聲聞、辟支佛是小乘人，當然不知佛的智慧，但菩薩是大乘人，應該知道吧？」佛說：「新發意菩薩也不知。」

這裏講的「新發意菩薩」，不是新發心皈依受戒、不是新發心信佛的人，而是程度很高的菩薩，八地以前，由初地乃至七地都叫做新發意菩薩。他們供養了無數佛，福德很大。聽佛說法也叫供養，你們現在來聽法，也是供養佛，供養法。專心聽已是供養了佛，聽了能接受，有信心，有敬心，已是供養。如果能實行更加是供養。

這些權教大乘的新發意菩薩，能「了達諸義趣」，佛所說的道理，佛所說的中心思想，佛所說的意趣、歸趣、目的在哪裏，他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們明了、通達後，「又能善說法」，能很善巧隨緣就機說法，眾生是什麼根機，什麼個性，就為他說什麼法，如醫生對病施藥一樣，恰到好處。

「稠如稻竹葦」，這是講新發意菩薩有很多很多，就像田裏的禾稻那樣稠密，就像竹林裏的竹樹那樣稠密，就像河邊蘆葦草那樣稠密。十方世界都充滿了這些新發意菩薩。他們「一心以妙智」，專一其心運用他們甚深微妙的智慧，在恒河沙劫那樣長的時間裏，全部集中，一起思量，也「不能知佛智」。這就顯示出佛的功德智慧是多麼高深！

「恒河沙劫」是指時間很長。印度人凡是形容多、形容長，都喜歡用恒河沙來譬喻。普通的海沙、河沙是很粗；而恒河裏的沙特別幼細，所以特別多，用一粒沙當作一劫來計算，恒河有多少沙就有多少劫，時間就很長，長到難以計算。這麼多的菩薩，用這麼長的時間，共同來思量，都不能了解佛的智慧。

「不退諸菩薩，無數恒河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

這裏講不退轉的菩薩也不知佛的智慧。依佛經來講，八地以前的菩薩進步

比較慢，八地以上的菩薩進步很快，而且不會退轉，有行不退、位不退、念不退，而且一念是倍倍增進，百倍、千倍、萬倍地突飛猛進，只有進不會退。這些菩薩很了不起，有「無數恒河沙」那樣多。無量無邊的不退轉菩薩集合在一起，「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佛的智慧。這些是權教的不退轉菩薩，即使是很高級都不能知佛的智慧；只有信力堅固的一乘不退轉菩薩，才能知道佛的智慧。這段是勸信的文字，強調非信一乘不可。

「又告舍利弗，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

我今已具得，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

這是總結，釋迦佛告訴舍利弗，只有佛能知一乘佛的真實智慧。「無漏不思議」，這裏講的「無漏」，不同於小乘，也不同於權教大乘，而是指一乘的無漏，是一乘佛所證得的無漏境界，是最圓滿、最清淨的。小乘人雖然是一切漏已盡，但未斷習氣，大乘人的習氣也未斷盡，唯有一乘佛果是最清淨，無可比擬，一切世間人都不能測量，非心思所能思量，非口能議論，即使你很聰明，也無法思量一乘的無漏境界。因這種境界高深莫測，是經過無量億劫親近諸佛，勇猛精進修來的「甚深微妙法」，是最微妙、最不可思議的功德法。

這種最微妙、最難解、最不可思議的一乘功德法，「我今已具得」，我釋迦佛現在已經具足，已經得到。佛在這裏未開權顯實，所以用「今」字，其實〈如來壽量品〉說佛在無量阿僧祇劫已經得到，不是現在才得到，「今」字只是方便講。

「唯我知是相」，「是相」是指上面所說的一乘佛之真實智慧和無量功德，以及第一希有難解之法，甚深微妙的未曾有法，上面講了四重無量的功德相，每一相、每一功德又有種種的無量。這些功德相，只有我釋迦佛清清楚楚地知道。「十方佛亦然」，十方佛也能知道。所以講佛佛道同，凡是證到一乘佛果，究竟圓滿了就能知。

「舍利弗當知，諸佛語無異，於佛所說法，

當生大信力，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

這一頌是弧起頌，長行沒有提到。上面讚佛之目的是希望大家信，這裏佛要舍利弗應當必須知道，一切佛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為眾生說法，都是有一定的規矩、有一定的方式，沒有什麼不同。「無異」就是一樣的意思。諸佛說法是一樣的，首先施設權教，因為那些人煩惱重，執著重，業障

重，佛就要教他修聲聞行，觀四諦，成阿羅漢；教他修緣覺行，觀十二因緣，成辟支佛；教他修六波羅蜜，修三大阿僧祇劫就可成佛。這些都是方便講的，到最後佛就告訴弟子：你們要發一乘菩提心，你們本來是一乘菩薩，你們曾經發過心，不過忘記了，現在你們要恢復一乘菩薩道。

一切佛說法的方式都是先權後實，為實而施權，最終開權而顯實。我和十方佛說法都是一樣，沒有兩樣，沒有不同。所以你們「於佛所說法，當生大信力」。你們對於佛所說的道理，應當生起大信力。不是以前說的五根、五力，而是一乘的信力，相信唯有一乘是真實，三乘是佛假施設，是方便教；相信佛施權是為了實，是為了但教化菩薩；相信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是為了引導退心的墮落菩薩恢復一乘信心，行一乘菩薩道。因為這種大法是實法，是不可思議的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是甚深微妙法，是希有法，是未曾有法，這些大法要有大信力才能相信。大信力是形容信得很堅強、很懇切、很牢固、很有力。

「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世尊是釋迦世尊。凡是稱呼佛都叫世尊，佛為世出世間的最尊。這個「法」不是指有為法、無為法、世間法、出世間法，而是指規則、法則、法式、公式、格式。一切佛、一切世尊說法的規則方式都是說了很長時間的權教之後，就「要常說真實」，到最後一定講真實。如果講完權不講真實，佛就枉出世間，就達不到目的，弟子就永遠達不到實果，永遠在方便之中。

佛說這段話的意思，是要你知道佛的意趣，要你信佛智，要你發一乘心，也有譴責小乘人仍未相信的意思。

「告諸聲聞眾，菩薩緣覺等，我令脫苦縛，逮得涅槃者，

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

這是讚佛的權智。舊本是「及求緣覺乘」，遠老法師改為「菩薩緣覺等」。因佛是告訴法會上的大眾，三乘是包括聲聞眾、緣覺眾、菩薩眾，下面講「示以三乘教」，這裏為何不講齊三乘眾？應該用三乘眾的名詞才合理，所以改為「菩薩緣覺等」，「等」字連人、天在會大眾都包括了，所有在會大眾都要知道我釋迦佛為何要施設三乘。

佛告訴法會上的聲聞、菩薩、緣覺等大眾，我釋迦佛為了令你們解脫苦縛，到達涅槃的境界，就用無數的方便力，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用三乘教來開示你們，你們依法修行，就能成阿羅漢、辟支佛，成權教菩薩、權教佛，但這些是方便的。佛為何不一開始就講實教？是因為眾生處處執著，著邪見，著五欲，佛為憐憫這些眾生，就用三乘教引導他們，令他們出離邪見和執著。

「縛」是束縛，「苦縛」是三界生死輪迴的痛苦。一切人都被三界的大鎖鏈綁著，在欲界就貪五欲，貪財、色、名、食、睡，貪財就被財綁著，貪色就被

色綁著，這就是「苦縛」。如果貪色界、無色界的定樂，也是綁著你在生死圈子裏，出不了三界。

「得涅槃」就是證涅槃。有人以為死是涅槃，這是錯的，到達破我執、斷煩惱、見真理的境界，不受三界束縛，不受三界輪迴，就是證涅槃。生死是此岸，涅槃是解脫生死的彼岸。我們未達證涅槃的境界，沒有涅槃的經驗，是無法用現代的語言真實地說出涅槃的境界，要證入才能明白。不過我們依著佛所教的去修，將來就可達到涅槃的境界。

「眾生處處著」的「眾生」是指一乘退心菩薩，懶惰心一生起就會退步而墮落，變成處處執著，處處貪著，貪著某樣東西就被某樣東西綁著，自己冤冤枉枉受苦也不知。有的人做了很多顛倒事、虧心事，還以為很聰明，其實是受苦無窮，精神又苦，肉體又苦，大貪著就得大苦，小貪著就得小苦，這是著五欲。宗教家是著邪見，舍利弗等本來就是著邪見的外道，他在〈譬喻品〉也說：「我本著邪見，為諸梵志師。」

總之，著五欲和著邪見，都會令你墮無邊苦海，受苦無窮，永無了期。佛為憐憫這些眾生就說三乘教，引導他們，「引之令得出」，令他們出離那些執著，出離邪見著和五欲著。

我們是末世時的眾生，大家不要以為佛只是叫舍利弗等當時的聲聞、緣覺「當生大信力」，其實也叫我們「當生大信力」。舍利弗等是「處處著」，我們也是「處處著」；他們是退心菩薩，我們也是釋迦世尊教化過的菩薩；佛希望他們出離生死苦，恢復一乘道，佛也希望我們出離生死苦，恢復一乘道。如果我們肯信，一樣會得到好處，得到上進佛道。如果我們不信，則得不到好處，便會墮落。

「爾時大眾中，有諸聲聞漏盡阿羅漢，阿若憍陳如等千二百人，及發聲聞、辟支佛心四眾，各作是念：今者世尊，何故慙歎稱嘆佛智？而作是言：佛所得法，甚深難解，有所言說，意趣難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佛說一解脫義，我等亦得此法，到於涅槃，而今不知是義所趣。」

這一大段是佛讚嘆完之後，引起大眾疑念，三乘人都不知佛讚嘆的意趣在哪裏，這一段就敘述大眾的疑念。

「爾時」是當時釋迦佛讚嘆二智之後的時候。法會上有很多人，〈序品〉講有八萬菩薩，有一萬二千的阿羅漢，還有四眾八部，這些都是「大眾」。法會中

大多數是阿羅漢，所以先講已得「漏盡」的「阿羅漢」。佛世時的聲聞弟子多數是已證阿羅漢果，證得無漏智。漏是煩惱，「漏盡」是煩惱已斷，我執、法執已除。阿羅漢譯作無生、應供、殺賊。無生是永斷生死，不會再流轉六道輪迴。應供是因他已斷煩惱的聖者，應受人、天供養。殺賊是講他殺了煩惱賊，因貪瞋癡的煩惱會令我們的功德損耗，如果帶著煩惱去做善事，你的功德就會漏掉，漸漸會損耗。你著相修福，享完福就沒有了。但你因為有我執，有煩惱，你一面修福，一面有執著，都會生出一種過失。如果要造徹底的無漏福、解脫福，就一定要斷煩惱，破我執，阿羅漢就做到了，殺了煩惱賊，沒有煩惱來消耗、侵損他的功德。

聲聞阿羅漢證果之後，自以為得究竟，但現在聽了佛讚嘆佛功德就很驚奇，這裏以「阿若憍陳如」來做代表。佛世時佛座下的常隨眾有一千二百五十人，詳細講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人，經常聽佛說法，跟隨佛修行。釋迦佛成道後，最初去鹿野苑度五比丘。耶舍長者子受了刺激，佛也度了他出家；他的五十個同學去找他，結果佛也度了他們出家。舍利弗、目犍連聽了馬勝比丘說因緣偈，很佩服佛所說的道理，又各自帶了一百弟子，共二百人出家。佛又度了三迦葉，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是三兄弟，也是三師兄弟，大師兄有五百弟子，二、三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共一千人跟隨佛出家。以上加起來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人，是常隨眾。

「阿若憍陳如」是五比丘之一，是最早得道的佛弟子。「阿若」譯作已知、知無，即明白了空的道理，知道一切法無自性，知道一切法空；也譯作本際，即了解最根本的道理。「阿若」是名，「憍陳如」是姓，譯作火器，是婆羅門種，這族人是拜火婆羅門。有些佛經譯作阿若多憍陳如或阿若憍陳那，其實都是同一人。歌利王就是他的前生，釋迦佛是當時的忍辱仙人，歌利王要割他的身體，忍辱仙人講不瞋恨他，並說將來成佛時第一個來度他，所以釋迦佛成道以後，第一個度憍陳如，而憍陳如也是第一個證阿羅漢，因此在千二百大阿羅漢當中以他為代表。

在法會中不但一千二百阿羅漢有疑念，以及「發聲聞、辟支佛心的四眾」也有疑念。出家男女二眾，在家男女二眾，合為四眾。這些人不是聲聞、辟支佛，而是發聲聞、緣覺心，想求阿羅漢、辟支佛果的四眾。

法會中的大阿羅漢以及這些四眾，「各作是念」，每個人都是這樣懷疑，都這樣想：現在世尊為何這樣慇懃，隆重其事稱讚佛智？所以他們就這樣說：諸佛所得的法，所證到的甚深智慧，所證到的無量功德，是「甚深難解」，佛幾十年來所講的聲聞法，並不志在你成阿羅漢；說十二因緣法，並不志在你成辟支佛；說權教大乘法，並不志在你成權教佛果；是另有「意趣」，但這意趣沒有人知道，一切聲聞、辟支佛都不能知，不夠能力知道，不堪能知道。往昔「佛說一解脫義」，教我們斷煩惱，破我執，我們也明白，我們已依佛所教去修戒、定、慧，依智慧而破除了執著，得到這解脫法門，超脫了生死而得到寂靜安樂，達到涅槃的境界。而現在我們都不知佛讚嘆諸佛智慧的意思和歸趣在哪

裏？我們無法想得明白。

「爾時舍利弗知四眾心疑，自亦未了，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慇懃稱嘆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眾，咸皆有疑。唯願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慇懃稱嘆甚深微妙難解之法？」

這段是結集經典的人敘述舍利弗的疑惑，同時，因為他是智慧第一的大阿羅漢，有他心通，所以他又知道大眾也有疑惑。

「自亦未了」，是說他自己也不明白，也有疑問，只有問佛：世尊您究竟因什麼緣故，慇懃地稱嘆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舍利弗從往昔以來，聽佛說法聽了幾十年，從未聽過佛說這樣的話。現在法會上的四眾，全部都有疑惑，我們不明白，唯有懇求世尊您詳細為我們講明此事。世尊！您為何要慇懃稱嘆諸佛所證的甚深微妙難解之法？

舍利弗用長行問了佛，下面再用偈頌來為大眾請問一次，表示他請求之心非常懇切。

「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自說得如是，力無畏三昧，禪定解脫等，不可思議法，道場所得法，無能發問者，我意難可測，亦無能問者，無問而自說，稱嘆所行道，智慧甚微妙，諸佛之所得。」

「慧日大聖尊」，這是讚佛的智慧如日光一樣。以這個世間來講，最光明的是太陽，可照天、照地，照到每一個角落。佛的甚深智慧如太陽一樣，照破一切黑暗，照破眾生的愚癡，所以叫「慧日」。

佛稱為「大聖尊」。佛教講的聖人不是世間的聖人。世間的聖人，只要他專長於某種學問和技能，就稱他為聖；或他對社會、民生有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人們也稱他為聖，如稱孔子為孔聖人。但在佛教裏的聖人不是這麼簡單，一定要破我執，斷煩惱，見真理，最起碼要證初果，斷了我見結、疑結、戒禁取結，才可稱為聖人。聲聞、緣覺是小乘中的聖人，菩薩是大乘聖人，佛是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是一切聖人中最高級的聖人、最大的聖人、最尊上的聖人，所以稱為「大聖尊」。

「久乃說是法」，幾十年來佛從來都未對我們說這些話，即是很「久」了，佛現在才講。

「自說得如是」，「如是」是指以下自讚，佛不是想自讚，但沒有人懂得讚佛，佛不得已，只有自讚：「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如來之見，廣大深遠」，「無量力無畏三昧，禪定解脫」，這些都是無問而自說，是佛自己讚佛智。

「如是」是指「力無畏三昧，禪定解脫等」，上文長行講了六種，這裏只舉出五種，沒有舉出「無礙」，是就著偈頌句子的整齊而只列舉五種，用「等」字代表省略，因為舉也舉不完。這些是實佛的「不可思議法」，非三乘人所能知，非三乘人所能議，心不能思，口不能議就是「不可思議」。

「道場所得法，無能發問者」，這是舍利弗的推想，佛自證的無量功德，是佛成道之時，坐道場之時，所證得的功德法，就是「道場所得法」。佛成道的地方是道場，是菩提場。依歷史表面來看，是釋迦佛在印度迦毗羅衛國伽耶城菩提樹下成道所證得的功德法，事實上，依〈如來壽量品〉來講，是無量無邊劫前，佛已成就無量的佛果，已經得到甚深的無量智慧，這是沒有人能夠發問。

「我意難可測」，以我的智慧去測度也無法測度，亦沒有人懂得發問，佛只好「無問而自說」。

「稱嘆所行道」，這是稱讚上來所講的因門，親近無量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就是「所行道」。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所成就的「智慧甚微妙」，微細到極點，巧妙到極點。這兩句都有因果，「所行道」是一乘菩薩的實因，「智慧甚微妙」是一乘佛的實果。佛四十多年來都未講過，現在佛「無問而自說」，說出諸佛所得法，甚深微妙，講出諸佛因行是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是要親近無量諸佛。如果佛不說這些話，我們就不知道的。

「無漏諸羅漢，及求涅槃者，今皆墮疑網，佛何故說是？」

這是敘述聲聞眾的疑惑。「求涅槃者」是初、二、三果的有學人，或是連初果都未證的人，但他的志願是要成阿羅漢果或辟支佛果。現在法會上無漏的大阿羅漢，和未證阿羅漢的人，全都墮在疑網裏，不明白佛為何說這些話。大家都生起疑惑，被疑惑心網著，無法得解決。這心情是很難過、很辛苦，如魚入了網一樣，就不能出來。

「其求緣覺者，比丘比丘尼，諸天龍鬼神，及乾闥婆等，

相視懷猶豫，瞻仰兩足尊，是事為云何？願佛為解說。」

舍利弗繼續說：不但我們聲聞眾在疑惑，連根性比我們利的緣覺人也一樣

疑惑；不但人間的比丘、比丘尼等四眾在疑惑，連天龍八部眾也在疑惑。八部眾也發三乘心，他們也有聽佛說法求解脫。現在大家聽到佛讚佛的智慧，不明白佛的意趣在哪裏，於是「相視懷猶豫」，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表現出不明白的疑惑神情。

「猶」是一種野獸，疑心很大，聽到一點聲音也會跑上樹躲藏，心裏非常惶恐畏懼。墮疑網的心境就像「猶」這種野獸的疑心那樣重，大家心裏很難受，希望世尊憐愍，為大家解答疑難。於是大家在「瞻仰兩足尊」，「仰」是抬頭，「瞻」是目不轉睛地望著。「兩足尊」是稱呼佛，佛是福德智慧都充足、都具足。

「是事為云何」？大家都想知道此事是為什麼？「願佛為解說」，「願」有渴望的意思，大家都渴望佛為大眾解說清楚。

「於諸聲聞眾，佛說我第一，我今自於智，

疑惑不能了，為是究竟法，為是所行道。」

這是舍利弗總結自己的疑惑，希望求解決。他說：我在一切聲聞眾中，聽佛說法，依法修行而證得阿羅漢果。佛讚嘆過我在聲聞眾中是智慧第一（但在菩薩眾中則不是第一），而現在我反省一下，以我自己的智慧，對佛讚嘆諸佛的智慧，竟然是「疑惑不能了」。「疑」是心裏的懷疑，「惑」是迷惑。自己也變得糊塗，如入五里霧中，找不到出路。

「為是究竟法，為是所行道。」「究竟法」是「道場所得法」，所證的果是所得法。「所行道」是因中修行的道。佛是想講所證的功德法，還是想講因中修行的法門？

「佛口所生子，合掌瞻仰待，願出微妙音，時為如實說。」

這是舍利弗恭敬地請佛解說。「佛口所生子」，是佛弟子，指舍利弗和法會上的大阿羅漢。這些佛弟子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他們聽到佛口所說的法，就接受了，從而轉化了自己。自己有煩惱、有執著、有壞習氣，自己警覺，自己反省，自己改過，就可以進步，凡夫可轉成聖人，染污可轉成清淨，惡習氣可轉成純善。這是因佛說法而轉化，就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到佛法的一些氣分，有佛味，有法味，有道味。受佛法轉化的人就是「佛口所生子」。

每個佛弟子都很恭敬地合掌，抬起頭，目不轉睛地望著佛，等待著佛說出來。「願出微妙音」，「願」是希望、懇求。佛發出的聲音很微妙。大家都希望佛

發出微妙之音。「時為如實說」，希望世尊即時講，快些講，「如實說」是真實地講。

「諸天龍神等，其數如恒沙，求佛諸菩薩，大數有八萬，

又諸萬億國，轉輪聖王至，合掌以敬心，欲聞具足道。」

這裏舉出很多凡聖都想聽佛說法。諸天、諸龍、諸神等，這些是凡夫，他們的數目就像恒河沙那麼多。而求成佛的菩薩有八萬人，他們都是立志成佛、自利利他的聖人。這些菩薩中或有些能知佛的智慧，如文殊菩薩等，但他們也是一樣瞻仰佛。

「萬億國」是指他方世界的萬億國土。「轉輪聖王」是統領四天下的大王，有輪寶，他可乘輪寶到處去，四方都歸順他。很多他方世界的轉輪聖王也來到法會。大家很恭敬地合掌，很希望聽到佛說「具足道」。

〈序品〉的結尾，文殊菩薩說：「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為除斷，令盡無有餘。」沒有疑惑了，這就是「具足道」。

「爾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若

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

照理來講，有人請問加，佛都會回答，很少不回答，無問自說也很少，只有《法華經》這樣出奇。

舍利弗請問完之後，佛連用「止，止」二字，不講了，怕眾人驚疑，因驚疑會生毀謗，所以佛不講了。在文章中若連續重複兩個字，表示語氣很強、很重、很堅決；再加上「不須復說」，不需要再說了，不要再問了。其實佛的心很想講，不過有苦衷、有困難，因為如果說明這件事，一切諸天及八部眾和人世間的四眾，全部都會驚慌疑惑。「驚」就不敬，「疑」是不信，不敬不信就會毀謗。而一乘法是最高、最貴、最妙的，毀謗一乘法罪過是很大。就如那樣東西越貴重，你去毀壞它，所損失的價值就越大。毀謗一個惡人，罪過就小些，毀謗聖人，罪過就大些，毀謗最高、最上的法，罪過就更大。所以令人驚疑不信乃至生起毀謗，就害了他；既然會害人，不如不說。

「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所

以者何？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眾生，曾見諸佛，

諸根猛利，智慧明了，聞佛所說，則能敬信。」

舍利弗不愧為智慧第一，他非常聰明，很有毅力，佛不解說，就請求到佛解說為止。佛既然講「若說是事」，口風就透露出來，是可以解說，如果不能解說，佛就不會說「若說」二字。只是有問題、有困難，不是絕對不能解說。舍利弗的聰明就在於此，所以他為自己、也為大眾再次請求佛解說。

他連說兩句「唯願說之」，表示他很渴望世尊講，表示他懇懇誠懇之至。佛很認真地連「止」兩次，舍利弗也很懇懇地連請兩次。

「所以者何」？為什麼呢？「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眾生」，「是會」是這個法會很多人，上文講八萬菩薩，還有很多八部眾，加起來就有很多，這裏用「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表示很多。一個「阿僧祇」數是 1 之後有 49 個 0，共 50 位數，是一個很大之數目。經家敘述總言其多的時候，多用恒河沙、阿僧祇來形容。

「曾見諸佛」，法會上的人，很多都是和舍利弗一樣，曾經在過去生中見過很多佛，親近過很多佛，所以舍利弗知道他們「曾見諸佛」。

「諸根猛利」，諸根是指五根。講六根也可以，眼、耳、鼻、舌、身、意猛利也有好處，配合信、進、念、定、慧的五善根猛利，聽經修學佛法就容易得益。

既然親近很多佛，諸根又猛利，自然就「智慧明了」，有智慧，一聽就明白了解，他們「聞佛所說，則能敬信」。如果佛肯同我們講，我們這些會眾聽了，自然會恭敬信受。恭敬就不至於驚慌，信受就不至於疑惑。或者有驚疑的人，但照我舍利弗去觀察，大多數的會眾都能信受，大多數人不至於驚疑毀謗。如果世尊您因為少數人不信而不講，就會令多數的利根者，失去聞法的機會，這就很可惜了。佛有佛的道理，舍利弗有舍利弗的道理，雙方都有充分的理由。

「法王無上尊，唯願說勿慮，是會無量眾，有能敬信者。」

「法王」是稱呼佛，與慧日大聖尊一樣，用讚嘆的語氣來稱呼。「佛為法王，於法自在，佛為法本，法從佛出。」佛已證一乘圓滿的功德法，於一切法都自在無礙，所以稱為法王，是最尊上，無以上之，是「無上尊」。舍利弗真真正正認識到佛有如此功德，是據實用好的語句來讚嘆，不是奉承。他說：世尊！您慈悲吧！我們只有一片的誠懇，乞求您講，您不要憂慮擔心，不要擔心有些人聽了會驚疑毀謗，就算少數人驚疑也不要緊，大多數人能敬信已足夠。

「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人阿

修羅，皆當驚疑，增上慢四眾，將墜於大坑。」

「復止」是第三次止，加多了一個不解說的理由：「增上慢四眾，將墜於大坑。」佛說：我不是不想講，如果講這件事，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全部都會驚疑。這是一個大障礙，另一個大障礙是「增上慢四眾，將墜於大坑。」

舊本不是「四眾」，而是「比丘」。遠老法師認為下面長行退席的「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是有講四眾，如果只講比丘，範圍是太窄，不能全部包括，所以改為「四眾」，改得很好。

四眾裏也有增上慢人，這些人聽了會毀謗，毀謗就會墜於大坑。「大坑」是指地獄，毀謗一乘法會墮地獄，是他的業令他墮地獄，千萬不要以為佛令他墮地獄，佛什麼時候都很慈悲，佛不肯說也是慈悲，怕他們毀謗造大罪業而墮地獄，於心不忍，出於慈悲心而不說，不是為了吝嗇而不說，不是為了怕麻煩而不說。

「增上慢人」不是壞人，而是好人，是道德家，他們只是執著重。佛教裏現在也有很多增上慢人，自以為自己很守戒，做了很多善事。有些人越守戒，執著就越重，差少少都不可以。

慢也有很多壞處，慢者是其心高舉，對人輕視，看不起人。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把別人看得太低，不知不覺就得罪人，令人很難堪，令人生瞋恨心。佛法說慢有七種，增上慢是其中之一，有我見的就有慢，慢是從我見中產生出來，我見越重，慢心就越重；我見輕，慢心就輕。很多的罪過都是從慢生出來，慢就是無慚無愧。一個人無慚無愧，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七慢就是普通慢、過慢、慢過慢、我慢、增上慢、卑劣慢、邪慢。

普通慢，是於劣謂己勝，於等謂己等，見到他人的學問不及自己好，就生驕慢，看不起人；對表現與自己差不多的人，或表現比自己好的人，就認為：「他與我一樣，大家都是同等學歷，他做得到，我也做得到。」雖然這不是有很大的過失，但也是一種慢。

過慢是於等謂己勝，於勝謂己等，對於與自己差不多的人，就認為自己勝過他，對於勝過自己的人，就認為他其實與我一樣，他勝不過我。

慢過慢是於他勝之中，謂己更勝，他本來勝過我，我卻說自己勝過他。

我慢，是對我看得很重，認定有我，我很有學問，我很有辯才，我很有地位，我很有錢，我有很多眷屬，我有很多優點，而我勝過很多人，把自己看得很強，這是因我而起的慢。

增上慢，是慢之中又增加、增強，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達到某個境界，就說自己已達到某個境界；未證阿羅漢果，就說自己已證阿羅漢果；自己未證真理，就說自己已證真理，自以為是。這不是冒認，有些修四禪定的人，心念靜止了，覺得自己對定有輕安的樂，感覺上以為自己已得解脫，其實未得；自己未夠資格，以為自己夠資格，這種慢是執著得很深。

卑劣慢是自卑之中又帶有驕慢，就算自己的脾氣、學問、道德、行為都不好，卻認為「是我自己做不慣，沒有機會讀很多書，如果我有書讀，肯定做得比別人好」。自卑心越重的人，有時驕慢心越重，又要表現自己，但又做得不夠別人好，偏要誇耀自己做得很好。

邪慢是邪見重、惡行重，專門恃惡做惡事、不合理的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很殊勝。

以上七種慢都有害處，最低限度令你不得進步。我慢如高山，高山擋住前路，爬上去很辛苦，不爬上去又不能進步。總之無論哪一種慢，都是障礙。

有增上慢的人，未破我執，如果他們聽到三乘是方便，不是真實，是要放棄的，便無法接受，就會毀謗一乘最尊貴的法，就會「將墜於大坑」，就會墮地獄。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上慢者，聞必不敬信。」

這重頌的意思與長行一樣，佛叫舍利弗不須再說，我說的開權顯實之一乘《妙法蓮華經》，是很微妙。這個「妙」是佛的意趣，佛數十年說三乘法，都是為了引導眾生離諸著，為了令他們除煩惱。佛一面說三乘教，另外有一個意趣，就是等有一天機緣成熟，弟子們的煩惱薄弱了，佛就把自己的本心本意講給他們聽。如果佛不講，人人都不知，佛所證得的一乘功德，當然是沒有人可測度。所以一乘法深妙難思，不可以隨便講。「諸增上慢人」，多數是指聲聞人中的增上慢人，他們是講道德、講修行的人，但執著重，所以他們聽到一乘法之後一定不會敬信。

天龍八部比增上慢人容易相信一乘法，因為天龍八部沒有修行，就沒有執著。而聲聞人是依著佛所教的去修行，有很多已證果，現在佛又說這些是不真實，他們就很難相信，特別是那些有很好修行但又本徹底的增上慢人，他們更加難以相信。一般普通人或會容易相信一乘法，因他們少了一層執著。所以除執著是重要。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

這時舍利弗第三次請求：世尊啊！我請求您講，不須太多顧慮。

「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受化，

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長夜安隱，多所饒益。」

「我」是指舍利弗，「等比」是同類，好像我舍利弗這樣的人，同等類的人，我想我能接受，我不驚疑，我能敬信，與我同等程度的「百千萬億」人也會敬信。他們「世世已曾從佛受化」，不是今生才受佛的教化。「世世」是多生多世，曾經跟隨佛，親近佛，聽佛的教化，受佛的轉化。

「化」的意思是聽了能吸收，吸收後能反省，反省後能改善自己，自己檢討自己有什麼過失。教育的意義是改變氣質，把你的氣質改變才是教育的成功，如你施設了很多教育，而那人永遠沒改變氣質，壞脾氣、瞋恨心、貪心、驕慢、執著都沒有改變，就等於教育沒有起作用。佛教也一樣，佛陀教化弟子，教化眾生，你時常來聽經卻沒有轉化，這有什麼用？古德要我們學佛的人遍呵自心，周遍呵斥自己的心，反省、檢查自己的心。對別人吹毛求疵是不好，但對自己吹毛求疵是好的，找到自己一點一滴的缺點，然後鏟除乾淨，就可轉化，就能轉凡成聖，轉染成淨，轉惡為善。有轉才有化，沒有轉就沒有化。

上文說「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就是「化」，「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教，引導眾生令離諸著」也是「化」。

舍利弗不是今生才受佛化，而是世世以來曾受佛化，佛早就教他種下一乘種子，但他後來怕佛道長遠，懶惰心生而退心墮落。

上面講：「於諸無數佛，不行深妙道」，就是講過去已遇到無數佛，但他們煩惱重，被眾苦所惱亂。所以佛久遠劫來就施設三乘教，教他們斷煩惱。

這裡講的「世世」不是講幾十年一世，不是講一世、兩世的世，而是講他墮落後又遇到佛，有佛出世教化他為一世，不是墮落以來那麼多世。

「如此人等」，如上文講的諸根猛利，智慧明了，「世世已曾從佛受化」的人有很多，他們不會驚疑，一定能敬信，這就會得到安穩，得到很多利益。

「長夜安隱」的「隱」可讀「隱」，也可讀「穩」，可能古時的字很少，隱和穩可通用。隱可作安定、堅定解。「長夜」可解作長遠、永久，長久都得到安樂和安定。

「無上兩足尊，願說第一法，我為佛長子，唯垂分別說，

是會無量眾，能敬信此法，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

皆一心合掌，欲聽受佛語。」

這重頌與長行的意思差不多，是舍利弗用偈讚頌佛，再一次請佛解說。譯經的人，譯讚佛的句子，譯得非常巧妙，上文用「慧日大聖尊」、「法王無上尊」，這裏用「無上而足尊」，全部都是稱呼佛、讚美佛，但每一句都有變化。

「兩足尊」是福足、慧足，佛福慧具足，是最高、最上的。舍利弗說：「世尊！我們懇切地希望您說第一法。」一乘法就是第一法，這開權顯實法是從來未說過，就是第一法，不是用世俗的觀念說的。

「我為佛長子」，佛的十大弟子都可以叫長子，各有所長。「長」是特長，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連是神通第一，富樓那說法第一。而舍利弗可說是長中之長，因智慧最重要，而且在佛座下經常是舍利弗助佛弘法，他是佛的左右手，所以舍利弗自稱：我是佛長子，我有責任請求佛解說。

「唯垂分別說」，「垂」是垂慈，由上而下為垂。請佛垂下您的慈悲，為我們分別解釋，詳細地講，這法會上的無量大眾，是能夠敬信這無上第一法。佛已曾世世教化這些無量大眾，他們都很虔誠、很恭敬地一心合掌，都想聽到佛為大眾講，希望能受佛的教化。

「我等千二百，及餘求佛者，願為此眾故，

唯垂分別說，是等聞此法，則生大歡喜。」

我們一千二百常隨眾，以及其他求佛道的菩薩眾，都想聽佛講。希望佛為這些大眾詳細地解釋。這些人聽到微妙的一乘法，就會生起大大的歡喜。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已慇懃三請，豈得不說？

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這時佛對舍利弗說：你已慇懃地請求了三次，我怎能不講？我現在講，你要專心聽。「諦」是諦實、誠實、確實的意思。你不要裝模作樣坐在這裏，心卻在打妄想，你要用心聽、細心聽，聽完之後，還要好好地思維。「念」是憶念，記憶不忘。聽完之後又忘記了，就沒有用，學而不思則罔。佛法是甚深，我們的煩惱習氣很多，只有多聽、多溫習、多思維才能領悟，所以我們要用柔軟質直的心去思維，用清淨恭敬的心去思維，用佛法時常反省自己，才不會失念。我們做錯事是因為忘失正念；不忘失正念，善於思維，就不會做錯，就是如說修行，把佛法當作鏡子來反省自己，改造自己才有用。

「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我應當為你詳細解說。佛終於肯說了。

「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五千人等，以佛威力即從座起，禮佛而退。」

佛說這段話的時候，有四眾弟子五千人退席。「比丘」是乞士，也叫怖魔、破惡，是男性出家人；「比丘尼」是女性出家人；「優婆塞」譯作清信男、近事男，是親近奉事三寶的在家男眾；「優婆夷」譯作清信女、近事女。這五千人本來坐在法會中，因為佛的威力令他們從座上起來，禮佛後就退下。禮佛是頂三個禮，向後退三步而退下。他們雖然是增上慢人，有執著心，但他們是有很好的修行，所以很有禮貌、很有規矩，恭恭敬敬禮佛才退下。

他們的退是「以佛威力」而退，他們有執著，未能接受一乘，如果聽了就會毀謗，會墮地獄，所以佛不忍心，而用威德神通之力、秘密神通之力令他們退席。

「以佛威力」是遠老法師所加，但不是憑空而加，下面偈頌講「佛威德故去」，是佛的威德使他們離去，因為他們不離去，佛就不可以講，他們成為法會的大障礙。佛又不可以開口叫他們離去，這又不好意思，太難為情，太傷他們的自尊心，佛只好用秘密神通、用威德令他們自動離去。

「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調得，未

證調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他們因何理由離去？這類人不是今世才成為增上慢人，過去生已有增上慢，不能攝受大乘法，早已造謗大乘惡業，罪根很深。他們雖然在小乘中有好的修行，但有執著，以為自己得阿羅漢果，以為自己證了涅槃，以為自己得解脫成聖者。其實他們仍是凡夫。

他們損失了一乘信心，就不能恢復一乘菩薩道，失去聽一乘法的機會，就不知一乘是真實，所以有兩層損失。但損失之中又不至於毀謗墮落。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他們就不能停留在這裏繼續聽一乘法。釋迦世尊也不發聲阻止他們離去，任由他們走，聽其自然，來者不拘，去者不拒，沒有制止他們。如果他們的善根適合聽，佛會制止他們離去，但他們的根機是不可以聽，佛當然不會制止他們離開。

「佛告舍利弗：我今此眾，無復枝葉，純有貞

實。舍利弗！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

佛對舍利弗說：我現在的法會大眾中，沒有了那些枝葉，枝枝葉葉，是做不了材料；剩下來的全是精幹的、堅實的。樹幹可做材料，可做棟梁，「實」是

果實，是有用的。這就顯示了一乘《法華經》是很尊貴，無福之人是聽不得，有福者才能聽，這些增上慢人，退了更好。

「汝今善聽，當為汝說。」

你們現在好好地聽，專心一意地聽，我就要為你們解說。「汝」是指舍利弗，同時也指在會的大眾。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唯然」是「好吧」的意思。舍利弗回答世尊：好吧，世尊！我很願意聽，很樂意聽，「欲」是急切，「聞」是聽，我很喜歡、很急切地想聽。

「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

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

「鉢」字讀「波」音。佛對舍利弗說：以下要講的妙法，是要合時才講，就好像優曇鉢華，是要等適當的時候才開華。

妙法有兩種，一種是在一乘淨土講的一乘因果之妙法；另一種是釋迦佛在五濁惡世為退心墮落的一乘菩薩講的開權顯實之妙法。「如是妙法」是佛將要為弟子講的開權顯實之妙法，這開權顯實法雖然很簡單，但也不可隨時輕易講，要合時機才能講。如果隨時能講，就不需要佛等四十幾年才講，時機未成熟就不能講。如大富長者遇到窮子，也要等機會，令他志氣通泰才敢相認。

「諸佛如來時乃說之。」不但釋迦佛要等時機才講，十方世界的佛也一樣，如果眾生的根機未熟，也要等機會才講。「時乃說之」就是要適當的時機才講。

「如優曇鉢華」，這個開權顯實的妙法，用譬喻來講，就像優曇鉢華，此華譯作靈瑞華，有大吉祥、大喜慶的事才出現，平常不會出現。它並非池塘裏的草本蓮花、荷花，也並非一般人所講的晚上開一個鐘頭的曇花、瓊花，而是木本的優曇鉢蓮華，長得像大樹那樣高，它也不是年年開華，有大喜慶事才會開華。按照印度人的講法，有轉輪聖王出世，有佛出世，才會開華，所以是吉瑞華，是吉祥的兆頭。這種華除非不開，一開就必定有好事在後頭，而且開的時間有幾個月那樣長。

「時一現耳」，「一現」是有喜慶事就開一次，這些樹有很多，華朵很大、

很香。它不是經常開華，要合時才開華。佛用優曇鉢華譬喻妙法，見到優曇鉢華就是見到最好的吉兆頭，接著好事就在後頭。我們聽到開權顯實法就是遇到吉兆，開權顯實法是一乘因果法的先兆，是親見本師的先兆、吉兆，是非常難得。

「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

佛斥令弟子們要信佛的話，不要以為「佛講幾十年三乘，大家依著來修行，已證果位；佛現在卻說那些是方便，不是真實的，佛現在講的一乘真實法，會不會也是騙我們」？佛怕弟子這樣想，就有言在先，對舍利弗說：你們應常要信佛現在所說的是真實，不是虛妄的，我不再講方便的話。

「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從這段文字起的幾頁長行，是《法華經》最主要的部分，是正宗之正宗，說明佛數十年都是隨順眾生的根機來說法，但其中另有很重要的用意。「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八個字，是全本《法華經》的中心，佛無論講多少因緣、多少譬喻，都離不開這八個字，佛反反覆復都是講這八個字。

上文舍利弗問佛為何慙慙稱嘆佛的意趣難解，在這裏正是回答了這句話，佛正是為此因此緣而稱嘆佛智。

「宜」是合宜、適宜、適當的意思；這個眾生的根機適合聽什麼法，佛就對他講什麼法，這就是「隨宜」。他有人、天根性，就對他說人天善法；他有聲聞根性，就對他說四諦法；他有大乘根性，就對他說六波羅蜜，這就是「隨宜」，隨順眾生的根機，是隨他意語，不是隨自意語。佛說法有隨他意語（就機）和隨自意語（暢述自己的本心本意）。

「隨宜」是暫時性，不是本來的，佛出現於世是志在教化往昔的一乘墮落的菩薩，這些退墮的菩薩變得種種根性不同，所以佛要「隨宜說法」。佛是屬於能隨，眾生屬所隨，所隨的是指一乘退墮菩薩，不是六道眾生。六道眾生佛也會慈悲教化他們，但教化退墮菩薩更急切，佛陀教化了菩薩，菩薩就會去教化那些普通的眾生。

既然佛出現於是為教化退心的菩薩，為何佛不一開始就講一乘？因為眾生的根機未成熟，障礙太重，只有用善巧方便遷就眾生，只有「隨宜說法」，說種種的法門，就眾生的根機，但佛的意趣不在「隨宜說法」那裏，隨宜說人天法，不是志在你做人天；隨宜說聲聞法，不是志在你成阿羅漢；隨宜說緣覺法，不是志在你成辟支佛；隨宜說六波羅蜜多，不志在你成權教菩薩、權教佛；佛隨宜說法，是另外有一個意趣，這個意趣是很難了解。

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佛隨宜說法的意趣，不是為三乘，意趣是為一乘，當佛說三乘時，你不知佛的意趣是為一乘，所以變成難解。

「趣」是歸趣的意思，佛凡說法都有宗趣，語之所尚為宗，宗之所歸為趣，宗旨所歸的地方為趣。佛說三乘法是另外有個歸趣，意思、歸趣在哪裏？所有的弟子都不了解，都不明白。佛所說的三乘法門是方便的，不是真實的，既然不是真實，總有一天是要廢除、開除。這點意趣，所有三乘弟子都不知道，佛從未講過。

「所以者何？諸佛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

說諸法，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

這段文是解釋為何佛的意趣是難解，為何人人都不知，只有諸佛才知。「所以者何」？是佛自己問，自己答，為什麼呢？下面是佛自己回答。

「諸佛以無數方便」，所有十方世界的一切佛都一樣，眾生的根機千差萬別，不能接受一乘法的時候，佛就要用無數方便法門。如醫生對著一群病人，病人的病各有不同，有種種式式，既然有種種式式的病，醫生就要開種種式式的藥方，病有無數，藥也要有無數，如果無數的病，只有一種藥，怎能醫種種的病？眾生的根機有無數，如果只有一種法門，怎樣去教化？

所以佛經裏分因緣、譬喻、長行、孤起頌、重頌、本事、本生、未曾有、論議、授記、方廣、無問自說等十二分教，也即是十二類。這裏舉出了因緣和譬喻兩種。因緣是敘述事情的前後關係；譬喻是用某種事物來比況，以淺況深，如用水中月、鏡中像來譬喻，讓你知道如幻如化，容易明白。

諸佛是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來「演說諸法」，演說種種三乘法、人天法。

「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佛的意趣不是眾生的思想能量度，不是用語言能分析、解釋，佛的心意隱藏著沒有表露出來。佛不表露，你怎可思量測度？但如果佛已開權顯實，你還裝著不知，那就變成抱殘守缺。佛開權顯實後，不但當時的弟子應當知，就連我們這些後世的弟子也應當知。

這個「意」字是遠老法師所改，舊本是「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文講「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說三乘法，那些法不是難解，弟子都明白；現在接著講「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法」字很容易令人誤會，佛講「意趣難解」，所以改成「意」字就更通透、明顯、確切，改得非常好。

「唯有諸佛乃能知之」，佛的意趣，一切三乘人都不能知；只有諸佛才知。凡是佛都是圓滿究竟，佛佛道同，每一位佛都知道最後要開權顯實，要用一乘真實去教化弟子。

「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佛再一次自己問自己答：什麼理由只有佛才知？為佛道這件大事就是佛的意趣。「唯一大事」是只有一件大事，沒有附帶。這件大事、這個意趣不是佛出世才有，佛未出世早就懷抱著這個意趣，早已立定了意趣，然後才出現於世，找機會表達個意趣。佛的出世，不同於人間小孩子的出世。這裏標出了「一大事因緣」。

「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佛對舍利弗說：究竟什麼是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唯」是單獨的意思，「以一大事」，是講佛未出現之時已有此心願，就是要引導這些退心墮落的弟子，而且對這件事是很認真，念念不忘，都是為了此事，行住坐臥，語默動靜，時刻刻都是為了此事，為得很專一、很慇懃、很誠懇，把這件事看得很重。

「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

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

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這段講什麼叫大事因緣。我釋迦佛以及一切佛，為何出現於世？是希望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欲」在這裏的意思是願，佛有大悲大願，是好懇切、很著急，佛這個願是要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些眾生不是普通的眾生，是一乘眾生，一乘菩薩退墮了就成為六道眾生。下文中有很多地方，遠老法師都把「眾生」改為「菩薩」，他怕我們自卑自餒，不肯發一乘菩提心，不肯自認是菩薩，所以把「眾生」改為「菩薩」，令你不要忘記自己原來是菩薩，不要忘記發一乘菩提心，如果你肯認自己是菩薩，就會發精進勇猛心，行一乘菩薩道；如果不肯認是菩薩，認為自己是罪業深重的人，就會自暴自棄。但你又要知道，遠老法師要你認是菩薩，是要你負責任，要你精進，並不是叫你貢高我慢，自高自大。

開、示、悟、入的次序，其實應常是示、開、悟、入，因為「示」是在佛

的方面，「開、悟、入」是屬於眾生的方面。「示」是指示、揭示，如拿出珠寶給你看，告訴你這是寶珠，這就是「示」，示之後你就能知了。「開」是開解，是知道，你知道這是寶珠。「悟」是知得更深，如你想看真些，走近戴起眼鏡，用放大鏡看清楚，就是「悟」。「入」是走近看也不夠，還用手摸，接觸它就更深入。這是一層比一層深入。

「欲令眾生開佛知見……欲示眾生示佛之知見故……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在這四句中，只有「開、悟、入」這三句是有「令」字，而「示」那句是沒有「令」字，可知「示」是屬於佛那方面，是佛指示、揭示給你知，而眾生要開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幾十年來未離開過這個意思，但佛幾十年來也未曾透露過這個意思。

「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簡單來講，是要你恢復一乘菩提心，要你行一乘菩薩道直至成佛。

「佛知見」是佛功德，是佛智慧，是未曾有法，與上文的「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如來之見，廣大深遠」一樣，都是叫眾生成佛。怎樣才能令你成佛？首先要「開佛知見」。「開」有淺開和深開；「悟」也有淺悟和深悟；「入」同樣有深入和淺入。在開權顯實法裏，只不過是令你淺開。你不知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不知釋迦佛是你的本師，不知自己發過一乘菩提心，不知三乘是方便，不知唯有一乘是真實，佛現在告訴你，讓你知道，你頓開茅塞就是「開」，是淺開；你能聽佛的話，自己思維，想深一層，明白多些，就是「悟」，將來見到本師，佛陀教你怎樣修一乘菩薩行，那時可證「入佛知見」，是一層一層漸進，簡單來講是要你回入一乘菩薩道。

《法華經》有多種注解，古來大德的解釋與遠老法師不同，如「一大事因緣」就有多種解釋，有的講達摩祖師也是為一大事因緣而來；有的講生死是一大事因緣，但小乘已了生死，一乘的一大事因緣又怎會是生死？

禪宗注重講父母未生之時的本來面目，我們凡夫想到神經病都想不出父母未生之時的本來面目。有人講開悟就是成佛，其實開悟不是馬上成佛，成權教佛也要經三大阿僧祇劫，成一乘佛更要經無量無邊劫。有位古德說自己大悟十八次，小悟無數次。如果開悟就可成佛，又何必大悟十八次？可知大德的悟與「佛知見」並沒有關係，「佛知見」是最圓滿的功德。

從前有位叫高峰妙的禪師，趕經樣後遇到大風雪，在一戶人家門外避風雪。屋裏有老翁老婦，老翁講：「我們窮也算幸運，現在門外還有人受風雪吹襲。」老婦卻說：「這麼大風雪還在街上的，不是賊就是應赴僧（趕經懺的僧人）。」禪師聽後，知道了在大眾心目中，「應赴僧」與賊是相提並論。於是他覺悟了，就說寧願在深山饑餓而死，也不作人間應赴僧。這也是悟，但不可與「佛知見」相比，他只是知道那些是對，那些是錯。

我們不要把「佛知見」貶值，也不要把「大事因緣」弄錯，「大事因緣」是成佛的事，「佛知見」是一乘佛的功德智慧，佛出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教弟子成佛，沒有其他目的。

「使得清淨」，以權教來講，能斷煩惱，破我執就是清淨，以一乘立場來講，這還未夠清淨，你雖然破了我執，但你以為三乘是究竟，就執著三乘是究竟，不知一乘才是真實圓滿，所以還未得清淨；因此要連以三乘為真實的那種執著也斷除，要信受一乘，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才是究竟清淨。

「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道」是一種法門、道類。佛是希望眾生回入佛知見的軌道，一乘菩薩證入佛知見的道，就具足了成佛的法門。

「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這句是總結，佛出現於世就是為了這一件大事。

「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

這是說，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不是為教化一般的眾生，而是教化退心菩薩。菩薩的街頭大家都有，也包括我們這些佛滅後的弟子，只不過我們的程度不夠當時佛世的弟子那樣深，你過去受過本師的教化，種過一乘善根，你就有此街頭。「諸佛如來」出現於世是要教化以前教化過的弟子，不過他們退墮後就變成聲聞、緣覺、天或人，但他們原原本本是一乘菩薩，即使變成很愚癡，有很多煩惱，但在佛的眼中，他們仍是佛的弟子，佛是為教化退心菩薩而出現於世。我們不要誤會佛很偏心，只教化菩薩而不教化六道眾生，你自己不知道你本來就是菩薩。

如果一個父親有幾個兒子，有些是健康的，有一個是多病的，父親當然是最心疼那個多病的。舍利弗是菩薩，我們也是菩薩，不過舍利弗等人的病就輕些，容易救；我們的煩惱病重些，墮得更深更苦惱，佛更加可憐我們，用心更苦，我們的程度低，佛更要花更多的精神來教化。現在我們得遇《法華經》，等於遇到一條藥方。但有的人遇到《法華經》卻又解錯，就等於配錯藥，是沒有用。遠老法師能依經解經，從經文看出真實義，我們憑看遠老法師的智慧眼指導，就得到正確的藥方，服到良藥，我們也是很幸運。

「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

這是說明一切佛都是這樣，凡有所作，都是為了一件事，常常都是為一乘事，為實教事，為教化菩薩這件事，都是為了把佛之知見示悟眾生。

「諸有所作」，包含很多事，如釋迦佛降生、出家、修行、降魔、成道、轉法輪，到處說法，施設種種法門。這是施權。雖然所作的是方便示現，但示現

是有所為，佛所為的是為一乘實事，為救一乘退心菩薩出三界，方便示現是手段、是過程，教化菩薩才是目的。

「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唯」是單單獨獨。「佛之知見」是實佛的智慧、實佛的功德。「示悟眾生」的「示」與上文相同，都是揭示的意思，而「悟」就與上文有些不同，這個「悟」也是在佛的方面，是指佛覺察你、警醒你，你迷迷糊糊以為自己是六道凡夫，或以為自己成了阿羅漢是究竟的，佛就要提醒你，這是顯實。

「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

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

這裏的「如來」是指釋迦佛。佛對舍利弗說：我與諸佛一樣，單獨是因一佛乘而為眾生說法。「但以」的「以」是因。

一佛乘是一乘的佛果功德，一乘佛的智慧，要退心菩薩恢復一乘菩薩道，在一乘菩薩道上進步，圓滿佛果功德，這是佛的願望，佛出現於世之目的，就是因一佛乘的緣故，這就是為實。

「為眾生說法」是施權，一切施權皆為寶，為實所以施權。「眾生」不是普通的眾生，而是退心的菩薩，佛是為菩薩說法，希望他們回復一乘。

「無有餘乘」，「餘」是其他的意思。佛施權是一種手段、是方便、是過程、是將就，其實沒有其他乘，沒有緣覺乘，沒有聲聞乘。單單這句就掃蕩得乾乾淨淨，這就是開權。

「若二若三」，或者二乘，或者三乘，全部都是沒有。二、三是數目字，與一乘相對，你不要指定二、三是什麼。佛的意思是說，二乘也好，三乘也好，四、五乘也好，都是沒有，只有一乘是真實。佛以前講的小乘法是方便的、就機的，沒真實性。

以上這一章是講釋迦佛，本來講這一章已足夠，但為了舉多些例證，就多講以下幾章。

「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

這一章講十方佛。佛繼續對舍利弗說：十方諸佛也同我釋迦佛一樣。「十方」是東、南、西、北、上、下、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方。十方有無量世界，有無量佛。

「法亦如是」的「法」不是說法的法，不是權教法，不是實教法，不是三乘法，也不是一乘法，而是指法則、方式、格式、方法、原則。十方諸佛度眾

生有什麼方式？眾生煩惱障重的時候，不肯信一乘，就要為他說對治煩惱之法，就要為他施權；但不可永久地施權，最後一定要為他開權顯實，要他信一乘，行一乘菩薩道。每位佛都是先施權後顯實，為實故施權，施權為顯實。諸佛如此，釋迦佛如此，十方世界諸佛也如此，方式皆一樣。

「舍利弗！過去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

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

這一章是講過去佛，入了涅槃的就是過去佛，但佛入滅是示現的。

佛說法是分十二分教，因緣、譬喻是十二分教中的其中兩種。「因緣」是講種種關係，過去某人是怎樣，現在是怎樣；如制戒的因緣，為何要制這條戒，因緣是講出那件事的來龍去脈。「譬喻」是例證；「言辭」是用種種語言來說法。過去諸佛都是用無數方便，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來「為眾生演說諸法」。這是就眾生的機說權教法，他的根機是怎樣，佛就怎樣為他講。佛說種種權教法，目的和用意都是為了一佛乘。

「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這些眾生先聞權法，後聞實法，善根成熟了，佛就為他開權說《法華經》，再進步就為他說一乘菩薩的因行，漸漸修行，漸漸進步，就能「究竟皆得一切種智」。他一定要經過開權顯實，經過修一乘菩薩行，才進步到成佛，不是只聞法就可得「一切種智」。

「一切種智」是佛知見。聲聞、緣覺則有一切智，即根本智，是通達一切法空的智慧。菩薩必定有道種智，能知道某個眾生的根機，應受什麼法，適合修什麼行。而成佛是一定要得「一切種智」，這是後得智，一切的事事物物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瞭如指掌。一切智是明理，而「一切種智」不但明理，而且明事，事理都明白清楚，是佛之知見，是佛的究竟圓滿功德，是最甚深無量的智慧。佛不但有一切智、道種智，更有一切種智。

你能聞權法，聞實法，修一乘的佛菩薩功德行，進步到圓滿，最終都可得一切種智，得一乘佛果功德謂之成佛。

「究竟」是終究、必定、到底的意思。過去佛世的眾生，親近過去諸佛，先聞權法，後聞實法，然後又開權顯實，修一乘行，就「究竟皆得一切種智」，是有步驟、有層次的，不是一聞法就得一切種智。

「舍利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

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

這一章是講未來佛與過去佛一樣，除了「未來」兩字不同、「當」字不同之外，其他內容是相同，也是施權為實，為實故施權。

未來諸佛有更多，過去佛也可做未來佛，佛為度眾生可示現；現在佛也可做未來佛；現在行菩薩道的也可做未來佛；現在未行菩薩道的，將來遇到有人教他發心行菩薩道，他最終也可成佛；如今在座的各位，都可以成為未來佛，你發起精進心，勇猛上進，總會進步到成佛。

「當出於世」，「當」有將來、當來的意思，是在時節因緣適當的時候，就會出現於世，如釋迦佛也是觀察到時節因緣適當，那些墮落的弟子，有一部分人的根機成熟，可以教化，他就出現於世。

「舍利弗！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
多所饒益，安樂眾生，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
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
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這一章講現在佛也與過去佛、未來佛一樣，只是這裏講現在諸佛，多講了「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現在佛也是為實故施權，開權而顯實，都是一樣的。

現在佛也有很多，現在十方有無量百千萬億佛土，就有無量百千萬億現在諸佛，有佛在的地方就叫「佛土」，不一定全是淨土，淨土、穢土、半淨半穢土都可以稱為佛土。現在釋迦佛的娑婆世界，雖然是穢土，因釋迦佛出現於世，也可以稱為佛土。

釋迦佛出現於世說法的時候叫現在佛，那些未示現入涅槃的佛，也叫現在佛；過去佛也可做現在佛，可以在十方無量世界示現出世，就變成現在佛，只是地點、時代不同來分別他，其實混合也可以。過去佛可做現在佛，現在佛也可做未來佛，他們的工作是一樣，目的也是一樣。

現在十方佛正在說法，教化眾生，凡是教化眾生，總有利益，總有效果，佛出現於世一定有好處，這就是「多所饒益」，因為佛會觀機說法，總會令眾生進步，多麼頑劣的眾生，佛都會教他改惡為善。「饒益」是大利益，豐富的利益。

「安樂眾生」，佛能令你得安樂。你有罪惡，就教你止惡行善，令你得人、

天安樂；你有出世善根，就令你得三乘安樂；你有一乘善根，就令你得一乘安樂。

現在佛與過去佛、未來佛一樣，用方便智，施設方便教，用權智施設權教，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為眾生說大乘法、小乘法，佛說種種法，都是為了一佛乘。這些聽了佛說法的眾生，從佛聽聞權法，然後佛為他們開權顯實，他們又接受了，依法修行，漸漸進步，就「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舍利弗！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

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

「是諸佛」是指十方佛、未來佛、過去佛、現在佛，包括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這些諸佛都是一樣，「但教化菩薩」，唯一、只有教化菩薩，這些菩薩是一乘退心菩薩，如果他們沒有一乘善根，是不會遇到一乘的開權顯實法，不會遇到《法華經》。世尊以前是教化過這些退心菩薩，現在佛不忍心他們墮落，所以要再來教化他們。

「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欲」是願，志之所在的願望，不是普通的想，不是有什麼企圖的欲。佛的願望是要把一乘的佛智慧來啟示眾生、指示眾生，令眾生明白。這些眾生就是退心菩薩。

「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佛以慈悲力令眾生醒悟，令他們知道，令他們明白。

「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入」不是很簡單，以我們現在的程度和資格來講，還未能談得上「入」，最多只是「開、悟」。照上文講，要從諸佛聞法，要經過修一乘菩薩行，要親眼見到本師，親耳聽到一乘因果經，程度高了，才能入一乘佛之知見。

同時，要入佛之知見，要透過權教大乘的空義，如果不透過大乘空義，不破除我執法執，不能通達一切法空，是無法入一乘的佛之知見。所以〈譬喻品〉講：「眾生未了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何由能解佛之真實智慧？」你不能通達一切法空，未破我執，只是讀誦《法華經》，就說自己是一乘菩薩，什麼都超越了，這只是自大狂。如果只讀誦《法華經》，不破我執都可以的話，那麼佛就不須幾十年來講三乘法，不須做那麼多工作；就是因為不可以，所以佛才要施權。

我們現在的佛弟子，要雙管齊下，一方面要信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信唯一乘是真實，應當恢復一乘道；另一方面要反觀自己的我執破了沒有？貪、瞋、癡、慢、疑等種種煩惱除了沒有？只有破除執著，才能得到一乘的利益。

佛世時的舍利弗等大阿羅漢，已破了我執，他們只須恢復一乘就可以，而我們現世的佛弟子，不須證阿羅漢、辟支佛，但要破執，要除煩惱障，所以不容易「入佛知見」。

「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

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而為說法」

這一章再一次講釋迦佛。佛對舍利弗講：我釋迦佛現在也和十方三世諸佛一樣，都知道這些一乘退墮的眾生，有一乘善根，也有三乘善根。

「種種欲」是以三乘善根來講，他退了心，就墮落了，就要受苦，受苦的時候就想脫苦，幸運的就遇到善知識教化，不幸運的就入了外道。「欲」不是貪欲、愛欲、五欲的欲，而是三乘善根，是有種希求，有種願望，有求脫苦的心，志在得安樂。

這些退心的眾生，既然已種下善根，有菩薩教他修五根、五力、四正勤、七覺支、八正道，就可解脫生死，就可習以成性，習慣就叫做「性」。「本性」不是天然生成，是習慣而成。那棵植物生了根謂之「本」，沒有根不叫本，木本、草本都有根，根深葉茂；但根也是緣起的，是因緣所生，如同種子播種，本來沒有根，慢慢才長出根。所以「本性」不是講本有佛性，不是講常住真心，而是習以成性。

這些退心的眾生遇到善知識，遇到佛菩薩的教化，教他們脫苦得樂，成了習慣性，就認為這是真實，所以就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種種欲」有聲聞欲、緣覺欲、權教大乘欲，種種不同，程度不同，他們就以為已得究竟，於是對所修之法就「深心所著」。

在佛教來講，不但五欲不應愛著，法也不應愛著。黃金雖然貴重，但燒紅的黃金不可用手拿，否則連手也燒壞。《金剛經》也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善法、順道法愛也不可執著，何況非法。

但三乘人對自己過去所修的法是「深心所著」，成了習慣，佛用種種的因緣、種種的譬喻、種種的言辭、種種的方便力，也即是用十二分教的方便力，教他們修聲聞法、緣覺法，是善巧的方便，令他們暫時離苦，他們依著去修行，的確是有效果，能得安樂，離煩惱，破執著。有效果就有力，這種力不只在佛那方面，佛用善巧方便引導他們，教化他們，弟子依著去做，得到效果，也謂之有力，這是雙方面的。這一段也是施權。

「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

這是為實。佛為何要說種種方便法？佛對舍利弗說：我如此將就眾生的種種欲，隨順著眾生的深心所著，用方便法來教化他們，我這樣做，都是為了聲聞弟子要恢復一乘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將來要得「一佛乘」，一佛乘包括因

果，實因實果，從因至果，到圓滿時就得「一切種智」。這是施權皆為實，為實故施權，這是〈方便品〉的中心思想，也是《法華經》的中心思想。

「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

這是總結，所有一切佛都只有實法，沒有方便法，所有一切十方世界都是一樣，唯有一乘，沒有二乘。「尚無二乘」，是沒有多過一乘，一乘之外沒有多一點點，多半乘都沒有，唯有一乘是真實，二乘都尚且沒有，「何況有三」？三是相對的，是數目字，與一相對。這句與上文「無有餘乘，若二若三」的意思是相同。這就證實了只有一乘是真實，這也是開權顯實。經文中沒有「開權顯實」這四個字，但每句的意思都是講開權顯實。

「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

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命濁。」

這一章講佛施權是因為眾生有五濁障，所以要說三乘法去除他們的五濁，令他們得安樂解脫。

佛因為慈悲憐憫眾生，所以出現於五濁惡世。五濁惡世之時代的眾生善業少，惡業多，所以成為五濁惡世，物以類聚，惡的眾生走在一起，就成五濁惡世。雖然是五濁惡世，但有一部分人是有一乘善根，或有三乘善根，只不過被五濁障遮蓋著，發現不出，如豆種，放在深深的泥土中，即使是淋水也發不出芽。所以佛要施三乘法，令他們的煩惱漸漸薄，五濁障漸漸薄，善根才發起。

按四諦來講，是苦諦、集諦，五濁的眾生很苦，痛苦是由煩惱而得。五濁就是惡世，是惡的時代，「世」是時代。現世就是五濁惡世，眾生的福德甚少，智慧薄弱，五濁重。五濁就是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命濁。

「劫濁」的劫，在佛教中是指時代。劫的計算方法，有增劫和減劫。人壽最長的是八萬四千歲，最短的壽命是十歲。增劫是由人類十歲，平均一百年增一歲，增到八萬四千歲；又再由八萬四千歲，平均一百年減一歲，減到十歲，是減劫。這樣一增一減，叫一小劫。「劫濁」的時候，多數在減劫，這時的人，福德漸漸減少，壽命也漸漸減，由八萬四千歲，減到二萬歲，已經是劫濁，減到現在平均一百歲。現在也是減劫的時候，眾生的共業所感，有刀、兵、瘟疫、饑荒的小三災，減到最後，又有水、火、風大三災。到最後時，不用人放火，那些劫火也會自然燒起來，一直燒到初禪天，而洪水會淹到二禪天，風災會刮到三禪天，像世界末日一樣。

「煩惱濁」是說每個人都有貪、瞋、癡、慢、疑等種種煩惱顯現，爆發出

來就顯現濁，如藏起來就不見濁。佛出現於世就是要對治眾生的煩惱濁，要說三乘教，三乘可對治煩惱濁。

「眾生濁」的眾生是指五趣的眾生，他們煩惱重，作惡多，就會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的眾生增多，人類中惡人也增多，人越來越暴戾，這就是眾生濁。

「見濁」是不明事理，凡是在五濁時代，見解必定濁。見濁有五種：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

身見是執著自己的身體，以為身是「我」的，以為個體是「我」。

邊見是以為「我」是常的或斷的，如認為人死如燈滅，或認為永遠有個「我」存在。

邪見是種種的迷執，不合真理、不合因果的執著。

見取見是自己的種種顛倒執著，非果計果，是自己的成見，以為自己的見解正確，主觀強，不肯接受真理。

戒禁取見是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執著地去做。外道中沒有意義的苦行，非因計因就是戒禁取見，佛教裏有執著心去持戒也是戒禁取。行為上什麼是合理的，什麼是不合理的，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我們都要權衡輕重，不要執著地去做；如果執著地去做，以為這就有功德，就已經是戒禁取。例如，每天你一定要念很多經，但假如念經的時候，有人叫救命，你也是念完經才去救人，那就是戒禁取。

以上五種見濁混合在一起，就混濁到極點。

「命濁」其實是五蘊熾盛苦，濁就是苦，苦就是濁。色、受、想、行、識的五蘊相續為命，有暖氣息，有呼吸，有相續的力量，就有命，凍就沒有命，其中一樣不相續就沒有命了。那些微細的動物和微生物，壽命很短，有些一天的壽命也沒有，就更加濁。有的人忽然間遇到什麼意外，五蘊就不能相續。我們的五蘊，即使相續，也很痛苦。

因為眾生的惡業多，善業少，福慧薄弱，煩惱深厚，所以就有五濁。

「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妒，成就

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隱一佛乘，分別說三。」

這是說明佛施設三乘是為了對治五濁。「如是」之後應當有個逗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因為眾的五濁障重，時代不好，所有的濁都混在一起，就變成很亂。「垢重」是煩惱垢，有煩惱業、有煩惱障就是垢，積土為垢，泥土堆積為污垢。

「慳貪嫉妒」就是「垢重」，這是舉例。眾生的煩惱很多，但最顯著的是慳貪嫉妒。該用的不用，該吃的不吃，該布施救濟人的又不布施，該供養父母又

不供養，有錢又捨不得花，寧做守財奴，拔一毛以利天下都不為，這就是「慳」；不該得到的，你又想佔有，又想得到，這就是「貪」。眾生做種種業都是由「慳貪」引起，慳貪是由我見、我執引起，什麼都要我佔上風，我佔有些些。

「嫉妒」是不良的心理，害賢為嫉，爭勝為妒，看見別人比自己好，就設法害他，要勝過他。他有錢，我要比他更有錢；他穿得好，我要穿得比他更好；他的權力大，我的權力要比他更大，害到別人走投無路就開心，這就是「嫉妒」。

「成就諸不善根」，包括所有一切的貪、瞋、癡、憍慢、疑心、邪見、嫉妒等不善根，都具足了，齊備了，這是說眾生的煩惱病復雜得很，不是單純一種病，這就很難教化，五濁惡世的眾生都是剛強難化，雖然佛大慈大悲，有種種的方便辯才，但眾生「慳貪嫉妒，成就諸不善根」，是很難教化。他們又是一乘的退心菩薩，佛看見就很難過。他們有善根，但又被「諸不善根」所埋沒，非常可憐可悲。這時佛雖出現於世，又怎可開口對他說一乘？這段文其實是佛向弟子訴苦，講出自己的苦衷。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諸佛以方便力，隱一佛乘，分別說三。」諸佛都是以方便智說三乘法，以權智說權教，是因為眾生的五濁障重，就把一佛乘隱藏，幾十年都沒有泄露，這就是「隱一佛乘」，隱著不講一佛乘，而「分別說三」乘法。「分別」是解釋的意思，一層一層解釋，令你明白因緣所生法，明白一切法皆空、無自性，明白因果業報。

大家千萬不要把「分別說三」誤解為把一乘分開份來講，這就大錯特錯，一乘的材料與三乘的材料是不同的。

「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

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

佛說三乘法幾十年，弟子也受了二乘的利益，佛知道這些弟子可強迫他們回入一乘，所以佛就告訴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是大眾的代表，佛對舍利弗說，等於對大眾說。

佛世時的弟子，多數是聲聞，都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學從師後為「弟」，解從師生為「子」。你的見解、思想、認識、智慧，都是從本師那裏學來，跟隨著師之後，就是從佛口生，就是佛弟子；你接受佛的教化，依著去實行，把自己的壞氣質改變、轉化，弊病轉化成好的、健康的，愚癡變成智慧，就是佛弟子。如果沒有轉化，就不是佛弟子。

當時的聲聞眾已受化，本來夠資格稱為佛弟子，但從一乘的立場來看，佛還是不算他是真的佛弟子，要發一乘菩提心才算是真的佛弟子。

如果三乘人說自己是阿羅漢，是辟支佛，就自滿自足，自以為已很妥當，但現在佛說：三乘是方便，只有一乘是真實，而你還「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我就不承認你，就和你脫離關係。

大家都坐著聽，為何會「不聞不知」？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聞而不知其意。那些阿羅漢認為：我已成阿羅漢，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已經究竟，已證涅槃，我沒有發菩提心，沒有修菩薩行，我不想成佛，修三大阿僧祇劫我已嫌時間太長，何況現在還要我修無量無邊劫那麼長的時間？所以佛講的與我無關。

佛說：我現在講了開權顯實法給你聽，你充耳不聞，裝聾扮啞，聽而不聞，不肯接受。

「聞」是要了解，是聲入心通，通達了才是聞，聽了心通就明了，還要接受，不接受等於不聞，完全沒有反應就是不聞，心有抗拒性就等於不開，既然不聞就等於不知，知而不信等於不知。「不聞不知」是講舍利弗等弟子聽了開權顯實法，並沒有接受，還有抗拒性，所以佛才講這些話，但佛不是發脾氣，而是強迫他們信，如果他們不聞不知佛陀教化菩薩之事，不聞不知開權顯實之事，不聞不知要回復一乘之事，那就不是佛弟子，不是阿羅漢，不是辟支佛，你不接受我的教化，就不是我的弟子，我就要與你脫離關係。

開權顯實是《法華經》最重要的教法，佛既然開權顯實，是教已顯了，教法已轉變，教法已升級。人與教是有關係，「教」轉，「機」就應當跟著轉，如「教」轉「機」不轉，「教」便落空，就沒有用。

前幾十年弟子依教修行而且證了果，但現在聽佛的語氣，如果不信「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而執著權果是真實的話，佛就不認你是弟子，是要你把以前的放棄，另起爐灶，所以阿羅漢就很為難，其實雙方都有困難，佛叫他們信也很難。但要轉「機」不是很難，第一你要知道佛是但教化一乘菩薩，要信唯有一乘是真實，信念最重要；第二你要馬上發起一乘菩提心，你以前也發過心，也行三百由旬，你要恢復一乘道，接受佛的教訓，這樣師徒的關係就可繼續，如果不接受，佛就同你脫離關係，逼你發心。

有些弟子會想：您是講十方諸佛都是但教化菩薩，但我不想做菩薩，行菩薩道很辛苦，要難忍能忍，難行能行，要修三大阿僧祇劫，現在又說要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我不喜歡做菩薩，喜歡做阿羅漢，可不可以呢？佛告訴你不可以，你不聞不知一乘，就「非阿羅漢、非辟支佛」。佛這樣講是逼你進步，逼你前進寶所，不准你停留在化城中，你只有接受一乘，肯信佛的話，有信心，就妥當了，就可恢復一乘菩薩道，馬上就是一乘菩薩。

「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

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

佛講得很認真，如果你還不信，何止不是阿羅漢，不是佛弟子，簡直是增上慢人。眾生之所以成為凡夫，是因為有執著，執著中最根本的是我執，什麼都要為我著想，為自私著想，有我執、我見就有我慢，就是增上慢。超過一般的憍慢。「慢」者，是認為自己勝過別人。每個人都有我慢，都覺得自己好，別人不好。那些增上慢人自認自己是阿羅漢，已出三界，已得解脫，已修很多功德，已成功了，所作已辦，其實是未得調得，未證調證。

而阿羅漢是已證果，為何這裏還說他們是增上慢人？因為施設三乘教時佛是允許他們成阿羅漢，他們是無學人，該學的已經學完；但佛開除三乘後，他們就不是無學，發一乘菩提心，還有很多要學，現在佛講三乘是方便，不是真實，他們不信的話，也就是增上慢人。真正的阿羅漢是會信受，不信的是那些未得調得、未證調證的人。一乘菩薩才是真阿羅漢，你想做真阿羅漢，就要做一乘菩薩。

三乘是方便，佛要用這些話來逼他們信也是一種方便、一種技巧，所以這一品叫〈方便品〉。

那些阿羅漢還未信受，但不是全無反應，而是有些心動，佛講了這些語氣很重的話，猶如千斤重。

那些出家的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他們自己認為已得阿羅漢果，「是最後身」，已出三界，不再受輪迴之苦，得「究竟涅槃」，了脫生死，「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不再復立志上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一乘佛果，是一乘無上正等正覺，是一切種智。阿羅漢認為不需要再求，行菩薩道太長遠，工作太多，成佛太難，我解脫生死得涅槃已足夠。但佛現在講：阿羅漢不是「究竟涅槃」，不是真得，你若以為是究竟涅槃，就是未得調得，未證調證；你不再發心上進，不求成佛，我告訴你，「當知此輩」，應當知道你們這些人全部都是增上慢人。

佛講這句話，等於切齒痛罵，不過佛罵得很斯文，是要貶抑那些阿羅漢。

「所以者何？」佛為何這樣說你們是增上慢人？阿羅漢是比丘，放棄五欲，專心一意勤修戒定慧，熄滅貪瞋癡才修得成阿羅漢。假如有比丘，真真正正得阿羅漢，而不信一乘法，沒有此道理，沒有這樣的事實。反過來，他真得阿羅漢，必定信此法，除非他不是真正得阿羅漢，因為他真得阿羅漢，已沒有我執，成見沒有那麼重，應該會聽佛的話。

「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度後，

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

這是講時節因緣，就算你現在不肯信，總之有一日你會信，佛在世一日，都要逼你信，除非佛滅度後才沒有人逼你。所謂「堪嗟末法實悲傷，佛法無人作主張」。不要說末法，就是佛滅後也沒有人有本事、有資格逼你信，只好聽其自然。為什麼呢？因為佛滅度後，這本開權顯實的《法華經》，很難有人能夠受持讀誦和了解它的內容。

「是人難得」不是稱讚，不是讚你能受持、讀誦、解義真是難得，而是嘆氣，很悲傷地嘆息佛滅度後沒有人能受持、讀誦、解釋這本《法華經》，因為這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接受了三乘的很難信，未接受三乘的會容易接受一些，但也是很難信。《法華經》的文字不深，很多字人人都會讀，但「意趣難解」，從古以來，很多人都解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解錯的話，全本經的意思就不同，佛意就顯露不出。《法華經》的意趣在一乘，你要明白這點，才能「受持、讀誦」，並非對著白紙黑字你不停地讀就是「受持、讀誦」。

「受」是接受，「持」是執持不失。你能接受佛的意趣，又能執持不失，憶持不忘，能讀出佛的意趣，誦出佛的意趣。「解義」是你能把經文從頭到尾，前後融貫，全經的脈絡都通曉，才是解義，如果斷章取義，不算解義。如果只看上句，不看下句，或只看下句，不看上句，就不知佛講什麼，就會解錯。並非見一個字讀一個字是受持、讀誦，有些人甚至拜《法華經》，讀一個字拜一拜。

若是讀到「佛」字拜一拜，不算為過，但經中有「魔」、「鬼」、「惡」等字，你也拜，那怎能受持到佛的意趣？「解義」是要把全經脈絡貫通，知道佛的意趣，發一乘的菩提心，勇猛精進，一方面要用三軌四安樂行去修攝自己的身心，一方面要培養我們一乘的信心和願力，才是「受持讀誦解義」。如果解錯，就等於沒能受持，就很可悲。所以佛講，「受持、讀誦者是人難得」。

「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

這是講佛滅後，雖然沒有人能信解、受持這本經，現在我們也算幸運，有遠老法師教我們信解、受持，如果我們得不到遠老法師的教導，我們一樣是會解錯，解錯就失了大利。即使有很多人遇到遠老法師，也未必肯信，他們原本中國佛教的根底太深，主觀成見重，是很難轉變，他們反而會講你是邪說魔說，這就是大損失。

佛說佛滅度後，此經，難得有人能受持、讀誦、解義。但如果他遇到其他的佛，聽到開權顯實法他也會發心。「餘佛」是其他的佛，但又不一定是另一位佛，可能就是釋迦佛，因釋迦佛可分身無數示現在他方世界，不過是不同名字，你就不知道。

他在釋迦佛時代不信一乘，釋迦佛入涅槃後又遇不到《法華經》，不能發

一乘心，但他在另一個世界出世，再遇到釋迦佛，或遇到其他的佛，那時他對一乘法就「便得決了」，「決了」是解決了、明白了。我們與其等「遇餘佛」才決了，何不現在快快決了？何必浪費時間？佛這樣講也有逼你信的意思。

「舍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

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這時候弟子們都有些心動，所以佛對舍利弗說：你們應當專一其心地信，不要有二心，不要半個心信一乘，半個心信三乘。「一心信」是一點懷疑都沒有，不會三心而意；「解」是了解明白，不會糊糊塗塗。佛有他心通，知道他們心裏在想什麼，所以叫他們應當接受，要聽佛的話，要信一乘。

「諸佛如來，言無虛妄。」不但我釋迦佛是這樣，三世一切諸佛都是這樣，佛的話是沒有虛妄，全都是真實。「無有餘乘，唯一佛乘」，你非信不可，只有一佛乘是究竟。

以上的長行，是正宗之正宗，是全經最重要的中心。下面是重頌。佛說法的格式都是在長行說完之後，再用偈頌說一次，這樣是為了容易受持，偈頌每句的字數都一樣，念起來容易上口，以少文貫攝多義，而且也令遲來的聽眾可以聽到。佛開權顯實之後，舍利弗等人將信將疑，佛就用偈頌再補充說明。

「比丘比丘尼，有懷增上慢，優婆塞我慢，優婆夷不信。」

這是長行講過的五千退席之增上慢人，這不是分開講比丘、比丘尼有增上慢，優婆塞、優婆夷就有我慢；其實他們兩種慢都有，只不過為了配合偈頌的句式而這樣講，而優婆塞、優婆夷的我慢稍為重些。「不信」是邪慢，有邪見。我慢是四眾都有，如果沒有我慢一定不會有增上慢，增上慢是強有力的慢，是增上加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以為自己很成功，有很好的修行，看見舍利弗慇懃三請佛說，而覺得不耐煩，又沒有善根因緣信一乘，所以佛用威德令他們離開。

「如是四眾等，其數有五千。不自見其過，於戒有缺漏。」

這些有增上慢的四眾，加起來有五千年。他們有增上慢，有邪見，有執著地持戒，即是有「過」，但他們自己又不知自己有過失，憍慢重，又不聽別人的指點，即是「於戒有缺漏」。

佛教的戒本裏，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八十戒，沙彌有十戒，在家人有八關齋戒、五戒。其實十善戒是最普遍、最重要，在家、出家能守十善戒已是很好，而最根本的戒是：戒殺、戒盜、戒邪淫、戒妄語，這是四種性戒，在家、出家都要必須守，犯了四戒就是有罪。十善中，不貪、不瞋、不癡屬意業，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妄語屬口業，不殺、不盜、不邪淫屬身業，十善具足，三業便清淨。

出家比丘、比丘尼的幾百戒，其中，很多是僧團裏共住的生活規約，大家互不妨礙。佛成道十二年都沒有制戒，那時的出家人是誠心誠意為解脫而修行，不容易犯事，行為都很端正，所以不用制戒，也不會有糾紛發生。十二年後，出家人越來越多，難免龍蛇混雜，因為有人犯過，才制定戒律，以維持僧團的清淨。戒是臨時施設，不是固定不變，最重要的是自己有純潔的心、真誠的心，自自然然就不會犯戒。不是說比丘、比丘尼受了幾百戒，受得越多功德就越大，如果沒有人犯過就不須設戒。勿以為自己受了五戒，有五個戒神來保護你，就很了不起。這個觀念是錯的，是增加驕慢心。

我們受戒，是給自己一個警惕，讓自己少些機會犯錯誤，多些勉勵自己、鞭策自己，有戒來維繫自己，使自己減少過錯，消除壞習氣，進步得快些，使自己臻於完善。

我們持戒不要有執著，凡是執著有，就是「於戒有缺漏」，凡有漏就不能盛功德，功德會漏掉。因執著起驕慢，起貪、瞋、癡，即有罪過，就是「有缺漏」，無論執著什麼都有罪過。

這五千人並沒有犯戒，只是有執著，因持破而驕慢。聲聞人持戒，主要是防非止惡，是防患於未然。大乘人持戒是以慈悲為宗旨，目的、動機不同，不是為了自己，為何要不殺？是因為憐憫眾生而不忍心殺；為何不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也不想別人佔你的利益，你也不想自己損失，別人損失會很痛苦，持戒不作一切惡行，是為了不妨礙別人，不令別人生痛苦，是以慈悲心為動機。大乘、一乘最主要是不退菩提心，如果退了菩提心，就算其它戒守得好也算犯戒。

「瑕疵」是講一塊玉晶瑩剔透，但有一小黑點，就是失真。如果有人想拿這樣的玉來炫耀，就只會把通透的那邊給人看，有瑕疵的那邊就不讓人看，或用金鑲著黑點，別人就看不見。

「護惜其到瑕疵」，是譬喻我們犯了過錯，故意掩飾，不讓人知道，還要讓人以為他戒行高潔。所以僧團中每半個月，要集會在一起，檢討自己的錯誤，稟白給上座知道，或檢舉同修的過錯，讓他懺悔，以回復清淨。

自己發露懺悔，上座、同修接受你的懺悔，你便清淨安樂。所以我們不應護惜自己的過錯，要自我反省，有罪當懺悔，不是拜懺。僧團中，若犯殺盜淫妄的罪，則不通懺悔，會被逐出僧團。

「是小智已出，眾中之糟糠，佛威德故去。」

這是說五千人智慧小，不接受開權顯實法，現在這些小智慧的人已經退席離去。這些人是法會大眾中之糟糠，「糟」是酒渣，「糠」是米皮，「糟糠」沒有正當用途，做不了大材料，不可用來請客，又不可作營養食品，不好吃，只可用來喂豬。此是譬喻這五千人在法會中是一種障礙。佛知他們不能聽一乘，免得他們障礙別人，就用佛的威德力，冥冥中令他們自動離去，如果開口叫他們離去，就會傷他們的自尊心。

「斯人尠福德，不堪受是法。」

「斯人」是這些小智人，也是增上慢人，福少，德又少。智慧少故，福自然就少；智慧大，福也大。他們不能堪當接受開權顯實的一乘法，如一個茶杯怎可裝得下一缸水？

「此眾無枝葉，唯有諸貞實。」

現在法會裏，座上的大眾已沒有枝葉，枝枝葉葉是沒有什麼用處，不可做材料，不可做棟梁。現在剩下的是堅貞的、純淨的、結實的、有用的、可做材料的，但舍利弗這群大阿羅漢還未信，他們還在信疑參半之間，半信半疑，將信將疑，不過他們是有善根，有信的可能，所以佛繼續講，要令他們信。

「舍利弗善聽，諸佛所得法，無量甚深妙，

不能為分別，但以方便力，而為眾生說。」

釋迦佛叫舍利弗好好聽著，要用心聽，同時要善思憶念。「諸佛」是一切佛，是用諸佛來襯托釋迦佛，諸佛與釋迦佛一樣，是為實所以施權，施權之目的是為了真實，施三乘為一乘，最後要開除三乘，顯出一乘真實。諸佛所得的法，是經過無量劫的修行，然後才成功，這個「所得法」就是「成就甚深未曾有法」，也是「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的佛知見、佛智慧，是一乘佛果的無邊功德，也是前面講的四重無量之功德法，最圓滿的無上正等正覺，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一乘實佛的甚深微妙之功德法，怎能為沒有一乘根機的人講？他沒有這種程度，所以「不能為」他「分別」解釋說明，不能告訴他，不能為三乘人說明。既然不能講一乘，佛就「但以方便力」，運用權智，用方便智，「而為眾

生說」三乘法。這就是隱實施權，為實而施權。

「眾生心所念，種種所行道，若干諸欲性，

先世善惡業，佛悉知是已。」

未生是指佛世時的三乘聚生，在過去無量劫前，他們是一乘眾生。「心所念」是上來講的「種種欲，種種性」，他們的習慣性，好樂在三乘法，深心所著在三乘法，因他們嫌佛道長遠，生懈怠心，就墮落而受苦，當他們求脫苦的時候，有的就入了外道著邪見，幸運的就遇到佛菩薩，教他們修對治煩惱的方法而得解脫。他們既修三乘法，就好樂三乘，深心所念的都是三乘法，不是現在才「心所念」，而是多生多劫以來都是好樂三乘法。

「種種所行道」，是說三乘法也有很多法門，依種種的三乘法門來修三乘道。

「若干諸欲性」，是說他們修成習慣性，「諸欲」不是貪五欲的欲，是善法欲、三乘欲，是屬三乘善法的好樂，這個「欲」是好樂、習慣的意思，「若干」是不止一種。

「先世善惡業」，他們過去世中有善業，又有惡業，有的有人、天善根，有的有三乘善根，「佛悉知是已」，佛具足有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眾生的根性佛全部都知道，佛就要就機而教，看他有什麼程度，有什麼習慣，有什麼善惡業，就可對病施藥。佛知道不可以為他們說一乘，四十多年來都是說三乘法。佛說三乘法，都是用因緣、譬喻等十二分教來說。

「以諸緣譬喻」，「諸緣」是種種的因緣，是十二分教之一，講某件事的種種的關係、種種來龍去脈，如講大通智勝佛、十六沙彌所教化的弟子，這些是一乘因緣。「譬喻」是舉一件事例來引證。講因緣你還不明白，就再講個譬喻，講個例證，你就容易明了。這部《法華經》講了很多譬喻，如火宅喻、三車喻、窮子喻、藥草喻等。

「言辭方便力，令一切歡喜。」

「言辭」是說的種種話，「方便力」是指佛說權教是由佛的方便智力隨眾生的根機而說，是「隨宜說法」。佛以方便力說種種的因緣，種種的譬喻，種種的十二分教，令一切三乘的眾生，得到受用，得到安樂，他們就歡喜了；但這是暫時性的歡喜，不是徹底的歡喜，得到一乘的受用才得徹底的歡喜。

「或說修多羅，伽陀及本事，本生未曾有，

亦說於因緣，優波提舍經。」

「修多羅」是十二分教之一，譯作長行、契經，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

「伽陀」叫孤起頌，有時佛為讚嘆某一件事，就用孤起頌來讚嘆，內容在長行沒有提到。

「本事」是講那些弟子過去生中做過什麼事，如〈藥王菩薩本事品〉就講藥王菩薩過去生中曾燒臂供佛等故事。

「本生」是講佛的過去生做過鹿王、孔雀王，做過什麼人的兒子，怎樣孝順，怎樣布施。

「未曾有」是講佛現種種的神通，或說的法是從來未說過，第一次說的法就是未曾有，如上來放光、雨華、動地也是第一次，是未曾有過的希有之事。

「因緣」，是講因果關係，講某人在某地做什麼事，就是因緣。佛有時說因緣，也會講「譬喻」。「祇夜」是重頌，上來長行已講過，現在用偈頌再說。

「優波提舍」，是論議，佛說法後，加上一些評語，或弟子與弟子互相問答，互相討論，或弟子與菩薩、菩薩與菩薩之間討論法義。

以上的修多羅、伽陀、本事、本生、未曾有、因緣、譬喻、祇夜、優波提舍，是九分教。在小乘時代大概用九分教已足夠，大乘經裏要加多授記、方廣、無問自說，合成十二分教。本來授記小乘經也有講，但大乘經主要是要同弟子授記。方廣是種甚深的法義，也譯作方等，是方正、廣大甚深的義理。無問自說是沒有人發問，佛自己講，如上來佛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這些沒有人會問，佛就只好自己講。

十二分教中，長行、孤起頌、重頌是屬於文法，其他的是約內容來講，把佛所說之教分十二大類，以前稱為「十二部經」，但不及「十二分教」確切，「十二部經」容易被人誤會為十二本經。

「鈍根樂小法，貪著於生死。」

「鈍根」是指三乘根性的眾生，本來他們不是鈍根，如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怎會是鈍根？但舍利弗是小乘的聲聞人，他當然是好樂聲聞法，緣覺人樂緣覺法，以一乘的立場來講，連權教菩薩法也歸納到小乘類，是小法，所以貪著小乘三藏學者，有三乘善根的人，都變作鈍根，因他們沒有一乘的利根。

「根」是指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講他們五根都鈍，不是講他們三乘根鈍，而是講他們一乘根鈍。以聲聞人來講，舍利弗是利根，是多生多世以來已修習了這些善根，只是樂三乘小法。

「貪著於生死」，生死有什麼好貪？不但聲聞人不貪生死，連一般人也不

會貪著生死。「貪著於生死」其實是講他們貪著了生死，三乘人因為是鈍根，智慧淺，沒有一乘利根，小乘人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他們不願意在三界，不願意在眾生的圈子裏頭，是急於了生死，貪著於涅槃，但三乘涅槃是不究竟，不究竟就會起變化，起變化又即是生死。

「於諸無量佛，不行深妙道。眾苦所惱亂，為是說涅槃。」

多生多世以來，諸佛見到弟子墮落，是會跟著教化他們。這個「無量佛」也可以說是釋迦佛，因為釋迦佛可變作無量佛，可以在十方世界示現佛身。既然遇到佛，佛為他說一乘法，但他的機不適合聽一乘法，他沒有興趣聽，佛就要為他說三乘法，他就行三乘道，而「不行深妙道」，就好像那五千退席的人一樣。三乘對一乘來講就是不深不妙，不深就是淺，不妙就是粗。「深妙道」是一乘道，粗淺道是三乘道，或者三乘道他也行得不徹底。

如果沒有進步，慢慢就會墮落六道，就會被「眾苦所惱亂」，往返三界，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有生老病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蘊熾盛苦，這些是苦苦，即苦上加苦。財富多也會變，家庭眷屬也會變，一切在無常的變動當中，故又有壞苦和行苦。他們被眾苦逼迫，逼迫就是熱惱，擾亂了，就會煩躁，不得安樂。

本師看見弟子墮落成這樣，為了可憐他，讓他暫時脫苦，為他說三乘涅槃，令他清除五濁障，不至造惡業，墮三惡道。

「我設是方便，令得入佛慧。」

我釋迦佛施設這三乘涅槃，是假設的方便，方便就不是真實的，真實的就不是方便。我說三乘法不是志在他得涅槃，而是志在他清除五濁障，志在引導他們入一乘，令他們入一乘佛慧，這是佛的真正的意趣。「我設是方便」是施權，「令得入佛慧」是為實。

「未曾說汝等，當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說，

說時未至故，今正是其時，決定說一乘。」

我釋迦佛沒有講過你們是一乘菩薩，沒有講過你們一定要成佛，為什麼呢？我之所以未曾說過，是因為你們的根機未熟，時節因緣未到。說教是要有時節因緣，如一個人很瘦，我很想給他吃十全大補，但他又感冒，外感傳裏，

我不能馬上給他吃十全大補，因為他吃了會加重病情。

你們那些人也一樣，根機太鈍，三乘欲太重，急於取涅槃，急於了生脫死，如果對你們說：你們是一乘菩薩，你們要行一乘菩薩道，你們要成佛，你們是不會相信，「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但現在不同了，你們的煩惱障、五濁障已除，就可以對你們講。

「今正是其時，決定說一乘。」現在時機成熟，是時候講了，所以我就「決定說一乘」，從今以後我就不再說三乘。

舊本是「決定說大乘」，但大乘有權教大乘，有實教大乘，實大乘是一乘，權大乘就歸入三乘，現在既然開除三乘，唯有一大乘真實，所以用「一乘」，不會與權教大乘混淆，這就很確切和明顯。

「我此九部法，隨順眾生說，入一乘為本，以故說是經。」

「九部法」是上來講的「修多羅、伽陀、本事、本生、未曾有、因緣、譬喻、祇夜、優波提舍」，即是九類、九分教，是文法的形式，及內容分成九類，都是說三乘方便教所用的。

佛說：我以前用九部法來講三乘，是隨順眾生而說。佛說法有隨自意語，有隨他意語，順著眾生的根機而說的，是隨他意語；表達佛自己的本心本意而說的，是隨自意語。佛以前所說的九部法，是隨順眾生的根機而說的，不是佛的本心本意，佛的本心本意是為一大事因緣，為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令你們入一乘才是佛的本意，不是現在才有這個意思，無量劫以來都是這個意思。「本」是根本意趣，也是佛本來的工作，原有的工作。

因為這樣的緣故，要引你們入一乘，所以到現在，就要說這開權顯實的《法華經》。

「我坐道場時，人天未來集，有佛子心淨，柔軟亦利根，

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為此諸佛子，說是法華經。

我記如是人，來世成佛道，以深心念佛，修持淨法故，

此等聞得佛，大喜充徧身，佛知彼心行，故為說一乘。」

這一段講「有佛子心淨」，好像很突然，其實佛說偈頌時，是跟著舍利弗的疑心來破他的疑惑，舍利弗想到那裏，佛就講到那裏，佛有他心智，知道他在想什麼。舍利弗不是很信：我從來沒有發菩提心，從來沒有想過要成佛，您叫

我們發一乘心，恐怕您不會有成效的。佛知道舍利弗這樣想，就告訴他，我在以前，早已做出成績，只不過你不知，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坐道場時」，這個「道場」是佛成道的地方，「場」是一塊空曠的地方，當時釋迦佛在畢鉢羅樹下成佛，得大菩提，就把那棵樹叫菩提樹，那個地方叫菩提場。依照下面〈如來壽量品〉所說，佛在無量無邊劫前已經成佛，這次是為教化退心的菩薩，所以來這裏示現成佛，連因行也示現，才有果的出現。

「坐道場」是成大菩提的時候，即是當佛成道的時候，「人天未來集」，人和天都未來到。那時候，「有佛子心淨」，這些是真佛子。我們皈依三寶都自稱是佛子，但我們不是真佛子，要做出成績才是真佛子。真佛子要荷擔如來家業，要發大心才稱為佛子。我們皈依了佛，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做逆子，有沒有做不肖子。

現在這些佛子是真佛子，是「心淨」的一乘大菩薩，是由他方世界來的，有大力荷擔如來家業。

我們學佛最重要是學心淨，不要以為自己不胡思亂想就是心淨。心淨是有很多層次，最淺的是要除貪、瞋、癡種種壞的心理習慣；再進步一些的心淨，是要破我執，破除自私、我見、我慢、嫉妒等種種由「我」而起的執著，能通達一切法因緣所生，通達一切法當體即空。更進一步的心淨，是一乘的心淨，一心一意趣向一乘究竟真實菩提，其他多餘的通通不會傾向，不會思慕，只思慕一乘究竟菩提，只為一乘究竟菩提而去工作，去行道，只有一心沒有二念，這是究竟的「心淨」。但我們連最淺的通達一切法性空的那層心淨都未能做到，專心一意趣向一乘的心淨更加是未能做到，不知有多少雜染的心念。如果有三乘的好樂，深心所著就是不淨。雖是三乘善根，但以一乘的立場來講，三乘就變得不夠純淨。

「佛子」的心淨是一乘最高等的純淨，只要我們用純淨、乾淨的心去學，就可以學得到。如果學不到，佛是不會講出來。

這些「佛子」本來是人，由人學佛修行進步到高位的菩薩。儒家思想講：「彼既丈夫我亦爾」，「人皆可以為堯舜」。佛家講人皆可以成佛，這些大菩薩是真佛子，我們應發願學習，向他們看齊。

他們既然是心淨，必然是「柔輒亦利根」，柔輒是指一乘境界的柔輒，不是講三乘境界的柔輒，舍利弗等現在還未得柔輒，還有抗拒性，還未貼貼服服，而他方來的一乘菩薩就心淨得柔輒，心不淨則是不柔輒。學佛一定要學到柔輒，三乘欲強的人是不柔輒，剛強是做不了材料，例如牛皮一剝下來是很硬的，要有方法經過制作變輒，才可做皮鞋、手袋等等用品。

學佛也一樣，我見重，邪見深，不能信受佛語，就是剛強，心不淨，不得柔輒，就不成為法器，只要消除愚癡的強硬主觀，才得心淨柔輒。

這些佛子不但柔輒，而且是「利根」，佛為他們說甚深的一乘法，一聽就了解，就能接受，他們五根皆利，以前做了很多工作，在「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在無量劫來已見無量諸佛，親近了無量諸佛，在無量諸佛說法處，見佛

聞法，聞了佛法後思維，思維後又修習。我們聽佛法也要聞、思、修才有用。

對於人、天來講，三乘是「深妙道」；對於三乘來講，以一乘為「深妙道」。這些佛子所行的是一乘的深妙道。

「為此諸佛子，說是法華經。」釋迦佛繼續對舍利弗說：你不要以為我沒有成績，這些佛子如恒河沙那樣多，我曾經為他們說過《法華經》，不過不是說開權顯實的《法華經》，而是說一乘因果的《法華經》，他們是一乘大菩薩，程度很高，不須聽開權顯實法。兩種《法華經》經名相同，內容則不同。

我們要知道，釋迦佛出現於世，是為了教化舍利弗等退心菩薩，不是為了教化那些一乘大菩薩，不過那些大菩薩看見自己的師父坐道場成道，所以來隨喜，來祝賀，表示他們的歡喜心。

佛無論講開權顯實的《法華經》，還是講一乘因果的《法華經》，都會為弟子授記。「我記如是人，來世成佛道。」這是佛為大菩薩授記，說他們將來世會成佛。授記是講你將來什麼時候會成佛，你成佛的世界叫什麼名，佛號叫什麼，國土怎樣嚴淨，有多少弟子。「來世」不限於下一世，而是將來世。

「以深心念佛，修持淨法故。」這些一乘大菩薩常以深心來念佛，「深」是智慧，他們有甚深的智慧去認識佛功德的偉大，所以生起無比的虔誠尊重恭敬。這裏說的「念佛」不是念佛的名號，而是憶念佛的功德，不是用口去唱就叫念，他們是用智慧去憶念，懷念佛的功德，認識佛有如是偉大的功德，念佛的恩德，因為佛在無量無邊劫修廣大行，而成就無上大菩提，並且在無量無邊劫慈悲引導眾生，佛對眾生有大恩大德，尤其是對我們這些退心的菩薩，更有大恩德，我們墮到那裏，佛就去那裏引導我們，教化我們，這種恩德是不可思議，我們念佛就要念佛的恩德。

這些大菩薩經常都是「修持淨法」，一乘的因行是最清淨的法。舊本是「修持淨戒故」，戒是法之一種，不包括所有的淨法，用「法」字範圍很大，一乘法是無量無邊甚高妙的法。

「此等聞得佛，大喜充徧身。」「此等」是這些真佛子、大菩薩，他們聽到佛為他們說法和授記，知道自己將來可成佛，就非常歡喜。佛為他們授記，不是戴高帽，而是他們確實有這種功德。佛說法必定令他們有進步，所以他們不一定是因為授記才歡喜，主要是有進步，能見佛，可以親觀本師，全是值得喜慶的事，故歡喜。

歡喜可以「充徧身」，瞋恨也可以充徧身，因為歡喜時全身的血液、毛孔也輕鬆，瞋恨時全身的毛孔也緊張，心理影響生理。而大菩薩的歡喜不是哈哈大笑，乃是不失莊嚴而充滿喜悅的神采。

「佛知彼心行，故為說一乘。」佛說法不會隨隨便便信口開河，佛是知道他們的心行，即智行，菩薩的心處處隨智慧行，我們眾生的心處處是隨情識行，感情用事。菩薩的智慧進步到什麼程度，佛能知道，就會對機說法，所以就為他們說一乘因果經，令他們進步。

華嚴宗的人誤以為佛初成道時的三七日，為大菩薩說《華嚴經》，其實《華

《華嚴經》是有文字傳譯，佛滅後分雜次集出，肯定當時佛坐道場並不是說《華嚴經》。

「聲聞若菩薩，聞我今說法，乃至於一偈，皆成佛無疑。」

這是佛為當時的人授普記，是普遍授記，不是別記。別記是一個一個說得清清楚楚，詳詳細細，得授記的人自己是明白的；普記是普遍的，儼儼侗侗的，自己不清楚的。

「聲聞」是指聲聞弟子，如舍利弗等大阿羅漢。「菩薩」是指權教菩薩。無論你是聲聞、菩薩，還是天、人，你能聽到我現在說開權顯實法，即使是只聽一偈那麼少，你將來也可以成佛。

如果你是成了阿羅漢、辟支佛、權教大菩薩，你都要放棄三乘果位，一心趣求一乘，你證了果而不放棄就沒有進步。但我們凡夫未證三乘果，無權可開，不應扔掉三乘法，三乘法是可以借用來消除煩惱，借來對治五濁，但除其病，不除其藥。我們借用三乘法，目的是要為一乘。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我們的目標，必要定得高，否則所學就低。我們以一乘為目標是「取法乎上」，立志亦要「得法乎上」，不過不是一下子就得到，「得法乎中」已很好，漸漸進步，就「得法乎上」。

「聞我今說法」的「聞」，不是風過耳那樣聞，而是聞了要知，要信，要隨喜，要發心，要修行。聞是因，是種子，你要繼續工作。即使你不是聞很多，只聞了一四句偈，你將來也可成佛。所謂一歷耳根永成道種，將來遇到因緣就會繼續進步，就會成佛，大家不用思疑，你信一乘法，行一乘菩薩道，你就一定會成佛。

依印度的文法，三十二個字為一偈，總之，一個完整的意思就叫一偈。上來講的「諸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佛知見、悟佛知見、示佛知見、入佛知見」都可為一偈。你能聞一乘法的一偈一句，又有信願，將來都可成佛。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

便說。但以假名字，佛真，引導於眾生，說佛智

慧故，諸佛出於世，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這是破舍利弗的疑惑。佛說：在「十方佛土中」，根本沒有二乘是真實的，也沒有三乘是真實的，十方三世諸佛都一樣，只有一乘法才是真實。「佛

土」不但指淨土，也指穢土，總之是有佛說法的地方。十方佛在任何一個世界說法，結果都是只有一乘法是真實，只有一乘法是究竟，其他的二、三乘都是不真實。不要講什麼乘。

但舍利弗想：佛有講二、三乘，有教我們聲聞法、緣覺法，為什麼說沒有二、三乘？佛解釋說：「除佛方便說。」佛是有講二乘、三乘，但這些是方便說的，不是真實的，如長者對兒子說，出火宅有三車，但兒子出去後是沒有三車。佛說聲聞、緣覺法是引你出三界，引你除障礙，令你脫痛苦，得安樂。

「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那些雖然都是假名字，但有作用，弟子依著修行，的確確是得安樂，有修因，有證果，有受用，可以離苦得樂，但不究竟，不真實，是有變化性，如兒子出了火宅就安全，是有好處，但長者沒有三車給他們。

佛用三乘法，用種種的假名字來引導你，目的是在令你離開種種的貪著，到了一定的時期，佛就開權顯實，叫他們拋棄那種果位，進修一乘才有進步，才有到寶所的可能。

「說佛智慧故，諸佛出於世，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諸佛出現於世，都是為了說出佛智慧，為了說出唯有一乘是真實，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總之是為了揭示佛智慧的緣故。

「唯此一事實」，諸佛為了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就是為了這一件事，就是要你們恢復一乘菩薩道，發一乘菩提心。如果有第二件事就是方便的，不是真實的，是假的，是權巧施設的，是遷就眾生的。「餘二」是其他的第二件事。

「唯此一事實」是顯實，「餘二則非真」是開權。為寶故施權，施權為顯實，佛說得很清楚，權是權，實是實，沒有圓融可言，不可權實不分。

「終不以三乘，濟度於眾生，佛自住一乘，

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

這時舍利弗心裏還在疑惑：佛說「唯此一事實」，但佛數十年都是用聲聞法教化我們，我們沒有發一乘菩提心，不希罕成佛，佛這樣為我們授記，有沒有搞錯？會不會是魔來擾亂我們？

佛就解釋給他們聽：佛最終都不會以三乘來濟度眾生，決定不會只用聲聞乘讓你證阿羅漢果，決定不會只用緣覺乘讓你證辟支佛果，決定不會只用權教大乘讓你證權教佛果，最終都要你證一乘佛果，不會用三乘來濟度眾生，不會讓你取三乘果而證涅槃。「終」是到底的意思，佛到底都不會這樣做，永遠都不會這樣做，因為佛本身是安住一乘，安住圓滿究竟的一乘功德，「如其所得法」，照佛自己所得的大菩提法，即如上來講的「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力、無量無所畏、無量禪定、無量解脫、無量三昧等種種甚深的未曾有法，佛

是用「定慧力」來莊嚴，用無量甚深妙的禪定、無量甚深妙的智慧、無量甚深妙的三昧力、功德力等來莊嚴，佛就是這樣來度眾生。

一般人用幢幡、臺圍等來莊嚴，但佛是以定慧力來莊嚴，以無量功德法來莊嚴。不是擺設得很華麗就是莊嚴，莊嚴是講莊重，所以我們聽經要莊重嚴肅，不可以聊天，不應走動發出聲響，影響別人聽經，變成大失莊嚴。如果用種種物質來莊嚴，又擺得亂七八糟，就不算莊嚴。其實整齊、清潔、肅靜就是莊嚴。「定慧力莊嚴」我們暫時做不到，但整齊、清潔、肅靜是完全應該做到。

「自證無上道，一乘平等法，若以三乘化，

乃至於一人，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

佛自己親證到一乘無上大菩提，證到一乘平等法，佛自己到達那個程度，也要弟子到達那個程度。如果只教你修三乘，讓你取三乘果，別說上來講的千二百人那樣多，即使讓一個人那樣少，以三乘果證涅槃，那麼我釋迦佛就變成慳貪。因為我自己成就無量功德法，成就無量智慧，而准許你修小乘果，取小乘涅槃，那我就有慳貪之過。如果長者有大白牛車而不給兒子，就是慳貪，這樣慳貪的事，佛陀決定不肯做。

佛很慈悲，當然希望我們進步，如果佛不開權顯實，就有過失；我們不肯發一乘心也會令佛有過失，是連累了佛，陷佛於不義。佛這樣講是逼我們發心，佛的意趣的的確確是為一乘。

世俗人有門手藝是不會全部教徒弟，怕教會徒弟餓壞師父。但佛是不會這樣慳貪。

「若人信歸佛，如來不欺誑，亦無貪嫉意，

斷諸法中惡，故佛於十方，而獨無所畏。」

這是重頌佛已經除掉了欺誑、貪愛、嫉妒等一切的惡法。舍利弗這時仍未信，佛繼續對他說：如果有人對佛有所認識，一心信賴於佛，一心歸向於佛，認識到佛的功德、智慧，認識到佛是斷盡一切惡法，是最清淨、最圓滿，那麼佛一定會盡一切所能，令他與佛一樣圓滿。

如來所講的話，不會欺騙人，心不欺詐，口也不會講甜言蜜語去哄人。你不要以為我說你一定要成佛是哄你，你的的確確是有成佛的可能。

佛也沒有「貪嫉意」，「貪」是貪愛、吝嗇，自己喜愛的東西就收藏起來。「嫉」是嫉妒，只要自己好，不要別人好，如果有人比自己好，就生嫉妒，

不舒服了。佛決不會有這種意識，不會有這種念頭，自己好，也希望別人好，眾生都做到佛那樣，佛就最歡喜，一定不會嫉妒。而世俗人就會嫉妒，未斷煩惱的人都會嫉妒。

佛是「斷諸法中惡」，一切的惡法都斷盡。這有兩種意思，其中一種是說，一切法之中有些是善法，有些是惡法，善法有深淺高低。佛當然是一切善法具足，但惡法就斷盡，一絲一毫惡法都沒有，清清淨淨，內心的粗細惡習都斷得乾乾淨淨。而阿羅漢則沒有斷盡法中惡，只斷了粗的惡（煩惱），細的習氣未斷。

另一種意思是說，法是合法，惡是非法，如果一個人無明，我執未除，以我見為中心，依我見去發動善行。例如，有些人認為：我做了很大的功德，我利益了很多。有這樣的想法去做善事，是有漏功德，善法中不完善。所以人、天的功德，是會有變化，是會墮落。例如有的人是合法做善事，但他從中圖利，就顯然是「法中惡」，凡是有我執去做善事，所做的也是「法中惡」，善法中藏有惡法。《金剛經》講：「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就算你做合法的善行都不要執著，何況不合法的事，更加不可以做。

佛福德智慧圓滿，就是因為「斷諸法中惡」。佛既然已「斷諸法中惡」，又怎會哄你？怎會欺誑你？這是解除舍利弗的疑惑。

「故佛於十方，而獨無所畏。」釋迦佛不是在娑婆世界才成佛，不是今才來這世界教化，其實佛在十方世界，無量劫以來已做了很多工作，具足了無量無邊功德，成就了無所畏。權教佛有四無所畏，實教佛有無量無所畏。佛是具足一切功德、一切智慧，所以就無所畏。如果功德不足，威德不足，智慧不足，就有所畏。「畏」是恐懼，我們一般人是有所畏，有不活畏、死畏、大眾威德畏、惡名畏等，有過失就有畏。

平常人說：「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但平常人多生多世以來，無量劫以來，有煩惱習氣，過去世做了虧心事也不知，所以就有所畏。佛是的的確確斷盡一切「法中惡」，絲毫過失都沒有，所以佛是無所畏，如果說有所畏的話，只是畏教化的眾生會退心墮落。

「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無量眾所尊，為說實相印。」

這是解釋佛已在十方世界為實教菩薩說一乘妙法，十方世界不像娑婆世界那樣劣陋。

佛說：我在十方世界都是以相好莊嚴其身，一乘佛有無量相、無量好、無量的莊嚴。世間人是要種種物質來莊嚴、裝飾；而佛是以福德智慧來莊嚴，以無量相、無量好來莊嚴，相是由功德、福德而修得，一百福才修得一相好，一乘佛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是有無量相、無量好，是無量功德莊嚴其身，有無量的智慧光明照耀世間，是十方世界無量大菩薩所尊重恭敬。這個

「無量眾」是指一乘大菩薩眾。我在十方世界，為那些一乘大菩薩只說一乘的「實相印」。

「實相印」是指一乘，與權教所講的空理不同，權教以第一義為實相，以一切法空為實相，以無相為實相，有相為不實；但在《法華經》來講，是以一乘為實相。「實相印」是為那些大菩薩授一乘之記，預先講出他們將來會成佛。「印」是印章、印鑒，表示可信的意思，蓋在支票上的印章，與留在銀行的印鑒相同才靠得住，所以支票只能用一個印鑒，不能用第二個。

這個「實相印」雖不是指空相，但一乘菩薩必定要透過般若空慧，通達一切法無實性，一切法本性空寂，透過這種智慧才可進入一乘，不透過空義的實相也不能進入一乘實相，要透過權教的般若空慧才能得一乘「實相印」，佛印可你必定成佛，這就是「實相印」。

舍利弗到這時候仍有疑惑：佛在淨土說一乘，在穢土為我們說三乘，又何必對我們說了三乘又要我們開除三乘而信一乘？就像大學、中學、小學那樣，分開來教就不用那樣麻煩了。

佛知道舍利弗這樣想，就繼續為他解釋：

「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

佛對舍利弗說：舍利弗你應常知道，我從初發菩提心開始，就立了這個誓願，我的願力是要令一切眾生（最低限度是要令我曾教化過的無數眾生），與我釋迦佛一模一樣，無異無別，同樣得到一乘佛果。

這是佛的本願，是平等大願。「本」是最初的意思，釋迦佛最初是什麼時候立這誓願？依照《法華經》來講，遠至常被輕慢菩薩的時期，常被輕慢菩薩是釋迦佛的前身；近的最少也在大通智勝佛時代，釋迦佛當時是大通智勝佛的第十六個兒子，所以這個「本」是非常久遠。

「願」是有力的，「以願導行，以行填願」，你有願力，願力就會領導你去行，行到目的地就滿願。我們學佛的人，都要發這個平等大願，都要發菩提心。我們皈依三寶時，都要發四宏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成，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我們發了願，就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你要滿這個願，怎樣艱難都要做。

「等無異」的「等」是平等，「無異」是無別、是一模一樣的意思。佛的本願就是要一切眾生都同他一樣成佛。

舍利弗這時候仍然懷疑佛能否滿這個本願，所以佛又繼續說：

「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眾生，皆令入佛道。」

我釋迦佛過去發的願，現在已很滿足，你不要以為沒有效果，我每逢出世一次都有效果，都有收效，有很多已經成功，不過你們不知。我在十方世界已經教化了許多眾生，一一令他們入了一乘的軌道，恢復了一乘菩薩道，已經成為一乘不退轉大菩薩。

「若我遇眾生，盡教以佛道，無智者錯亂，迷惑不受教。」

這是重頌上來講過的，這個世界的眾生，因為他們五濁障重，我釋迦佛雖想講一乘但不能說，如果我一開始遇到這些眾生，就為他們說一乘佛道，他們善根未成熟，煩惱障、五濁障很重，智慧不足，聽了就會錯亂，他不明白，不了解，就會不信，就會毀謗，因此而墮落，就害了他。所謂機不契教，機太低，教太高，就不相應。如果對他說，他會迷惑不信受，「迷」是不見路，「迷惑」是遮蔽，沒有智慧，沒有光明，看不見，不明白，不能接受一乘教化。這些眾生是很難度化，同他講，他反而生毀謗，作罪而墮落，又何必講呢？

「我知此眾生，未曾修善本，堅著於五欲，癡愛故生惱，

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輪迴六趣中，備受諸苦毒，

受身至微形，世世苦增長。」

這一大段文講這類眾生的根機太劣，五欲貪著太深，所以佛無法一開始就為他們說一乘，只可改變初衷，而為他們說三乘。

這些眾生都是釋迦佛以前教化過，但他們的一乘善根如種子埋藏在泥土裏太深太深而不能發芽，久遠以來，被埋沒了，忘記了，不是現在，不是今生今世才忘記，是多生多世退了心故忘記，一乘善根無法顯發出來，所以說他們是「未曾修善本」。「善本」就是善根。

他們還「堅著於五欲」，「堅著」是貪著，貪得很堅固、很深，被五欲所牽動，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總之是貪享受，五根對五境都貪愛。他們為什麼要堅著五欲？是因為有我見、我執，「我」要好些，「我」要舒服些，「我」要人奉承，這就有很多欲。「堅著於五欲」是煩惱濁。

我們學佛的人雖未破無明，未破我執，但要有太多的習氣，要漸漸降伏，漸漸減少，如破冰一樣，慢慢破，遇到熱力就容易溶化。

那些眾生由於「堅著於五欲」，所以就成「癡愛」，「癡」是不明白。他們不明白無常、無我，不明白這世間如幻，不明白五欲會令人造罪，反而貪

著，就變成癡；越是愛色、愛聲、愛財、愛利，癡愛就越多，所以就生出很多的苦惱，如果沒有癡愛就不會生苦惱，這是因果關係。

別人損壞你的東西，你會發怒，但外面刮大風吹掉幾片樹葉，你會不會發怒？你會說：「這與我無關，我怎會發怒？」假如你的兒子很調皮，你會擔憂，但別的孩子調皮，你會想：「他的父母沒有教好他，關我什麼事？」可見眾生是我執重，一切的癡愛都是從我執引起，有癡愛就有苦惱，多些癡愛就多些苦惱，少些癡愛就少些苦惱，沒有癡愛就沒有苦惱。

由於有貪五欲等種種因緣，有癡愛的心理，會推動你去做貪、瞋、癡、憍慢、嫉妒等動作，推動你去做貪五欲的事，造業再造業，貪愛再貪愛，造了種種業因緣，凡是用自我中心出發去造的，都會變成惡業。這些眾生因為「諸欲因緣」，就會「墜墮三惡道」，不但墮在人間受苦，還會墮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墜墮三惡道」是眾生濁。

這種惡業是有力的，如秤墜一樣，墜你墮入三惡道；善業則有力量令你上升。善業、惡業是看不見的無形能量，比原子能、太陽能還大力，你不能因為看不見就說它不存在。

眾生既然「墜墮三惡道」，這種業有流動性、有變化性，善業受完就墮惡道，惡業受盡，以前的善業成熟，又會上升，就「輪迴六趣中」，升升沉沉，在無邊苦海那裏頭出頭沒，這樣就輪迴不息。

「六趣」是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道之中，必趣向其中一道。因為有我執，有後有愛，所以不是趣向這道，就是趣向那道，像地心吸引力一樣，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業越做越多，必定有個趣向，趣向或升或墮，是隨業所牽。所謂「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你有多少東西都帶不去，有億萬家財也帶不去，有多少親愛的眷屬也帶不去，只有隨你的善惡業牽引，在六趣中循環往來，根本做不了主。

這樣就在六趣中「備受諸苦毒」，什麼痛苦，什麼楚毒，都受得齊齊備備。試回想一下，我們在人生當中，從小到大，從青年到老年，受了多少苦？那些有福德的人或會受苦少些，沒有福德的人就受苦多些。做人已夠苦毒的了，如果做豬、做狗，做低等的畜生，做餓鬼，下地獄，豈不是更苦？

「受身至微形」，是遠老法師改的，舊本是「受胎之微形」。眾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用「胎」字的範圍太窄，而且眾生「輪迴六趣中」是有五蘊和合的身，胎、卵、濕、化都有身，不只是胎生才有身，所以不如用「受身」的範圍更廣，不至於太狹窄。「之」字古時可作「至」字解，如「何所之」，即是你去哪裏？現在多數人把「之」只作「的」字解，所以把「之」改成「至」，就明顯些，以免人們解錯。

我們受身的時候，人胎或其他什麼胎，或卵生、濕生、化生的眾生，最初是很微小，慢慢才漸漸長大。或一種低等的細小動物，死得很快，朝生暮死，經常生生死死，也很痛苦。

六趣中的眾生，「世世苦增長」。「世世」不是指今生幾十年死了，然後

第二生又出世，又開始第二世，不是這個意思。「世世」是指時時，是指時間性。世界的世是約時間來講，界是約空間來講，同時這個「世」不是指出世，不是指出生乃至死亡叫一世，也不是一般人講三十年叫一世，一個階段的變化就可以叫做一世。如一個嬰兒出世時照的相，過幾天、過幾年都不同，你十年、二十年前照的相，與現在也不同。微細來講，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人的細胞、血液是新陳代謝，一切都在變動之中，這也當作是一個階段。業力、因緣是這樣相續，一個階段的轉變就可叫做一世。

「世世苦增長」是劫濁，四濁加在一起就成劫濁。這些眾生的苦時常都在增長，在胎中當然是苦，出生後在人間就更加苦，人越大苦惱越多；小時候沒有自由，被父母管束著；讀書時缺交功課，又會被老師責罰；工作時老板要求高，同事又對你不好；家庭裏有上有下難相處，也有很多苦惱，幼年有幼年的苦；長大成壯年，又有壯年的苦；老年有老年的苦；身形不斷變化，苦也不斷增加，越做越苦。

「薄德少福人，眾苦所逼迫。」

德與福有相關性，德薄福就少，德厚福就多，是相對的，成正比的。煩惱重，習氣劣，行為不好的人就會德薄，福自然就少，痛苦就多，就會被「眾苦所逼迫」。

苦有很多種，按大類來分有八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五陰熾盛苦；按微細來分，每一種苦中又有種種的苦，就是「眾苦」，各種苦逼到你喘不過氣來，就是「逼迫」，如熱鍋上的螞蟻，走投無路，被熱煎迫。

逼得太緊，你就想脫苦，想找出路出苦海。很多人想到去找各種的宗教，找到正路的人，就可從正路出苦海；找不到正路的人，就找到邪見的宗教，如婆羅門、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是教人祈禱，將來可得永生，與上帝同在，得安樂。這是不可能的，不合因果。

有些宗教說：有罪所以得痛苦。但罪從何來？又不去研究，怎樣脫罪？也不去研究，只講祈禱，依賴神，依賴上帝和梵天，以為祈禱，上帝就會赦免你的罪，卻不懂把罪根找出來。印度又有宗教專修苦行，認為苦未受完，要趕快受完苦，於是單腳站立一日一夜，或一條條頭髮拔出來，或前後左右都各用一盆火來烤身體，或挖肉，或浸在水裏，或睡在釘上，以為快快受完苦就沒有苦了，哪知更痛苦。「以苦欲捨苦」就是說這些人。

「入邪見稠林，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見，具足六十二。」

他們因為想捨苦，就入錯了邪教，沒有正見，迷信神權，信受邪師所教，成見很深，執著很重。你有邪見就好像人了「稠林」，「稠」是稠稠密密，森林是稠稠密密，樹密葉密，黑漆漆，見不到光，如晚上一樣、黑房一樣，找不到出路。

執「有」執「無」，或有或無，或者是執著實有，或者是執著實無，或者執著亦有亦無，或者執著非有非無等都是邪見。

依著這些邪見，再派生出六十二種邪見。如五蘊身是由五蘊和合而成，他們就執著色是實有，或色是實無，或色蘊是亦有亦無，或講色蘊非有非無，這就有四種邪見，每一蘊有四見，五蘊就有二十種邪見。

或講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非常，約過去來講有二十見，約現在來講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又有二十種成見。約未來世來講，死後有去、無去、亦有去亦無去、非有去非無去，也有二十見。再加上有見、無見這兩種根本邪見，成六十二種邪見。無見是斷見，有見是常見。這是六十二種邪執，包括了一切的邪見。這些偏見、成見是無因果的，是不合理的，所以叫做邪，執著有我已邪見。

一般的邪見有我見、戒禁取見、見取見、身見，其他不屬這幾種見的就用六十二種邪見包括它。凡是不正的、不合理的、歪曲事實的就是邪，生起很多執著的就是邪見，這是五濁裏的見濁。

「深著虛妄法，堅受不可捨。」

上面講的「六十二見」就是「虛妄法」，「堅著於五欲」也是「虛妄法」，求生天、轉運等都是「虛妄法」，佛教徒不應該求這些「虛妄法」，因為這些是不合因果。佛教徒去求這些就太顛倒了，破壞了自己佛教徒的形象。

而世俗人認定這些是對的，認定這樣就可轉運，這樣神就可賜福於我，否則神就會降禍，以為用燒豬去拜神可獲福，卻不知殺生害命已作罪；又如燒金銀、燒紙錢等都是「深著虛妄法」。現在已廢除了奴隸制，還燒兩個紙人去侍候死人，燒紙屋、紙汽車、紙電視、紙麻將牌到下面讓亡者去享受，有些人愚癡到還未死，就先燒一些紙金銀到下面去寄庫，等死後可以享用，這些全部都是「深著虛妄法」。更有一些佛教徒，這個道場做些功德，那個道場做些功德，預先請人拜懺念經，以為寄了功德下去，以後可以受用，這就破壞了佛教徒的形象，連佛的面目也被這些人染污了。

他們「深著虛妄法」，還「堅受不可捨」，執著到很堅固，不肯捨棄。你告訴他們這樣做不對，他們反而會憎恨你。

「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

那些有邪見的人，總以為自己是對的，還貢高我慢。「自矜高」是自己自誇，抬高自己，看不起別人，以為自己有脫苦的办法，自以為是。他們既然有我慢，心就諂曲，不得質直，所以不能接受善人的教化，有善人指點他，他也不會信。他講的話也是諂媚屈曲，而不質直，不合事實，不合因果。

「諂曲」是指語言諂媚，討好人；「心不實」是心不誠實。這是說他們身、口、意三業都不清淨，是屬於煩惱濁。上面講的「癡愛」是根本煩惱，這裏的「諂曲」是枝末煩惱。

「於千萬億劫，不聞佛名字，亦不聞正法。」

這類人五濁障重，不但一世不聞正法，因邪見深厚，比冰山還堅固，不受教化，所以經過「千萬億劫」的時間，也聽不到佛的名字。其實佛的名字是很容易聽聞，戲劇裏，或在街上也有人講「阿彌陀佛」，但你要知道佛之所以為佛，佛的名字怎樣得來，佛的功德智慧，佛的資格，你要了解，也能恭敬佛，才可算是聞佛的名字。他們千萬劫裏沒有機會聞佛的名字，當然也是聞不到正法。這就等於又盲又聾，罪業就越做越重，邪見越來越深，就一墮再墮了。

「如是人難度。」

佛在悲傷嘆息，這些人貪五欲，著邪見，是最難度的，三乘法或人天乘法，他們都未必信，怎可同他們講一乘？

「是故舍利弗，我為設方便，說諸盡苦道，示之以涅槃。」

因此之故，舍利弗！你要知道，我釋迦佛不得已，就要施設方便，要善巧就機而說三乘，教他們斷盡苦惱的方法。佛一成道就為五比丘轉四諦法輪，令他們知道什麼是苦，苦的因是集，集是煩惱和業，苦是苦諦，眾生五蘊的身體就是苦，是從煩惱業招感而得；煩惱和業是集諦，是苦因。這些痛苦不是天神降給你，是你自己的煩惱業招感而得。佛說這些苦是可以滅，煩惱業是可以滅，滅是滅諦，也即是「盡苦」。滅苦之道就是道諦，即是修三十七道品，是滅苦的方法。

「示之以涅槃」，是滅諦，三乘的涅槃安頓一下他們，令他們減少痛苦，減少五濁障，對治煩惱，令他們得到暫時的安樂，所以才說三乘，其實佛是為實故施權。

「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

「涅槃」的意思是滅苦，是苦集的消散、消除，是聖者的境界，但我們一般人沒有這種經驗，以我們凡夫的知識是無法測量聖者的境界。總之，涅槃的境界是寂靜、清涼、不虛妄的，是安樂自在的，前面已作詳細解釋。

現在佛對舍利弗等大阿羅漢說：我釋迦佛雖然說了幾十年的涅槃法，你們依法修行，也證了聲聞涅槃，但這些不是真滅，不是真涅槃，是方便的。不過方便教也有方便果，你們的三乘涅槃是方便果，是由方便教所引起的受用，不是究竟涅槃。你們不要以為到了化城就安樂，還要繼續前進寶所。

「是亦非真滅」是開除權教，也即毀化城，世尊可以為你們說三乘方便教，也可以開除方便教，是必定要你們成佛。

有人或者會這樣問：佛說的三乘涅槃不是真實的，那為什麼佛當初又說「保任此事」，說是真的？佛本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二語者，那豈不是說謊騙我們？

我們要知道，有時為了某種問題，只要是有益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方便、妄語都會說一下，不過對人有害的就不能講。佛說三乘涅槃都是不得已，不是佛的本心本意，你們五濁障那樣重，又急於求解脫，佛不說方便教，又有什麼辦法？像過橋一樣，橋不是目的地，到彼岸才是目的地，橋是引導你過渡，引你從此岸而到彼岸。又如船和竹筏，可渡人過河，但上了岸，就要捨棄船或竹筏，不可以認為船的功德大，渡了你過河，你就要拜船，或背著船上岸，捨不得留下船。

方便教就像橋和船的作用，不可作目的地，用是有用的，但不究竟，佛還會領導你到達最圓滿、最究竟的境地。

「佛慧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

前兩句是講一乘佛果的功德，「佛慧」是〈方便品〉前面所講的「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如來知見，廣大深遠」；也包括了上來所講的四重無量功德，是最究竟、最圓滿的一乘佛功德。這些佛慧功德的自體，是最圓滿、最究竟、最徹底、最實際的，所以是「常」。以一乘的因緣，一乘的無量因行，做成無量無邊功德的實果，這種實因實果，是沒有變化性，不像方便涅槃那樣是方便假設，既然是常，自體沒有變化性，就叫「寂滅相」。

「寂滅」是不變動性，寂然不動，是一乘功德的體相，是一乘智慧，一乘涅槃，一乘菩提，從成佛以來是沒有變動。

「佛慧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是說只有一乘的究竟實果，才是真寂滅，才

是真涅槃。三乘涅槃都是佛為就機，才有的假施設，只是暫時令你脫苦，不是究竟真實。你要究竟真實，就要發一乘菩提心，就要精進行一乘菩薩道，要完成一乘佛果的無量功德，才會得到究竟寂滅，究竟涅槃。

舊本不是「佛慧」，而是「諸法從本來」，遠老法師怕大家把「諸法」誤解是「一切法」，當作權教大乘來解釋般若空慧，當作一切法本性空寂，本來寂滅，空，就「常」與「無常」都談不到了，就是「常自寂滅相」；但在《法華經》的立場來講，是要講一乘佛果功德，不可與大乘般若混為一談，為了把一乘顯露出來，遠老法師把「諸法」改為「佛慧」，就不會混淆般若空慧。

但我們學一乘的人，就不可以扔掉般若空慧，必須要透過般若空慧才可以破除我執、法執，破除種種執著，才可發起大精進心。我們學《法華經》也要透過般若空慧去學，不要以為自己學《法華經》就很了不起，不用學其他的經典，不用學習三乘法，這樣你就會封閉了自己的智慧之門，也學不了一乘。〈方便品〉最後也說：「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我們要通曉三乘法，才能消除我們的煩惱，但我們不取三乘果，消除煩惱，破了我執，這樣才能真正學到一乘。

「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這是佛勉勵那些大弟子，放棄三乘涅槃而精進行一乘菩薩道，將來就可成佛。「佛子」即佛弟子，凡佛弟子就應發一乘菩提心，才是真佛子，不發一乘菩提心，就是假佛子。做兒子的，要承擔父親的家業，才有做兒子的資格。你不續佛慧命，佛最注重的你不注重，連菩提心也不肯發，怎可算是真佛子？

這句話是激勵自稱是佛弟子的舍利弗等人，令他們發菩提心，只要行一乘菩薩道，行到目的地，將來一定可以成佛。

「行道」是因，「作佛」是果，果從因生，有因必有果，既然行了一乘道，當然是會得佛果，會得真涅槃。「來世」是解作「將來」。「世」是時間，時間上沒有規定，一般人以為今世死了，再出世是來世，但這裏並非這樣解，而是說將來的時間，就會成佛。

成佛是有很多因緣，就算你的功德行圓滿了，還要地方、時間、眾生的因緣都配合才會成佛。每位佛子都可成佛，但必要精進行道，成佛不是坐著就可以成的。

有的人說：「你來拜佛，送個佛果給你。」他把拜過佛的水果當作佛果，這是自欺欺人，只有成佛才是佛果。

「我有方便力，開示三乘法，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

今此諸大眾，皆應除疑惑，諸佛語無異，唯一無二乘。」

這是總結釋迦佛以及一切佛都是一樣，先施權，後顯實，令舍利弗等不要

再疑惑。

釋迦佛說：我有方便力，有方便智慧，觀察弟子的根機，他是聲聞機就為他說聲聞法，他是緣覺機就為他說緣覺法，他是權教菩薩機就為他說權教菩薩法，這就是「開示三乘法」，以三乘法來開示這些眾生，使他們在三乘法中進步，令他們用三乘法來對治他們的煩惱病，這是佛的「方便力」。

「一切諸世尊」包括釋迦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十方佛，也即是所有一切佛，「世尊」就是佛。所有佛到最後都說只有一乘道是真實，是究竟，三乘是方便，人天乘更加是方便。

「我有方便力，開示三乘法，一切諸世尊，皆說一乘道。」從字面上看，好像分開兩邊講，前面兩句說我釋迦佛有方便力，專講三乘法，而後兩句講一切諸世尊是專講一乘道。我們不可以這樣理解，因為偈頌是就著字數來講，其實這四句是兩邊都講，我釋迦佛有方便力，開示三乘法，到最後是說一乘道；一切世尊也有方便力，開示三乘法，最後也說一乘道。

「今此諸大眾，皆應除疑惑」這是總結，既然我釋迦佛與十方佛都是一樣，先施權後顯實，那麼現在法會中的各位，不要再疑惑了。

「諸佛語無異」，「無異」是沒有兩樣，沒有變動，沒有更改。一切佛說的話都是一樣的，沒有兩樣。

「唯一無二乘」，只有一乘是真實。「無二乘」是沒有多過一乘，不是一乘以外有多過一乘的其他乘。「二」可用餘來代表，沒有餘乘，沒有其他乘，沒有三、四、五乘，佛以前講的三乘，那是方便說的，除了一乘就沒有真實。

「過去無數劫，無量滅度佛，百千萬億載，其數不可量，

如是諸世尊，種種緣譬喻，無數方便力，演說諸法相，

是諸世尊等，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於佛道。」

這是引過去佛來證明，頌過去佛的權實開顯。長行是先講過去佛，偈頌這裏是先講釋迦佛、一切佛，然後才講過去佛，偈頌與長行的次序，這裏有所調動。

「過去無數劫」，「劫」是表示時間的數目字，「無數劫」是表示時間無法計算，找不到始，無數劫以前找不出哪位佛是第一位成佛，無法找到開頭。在過去無數劫中，有「無量滅度佛」。其實佛並沒有滅度，示現就有，是證到涅槃，證到究竟法就是真涅槃，如果說入涅槃是示現的，每位佛有示現出生，又有示現入涅槃，他又會再出現於世，他過去所教化過的眾生退墮了，他又要找到那些眾生來教化，就在彼世界教化，來來回回去教化眾生，這又怎樣有什麼滅度的呢？《楞伽經》講：「無有佛涅槃，亦無涅槃佛。」佛是為教化眾生而示現出

世，又為了教化眾生而示現涅槃。

舊本是「百千萬億種」，遠老法師改為「百千萬億載」。古代黃帝時的十大數字是：億、兆、京、秭、玆、壤、溝、澗、正、載。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億為兆，每個都是十進位，十十累進，「載」的數字就大到不得了。「載」是數目字，不要把一載當作為一年，也不要把載解作為種，不可解作有百千萬億種佛。佛佛道同，每位佛的功德智慧都是同樣圓滿，怎樣會有百千萬億種佛？人就會有百千萬億種，所以，遠老法師把「種」改為「載」。

「百千萬億載」那麼多的佛，「其數不可量」，數也數不完，是不可測量，數量很多。

「如是諸世尊，種種緣譬喻，無數方便力，演說諸法相。」這是頌上來所說的施權，過去無數佛，都是就眾生的機，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是用方便力，用權智的力量，來說權教，來「演說諸法相」。

「法相」不是法相宗的法相，是講三乘法的道理，甚至就鈍根的人說五乘法。施權是方法，是善巧方便，是過渡的，是手段，是遷就，目的是為一乘。

「是諸世尊等，皆說一乘法。」這是說過去的無數佛，最終必定說一乘法。

「化無量眾生，令入於佛道。」過去佛都是這樣，先用三乘教來教化無量眾生，然後就開除權教，再去為他說一乘法，引他回復一乘菩薩道，最後令他人於一乘佛道。

以下一百一十二句都是講異方便。

「又諸大聖主，知一切世間，天人群生類，

深心之所欲，更以異方便，助顯一乘道。」

這是頌三世諸佛都是以異方便來幫助佛教。在世間有類眾生連三乘法都接受不起，他覺得這世間很可愛，你對他說三乘法並沒有用，他沒有興趣，他只是想求福，只想下一世比這一世好。遇到這類根性的眾生，連三乘法都說不得，但佛的宗旨是為一乘，佛沒有辦法，只好用更方便的辦法，所以用個

「又」字，更加要降低標準，用「異方便」來教化他們。

「大聖主」是稱呼佛，佛為聖中之聖，是一切聖者所尊重的。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就是聖者，所有聖者都以佛為依皈，不是佛自己說自己是大聖主，是其他聖者為尊敬佛而這樣稱呼佛。

「知一切世間，天人群生類。」佛有一切智，以方便智就知道一切世間，指六道的世間，有情世間，是「天人群生類」，主要指人類，畜生怎會聽佛說法？天人又只顧享樂，怎會修行？他們只可有時做一下護法。佛教徒是不求生天，所以佛出人間，不在天上，主要是教化人。「天人群生類」都是陪襯，他們

是貪戀世間，不會厭離世間，但他們過去曾聽過《法華經》，種過一乘善根。

「深心之所欲」，「欲」是說他們有人天善根、三乘善根，亦有一乘善根，他們曾經聽過三乘法，亦聽過一乘法，不過他們已退墮，如被泥土埋得很深很深的種子，很難發芽，這就是「深心之所欲」，善根是有的，但五濁障太深，煩惱業障太厚，遮蓋了他們的善根，很難發起來，不可以為他們說一乘法，也不可以為他們說般若法，他們聽不懂，連緣覺聲聞法他們也沒有興趣，他們都不想解脫。對這些人有什麼辦法？不理睬他們嗎？但佛的慈悲心很廣大，對這些鈍根的人佛都不捨棄他們，有一分可能都想引發他們一分，引發起他們忘記了的一乘善根，所以佛就「更以異方便，助顯一乘道。」

舊本是「助顯第一義」，「第一」是最上，即一乘道，是最上、最圓滿、最上乘的功德，這也講得通，但在權教大乘講諸法空相就是第一義，這就與一乘容易混淆，所以遠老法師改為「助顯一乘道」。

三乘是正方便，人天善法是異方便，「異」是特殊的。「更以異方便」是另外用一種特殊的方便，令他們種善根，雖是有漏的，也令他們知道向佛，藉著三寶的因緣修點功德，就與佛有緣了。

外道或其他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等，或世間的人，也做很多善事，但與佛引導他做善事是不同的，由佛引導而做的善事，以三寶的力量，可以引導他入一乘道，以佛為向心力，念念都向著佛，將來見佛，見菩薩，見到善知識，也會生起尊敬心，佛菩薩也容易引導他，教化他入一乘，比在外道邪教裏做善行就好很多。

正方便是難行道，異方便是易行道，容易做的，是旁助、附帶的力量，但以佛的力量，終歸都要他入一乘的軌道，所以用「助顯」，不是正助，是旁助，不是立刻就可以引發，只是引他漸漸進步，終能恢復一乘道，將來可以成佛。佛施設正、異方便，都是為了顯發一乘善根。

「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若聞法布施，或持戒忍辱，

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這裏廣頌過去佛的異方便，眾生能值佛聞法修福慧。「值」是值遇。「過去佛」是已入涅槃的佛，值遇的過去佛，不止一位，有很多眾生，很多世界，每一世界都有佛。「過去」的時間，有無量無邊劫，十方世界就有無量無邊佛，時間很長，空間很廣闊，那些眾生是有機會遇到佛，遇到佛菩薩教化他，他就知道要修善行。

「聞法布施」好像是講六波羅蜜，其實這裏不是講大乘六度，而是講人、天的六度。大乘的六度，布施度慳貪弊，持戒度毀犯弊，忍辱度瞋恨弊，精進度懈怠弊，禪定度散亂弊，智慧度愚癡弊，修六度可度脫六弊，廣修六度萬行

可得菩薩道的成就，可以成佛，這是權教大乘。而人、天修六度，只是度出三途，不是度出三界，不可以度生死，不作惡而行善，就有人天福，不會墮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修六度是有相的，不是菩薩的無相六度。人、天六度也可以度六弊，但只可度少部份，例如你肯布施，當然不會慳貪；你肯持戒，多多少少都有止惡行善的作用；你肯忍辱，瞋恚心就會微薄一些。

有人認為：我布施建醫院，我就會少些病痛；我捐錢造佛像，下一世就會有福；我持戒就不會墮落，不殺生就不用還債；不忍大家就會傷感情；不精進太懶，將來就會變豬變蛇；修禪定是為了身體健康；多些世間的知識，對學佛也有好處，對佛經的文義也明白一些。這些都是著相，不可以出三界。

而菩薩的布施、持戒、忍辱都是無相的，無能施的我，無受施的人，無所施的物；無能忍的我，無所忍的人，無所忍的事，是三輪體空。

菩薩的六度和人、天的六度，名是相同，但程度是不同。在佛教裏修人、天的六度，就與佛有緣，在佛教圈子裏進步，始終會走上一乘佛教的路。如在佛教外修六度，是走不進佛教的圈子，不能增進到一乘道。

以上的人、天六度，是「助顯一乘道」的特殊方便，好處是「種種修福慧」，「種種」是言其多，布施有種種，持戒有種種，忍辱有種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是屬於修福，智是屬於修慧，是修人天福、人天慧，不要把它當作大乘菩薩行，人、天之中也可依六度來修福慧。

「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這是講在過去無數佛那裏修這些善行的人，佛會引導他漸漸進步，由修人天善行，漸漸可以進步，如下面說的「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每一段都應有這幾句，由漸漸進步，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功德積集圓滿，就會成佛。在過去遇到諸佛，修善行的人，他已修成佛。由異方便開始引發的，都可引發他成佛，表示每個人只要肯發心，肯去做，都可做到究竟，每個人都有希望，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諸佛滅度後，若人善轉心，如是諸眾生，皆已成佛道。」

諸佛有時教你布施、持戒等六度來種善根，有時又用示現滅度來令你種善根，佛入涅槃也是一種教化，有些人的心很剛強，佛在世時他不急於學佛，認為佛長時都在，慢慢學也不遲，還有很多時間，如果有人叫他學佛聽經，他說：「不用這麼快，慢慢來，等我老了，等我娶了媳婦，嫁了女兒，才去學佛。」這些人知道學佛是好的，但慢條斯理，不知道人命無常。為了這種剛強的人，佛就要示現入涅槃，釋迦佛八十歲也示現入涅槃。佛既然有示現出現於世，就有示現入涅槃。那些人見佛示現入涅槃，就會後悔：「早知道我去見佛聞法。」於是就生起渴仰心，心也就轉為善轉，以前心是惡的，就轉為善；以前心是硬的，就轉為軟。如果沒有善轉心，你硬拉他來聽經，他也不會來。

佛滅度後，有這種感想，後悔自己不早發心去見佛聞法的眾生，也不是普

通的眾生，是一乘菩薩退了心，迷失了自己本來的身份，見佛滅度就醒悟，生起善願心，就仰慕佛，渴仰佛。菩薩或佛弟子就會來教化他、引導他，他也會漸漸積功德，這種在過去諸佛時代以這樣來種善根的人，現在也成了佛。

「諸佛滅度已，供養舍利者，起萬億種塔，金銀及玻瓈，

碑礫與瑪瑙，玫瑰琉璃珠，清淨廣嚴飾，莊校於諸塔。」

這是講在過去諸佛滅度後，有很多人起種種塔來供養舍利。「舍利」是佛的遺體火化後有一粒粒的，中國人稱為舍利子。但在佛經中原原本本講，凡是佛的遺骨都是舍利，或說全身舍利，或說碎身舍利，凡是佛的身體遺留下來的都可叫舍利，如多寶佛坐在多寶佛塔裏，就是全身舍利。釋迦佛火化後有很多骨份，骨份就叫舍利，或有多種顏色，佛牙、佛的頭髮，通通可叫舍利，不一定是一粒粒有光彩的才是舍利。

佛滅度後，國王、大臣就起塔，把佛的遺骨放在塔內，令後人尊敬、紀念。後人看見塔就會追尋佛的功德、憶念佛的生平而去修學佛法，這是起塔的作用。塔都是建在空曠的地方，築得很高，令人離很遠都能看見，在遠處就可以禮拜。

一般人多以為拿物質去拜才叫供養，其實在佛教中，恭敬、禮拜、尊重已是供養，佛並不吃你的供品，你拿去的供品並沒有失去。

人們看到舍利塔，就生起信心、隨喜心、尊敬心，這就是供養舍利。為了供養舍利，就起種種式式的「萬億種塔」。釋迦佛滅度後，八個國王為爭舍利而打仗，有位香姓婆羅門就說：「大家不用爭，分開八份吧。」國王們回國就起塔供養舍利。到阿育王時代，又再一次把舍利分開，起了八萬四千個塔，讓更多的人恭敬禮拜隨喜，憶念佛的功德，這些是屬於異方便。

起塔是國王、大臣的事，不是出家人的事。當時的出家人是守手不捉金銀錢財，怎樣去起塔？所以起塔由在家人負責，用種種的材料起塔，舍利塔起得或者高，或者低，或者大，或者小，種種式式都有，有的用金造，有的用銀造，有的用玻瓈造，玻瓈不是玻璃，而是一種水玉，水裏的一種透明的東西，可以用來起塔。有的塔是用碑礫、瑪瑙、玫瑰珠、琉璃珠來造，碑礫是白色寶，是水中石之類的東西；瑪瑙是紅色的寶；玫瑰珠是玫瑰色的石珠，琉璃是青色寶。

我們為了恭敬佛，盡我們恭敬之能事，我們的能力做得到的，就用貴重的東西來造，表示我們的恭敬心、尊重心，不是佛叫我們這樣做，是眾生自己恭敬佛，盡自己所能去做。在世間上也是，你恭敬你的父母長輩，你也會盡你所能去恭敬，父母沒有限定你怎樣恭敬，是你自己認為應怎樣恭敬就怎樣恭敬。

「清淨廣嚴飾」，盡量來莊嚴舍利塔，就是「廣嚴飾」。你的心為了恭敬佛

而去做的就是清淨，如果有副作用，有其他的企圖去做就不清淨。心清淨，物質又清淨，叫淨施，最低限度物質不是偷來，不是搶來，也不是騙來，如果借募捐的名義而中飽私囊就不清淨。

「莊校於諸塔」，「莊校」即裝飾，用七寶裝飾眾多的寶塔，令後人、令其他地方的人見到都自然生起恭敬心。這是有宣傳的作用，引起人們紀念佛的心，這也是佛教的一種方便的施設，這是不關重要的事，是方便中的方便。修行最重要的是修戒、定、慧，破我執，修空觀，才是最重要的。

異方便教中，這裏是由難講到易，由勝講到劣，一層比一層易，一層比一層簡單，你做不到難的，做些容易的也可以。佛講異方便的作用，是叫三乘人回小向大，告訴他們：那些過去修異方便的人，做少少工作，漸漸積功德，已經成佛，何況你們修三乘行，修了那麼多的戒、定、慧，你們肯回小向大，發一乘心，當然可以成佛。這是以劣現勝來勉勵聲聞弟子。

講異方便，其實每一段都應有「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但為了簡略而沒有寫上去。

「或有起石廟，栴檀及沉水，木栴并餘材，甆瓦泥土等，

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

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塔」是供養舍利，「廟」是供養佛像，作用不同，廟不一定是神廟，在中國，佛教供奉佛像的地方，不一定叫寺、庵，也可以叫佛廟。廟不是讓人住，是用來供奉佛像。中國的寺庵，附帶起很多房子讓人住。

起廟可用種種材料，或者用石來起的就叫石廟；有的用栴檀來建造，栴檀是一種香木；有的用沉水香來建造，這是很重的香木，放在水裏會沉底，一般的木材在水中會浮起，沉水香是最香的；有的用木栴來建造，木栴也是香木；「餘材」是其它的材料，用其它的材料也可以起廟。用劣質一些的材料，如磚、瓦、泥、土來建廟也可以，總之是盡了你的心意。

「若於曠野中」，在曠野中，在空曠的地方建廟，比較清淨。

「積土成佛廟」，即使用最劣等的泥土來堆積而成佛廟，目的也是志在恭敬佛。

「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乃至如小孩子把沙堆積起來，越堆越高，當作佛塔，叫人來拜，自己也拜，玩敬佛的遊戲。雖然是玩遊戲，他也是有些善根，如沒有善根，他只會玩玩具。這種看似簡單的、普通的小孩子的玩耍，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憑著他這種敬佛的心，善根引發起來，他就有機會遇到佛菩薩，有機會遇到善知識，引導他漸漸積功德，他就會漸漸進步。在過去佛那

裏做這樣劣等的工作，他都已進步到成了佛。這是勉勵的作用，表示物質不一定在乎貴重，不是金銀、珍寶才可以造塔，甚至小孩子玩泥沙，他有敬心就有功德，功德不在物質的貴賤，而住恭敬心、尊重心的誠懇，只要盡了心，就有功德，就與佛有緣，就有機會遇到佛，或善知識來引導你，當然還要漸漸積功德才可成佛，不是玩一下遊戲就可成佛那麼簡單，不過是用這些來引發他的善根，就會漸漸進步。

「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眾相，皆已成佛道。」

這段講建立佛的種種形像。「若人為佛故」的「為佛」，是我們為恭敬佛的緣故而造佛像，不是佛需要我們造像。我們只是為了尊敬佛、仰慕佛而去造佛像，不是為了自己求增福而去造佛像，不是為了佛保佑我一本萬利、長命百歲，純粹是出於恭敬心，是純潔的心，沒有副作用，沒有企圖，更不是打著造佛像的名義到處去募捐，好大喜功或從中取利，這就有罪過了。如果為了成為旅遊聖地面造佛像，讓多些遊客來觀光，旅館、飯店、寺廟多些人光顧，為了香火鼎盛，這就不是「為佛」，只為了圖利。所以只有為了恭敬佛才有功德，為了其它就沒有功德。「為佛故」三個字，要注意是要除去一切副作用，除去一切不良的企圖，要純純潔潔為恭敬佛才是「為佛故」。

這樣來「建立諸形像」造出不同形態的佛像，有站立的、有坐的、有臥的佛像。造佛像是異方便，沒有所謂需要不需要，佛在世並沒有佛像，佛滅後幾百年也沒有佛像，是後來仿效希臘人而造像。佛像是很難造，佛有三十二相，造出來也未必像佛的樣子，現在泰國人造的佛像像泰國人，日本人造的佛像像日本人，上海人造的佛像像上海人，廣東人造的佛像像廣東人，臺灣人造的佛像像臺灣人，總之是沒有標準，不過我們的心認為這個是佛像，要恭敬他，是有一種引發善根的作用。

當時又沒有相機，有相機就好些，造出來的佛像如果不莊嚴就不恭敬了，造得不莊嚴的話，反而有種褻瀆性，所以佛滅後幾百年都沒有造佛像，而其他宗教，如天主教、回教等，都沒有造神像，所以造像並非必要，反令人毀謗佛教拜偶像。

因此造像不是學佛人重要的事，不過後世的人善根少，智慧少，沒有智慧來接受解脫法、無我法，只有用異方便，造佛像來引發他的善根。聲聞、緣覺法是正方便，他們不用佛像。

《大日經》說：「劣慧所不堪，且存有相說。」智慧不利，是劣下的，你同他說無常、無我，他沒有智慧堪當接受這些真理，只有造佛像來讓他種善根。造佛像是為了沒有智慧的人而造，不是為有智慧的人而造，是方便之中的方便，是異方便，是遷就劣根性的人而造，勉勉強強，方方便便造出來引導他們種善根。到後來佛像成為藝術品，世人又開始比較哪個的佛像造得好。

世間法有一利就有一弊，針沒有兩頭利，有些人就利用造佛像、起廟、起塔來中飽私囊，令人毀謗，這種人將來終要受惡報。所以我們造佛像是「為佛故」，不要為其他，這樣才有功德。

「刻雕成眾相」，或者用本來刻，或用石來雕像。「眾相」是指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相，如兩耳垂肩相、頂上玉髻相、兩手過膝相、腳下千輻輪相、出廣長舌相等等，誰都無法雕刻齊全。

這些造佛像的人，憑著種下的善根，漸漸積功德，「皆已成佛道」。

「或以七寶成，鍮鈇赤白銅，白鐵及鉛錫，鐵木及與泥。

或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有的用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等七寶造成佛像。「鍮鈇」是一種銅，似金，「赤白銅」是紅色的銅，白色的銅，有的佛像是用銅造。「白鐵」是鉛和錫混合來造佛像。有的佛像用鐵造，有的用木造，有的用泥造。「膠漆布」是用泥造一個坯，再用紗布包緊，用膠塗上去，然後把裏面的泥沙脫出，這樣來造成佛像。人們用以上種種材料來「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這些造佛像的人，漸漸積功德，都已成佛道。

以上是講造立體的佛像，以下是講畫佛像。

「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

用七彩的顏色畫佛像，或者用刺繡、編織，或者用筆來畫佛像。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每一相好都要由一百福來莊嚴，我們怎能完全造出佛的三十二相？只是盡量造好一些。

有經論是這樣譬喻一福：假如整個嚴浮提（或說整個地球）的人都瞎了眼，有一個醫生，把所有人的眼醫好，以此功勞就算是修了一福，一福未能莊嚴一相，要一百福才能莊嚴一相，可以推想要積集無邊的功德才積集到佛的相好。

「百福」是修因，「莊嚴相」是果，每一相都是由一百福之因而得，並非無因有果。

我們每個人也是如此，自己生得醜陋不用埋怨，生得漂亮也不必驕傲，都是由因感果。

「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

造佛像時，自己造也好，叫別人造也好，自己與人合造也好，不為名利，只為恭敬佛，由造佛像引發善根，漸漸積功德，這些人全部都已成佛道。

「乃至童子戲，若草木及筆，或以指爪甲，而畫作佛像。」

小孩子玩遊戲，由於他有善根，他拿起草或者木條，或者筆，即蘆葦草的尖端，甚至用指爪甲，來畫出佛像，大家一起禮拜，這樣也是有恭敬心。

「如是諸人等，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

這是總結那些為了恭敬佛而造佛像的人，以此造像的功德，來引發他的善根，漸漸積集，有人引導他，在三寶那裏種善根，修福修慧，再教他通達一切法空，發一乘菩提心。凡是想成佛就要行菩薩道，就一定要發「大悲心」，「悲」的意思是憐憫眾生的苦惱和愚癡，要啟發眾生，引導他，令他覺悟，令他進步。有精進心來拔眾生之苦，給與眾生之樂，這就是「具足大悲心」來行菩薩道。初由人、天功德漸漸積三乘功德，再由權教大乘功德，漸漸積一乘功德，漸漸具足無量無邊功德，菩薩道圓滿就成佛了。

在過去佛那裏種下異方便善根的人，現在都成佛了，憑著三寶的力量，就能漸漸引導他走上一乘道，有些引入化城，由化城轉出行菩薩道至寶所；或有些不用入化城，由人、天乘直接入一乘道，他們都已成佛了。

佛說：那些在過去佛那裏行異方便的人都成佛了，何況你們這些聲聞弟子，已成阿羅漢，有種種戒、定、慧功德，為什麼不恢復一乘心？為什麼不行一乘菩薩道？你們始終要行一乘道才能到寶所，才可究竟圓滿成佛，化城不可以久留。

「但化諸菩薩，度脫無量眾。」

過去諸佛為什麼要為那些眾生施設異方便？其實那些眾生都是一乘退心菩薩，不過他們墮得深，「深心之所欲」，所以有異方便來引導他們。在佛的意趣，不是志在他做少少的異方便工作，也不是志在他做聲聞、緣覺、權教菩薩，佛之目的是「但化」一乘菩薩，過去諸佛用這樣的辦法，也「度脫」了無量眾生，令無量眾生進步到成佛，表示佛的慈悲心廣大，教化很普遍，過去佛都引導那麼多的眾生成佛，何況你們三乘人，我一定要引導你們成佛。

「若人於塔廟，寶像及畫像，以華香幡蓋，敬心而供養；若使人作樂，擊

鼓吹角貝，簫笛琴箏篴，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

這是講供養佛像的方式，用華、香、旛蓋、音樂等來供養。在佛方面是不在乎供養，但在眾生方面，是借著供養可以種福，可以引發起他的善根，這很有作用。釋迦佛引證過去佛時代，那些人發心造像，發心供養佛像，用種種方式，都是借此引發他的善根，漸漸積功德，漸漸進步，都是有好處，最低限度令他的心傾向三寶，漸漸與佛有緣，他所作的福，所種的善根，都與佛教有關係，他的善根，仗著佛力，漸漸增長，對眾生是有好處，雖然這些是很小、很輕微，但有作用存在。過去佛時代，有很多眾生都藉著這種善根積功德，積集到成佛。

「若人於塔廟，寶像及畫像」，有些人在塔廟中供養佛像，而佛像是沒有規定用什麼材料來造，有的用七寶來造，有的用紙、絹、布來畫成。用七寶也好，用紙畫也好，雖有勝有劣，物質方面有貴有平常普通，但在眾生方面最重要的在於「敬心而供養」。他們有的用華，有的用香，有的用幢旛寶蓋，「蓋」是有六角的傘蓋，都表示你的尊敬。

供養佛、供養舍利等等，是不論你用什麼來供養，最重要的是敬心，沒有敬心的供養不成為供養。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也是一樣，主要是「敬心而供養」。

「若使人作樂」，他認為音樂是最好，而用音樂來供養。各人之所好，他喜歡花，就用花來供養，他喜歡香，就用香來供養，他本身認為是最好的東西，就用來供養。

「擊鼓吹角貝」，打鼓打得很好聽，不像上戰場打仗的鼓聲，而是很動聽。吹起的號角，如牛角、大螺殼、大貝殼，吹得像音樂那樣很好聽。簫、笛、琴、箏篴、琵琶、銅鐃、銅鈸都是樂器，箏篴也是琴，用法與琴差不多，一種是豎的，一種是橫的。銅鐃是大的，銅鈸是小的。「如是眾妙音」，這些樂器合奏起來，就成為美妙動聽的音樂。

「盡持以供養」，這些人認為音樂好，就在佛前來演奏，以此來供養佛。用音樂來供養佛，最重要的是有恭敬心。

「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

這一頌講用「歌唄」來頌佛的功德，用歡喜心配合恭敬心來做供養，不是別人勉強你去做，不是順人情去做，是自己自動，從心裏發出恭敬佛的心，歡歡喜喜來恭敬佛，自己創作歌詞來讚佛，寫歌譜來唱，或聽見別人唱，自己跟著學唱來讚嘆佛，盡自己的能事去讚佛。如現在的唱讚，用文字配合歌譜唱出來，吟詠起來，唱得很好聽，這就叫「唄」。「頌」是讚頌、歌頌，把佛的功德用歌詞唱出來，表示自己的歡喜心和恭敬心，在自己方面是有功德，對他人也

有好處，因為你不讚頌，其他人就聽不到，他就不知佛有什麼功德；如果你唱起歌詞來讚佛，別人就有機會聽到，就知道佛原來有這麼大功德，就會引起他人的恭敬心和歡喜心，令他人也種善根，也知恭敬佛，認識佛。所以「歌頌佛德」如果做得好，也可以自利利他。

「乃至一小音」，你不要以為：「他唱一小音就可成佛，我唱了很多，就一定成佛了。」你不要忘記，每一頌都應加上「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才可「皆已成佛道」，我們理解經文要前後連貫。

「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

講異方便以來，頌文講得越來越簡單，這裏講用「一華」來供養，而且心散亂，心不是很專一，物質只是一朵花，所供養的是一個畫像。心、物、境三樣都劣，但以此功德，也都能「漸見無數佛」。

這是什麼理由？因為佛的心是大慈大悲，你仗著佛的大慈悲力，由佛力的攝受，你雖然是散亂的心，也是有心，你這一點心就很可貴。不是講你用一朵花供佛就成了佛，這是起點，是助緣之一，雖然是簡單的助緣，也會漸漸見佛，你與佛有緣，今生種善根，來生再種善根，時時親近三寶，就有機會見佛聞法，到成了大菩薩的時候，就可在短的時間分身十方世界，可以見十方無數佛，這是漸漸的，不是講當時你用一朵花供佛就見無數佛，而是講漸漸進步，將來有這種可能。

「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

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眾，

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

這段講用禮拜來供養，我們知道供養不一定是用物質；禮拜、合掌已算是供養。有的人見到佛像就頂三個禮，就是最敬禮；或者他沒有頂禮，只是合掌，或者只是舉起一只手，更簡單；或者手都不舉，只是小低頭，點點頭就算，這也算是供養佛像。這少少的動作，他都算是有敬心，如果沒有敬心，他連點頭都不點。「以此供養」佛像，也可「漸見無量佛」。

既然他漸漸積功德，漸漸見到無量佛，他已變成大菩薩，初時的功德很小，但慢慢積集，就成大菩薩。不是大菩薩又怎能見無量佛？當他分身十方世界見無數佛，越做越進步，菩薩道圓滿就成佛。如瓜長得夠日子了，就瓜熟蒂落；做飯夠火候，飯就會熟；水到渠成，這是自然的。你行菩薩道圓滿了，福德智慧具足了，就自然成「無上道」，功行圓滿，自然成佛。「成無上道」就是

成佛。「自然」不是天然，不是無因有果，而是做工作做了很多很多，就自自然然成佛。

成佛之後，當然就有大慈大悲，有福有慧，每位佛從初發心到成佛，都是希望每位眾生都同自己一樣，不度眾生又怎能令眾生同自己一樣？所以成佛一定會「廣度無數」的眾生。

佛既然有示現成佛，當然會示現入涅槃。佛有八相成道：有入胎、住胎、出生、出家、修行、降魔、成道、轉法輪，度無數眾生之後，總會入涅槃。

涅槃有分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佛坐道場成等正覺，是證到涅槃的境界，但身體還在，與常人無異，身體甚至會生病，是有餘依涅槃，但智慧上是證到平等理性，是具足功德，而身體仍在世間，有餘剩的身體為所依。等有緣的眾生度盡了，未度的眾生又作了得度的因緣，佛再留在世間對眾生也沒有什麼好處，反而有種眾生因佛在世會倚恃、懶惰，以為慢慢學佛也不遲。如果佛滅度，這種眾生反而會生大慚愧，生柔軟心，渴慕佛，所以佛就入無餘涅槃，連身體也滅了。

本來依一乘來講，依《法華經》來講，佛並沒有入涅槃，〈如來壽量品〉講：「壽命無量劫，久修業所得。」「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一乘佛的功德是無量無邊，一乘佛的淨土是常住的，一乘佛的壽命是無量阿僧祇劫，不可以用數量來講。既然是壽命無量，淨土不壞，以《法華經》的立場來講，說「入涅槃」這句話的也不必要。不過這涅槃是為眾生而示現，既有示現降生，也有示現入涅槃。

入涅槃多數是火化，或有佛全身舍利，如多寶佛是全身舍利，沒有火化。釋迦佛是火化，火化之後，剩下碎身舍利，身體就不存在，眾生就見不到，但並不是講佛的功德就消滅了，佛的功德是不會消失，只不過佛與眾生的因緣到此為止，就要示現入涅槃，就用三昧火，化了父母所生的身體，就「如薪盡火滅」，「薪」是柴，好像柴燒盡了，火也熄滅，剩下骨灰。這「薪盡火滅」不是講功德滅，不可以講無量福德智慧滅，只可以講證得涅槃的人，他的五蘊之身就好像「薪盡火滅」一樣結束了。

不但佛教有講涅槃，外道也有講涅槃，印度的外道講涅槃是妥當了、安樂了的意思，吃飽飯了也可以講涅槃了，是表示安樂，表示無事可做。在佛教來講，涅槃必定是要證悟真理，阿羅漢、辟支佛能破我執，破無明，斷煩惱，有證悟一切法空的智慧，見真理就是證涅槃，從此不會起煩惱，受種種的苦惱，這是小乘立場來講的，以一乘來講，如上所說：「是亦非真滅。」三乘涅槃不是究竟涅槃，不是究竟滅度，只有一乘佛的無量無邊功德圓滿，才是究竟涅槃，究竟的不生不滅，是徹底的安樂自在，三乘的涅槃是方便，不過是令你們免除生死的痛苦，所以用方便涅槃來引導大家，諸佛都是先施權，後顯實，最後一定會叫你回入一乘，發一乘菩提心。

佛當初對聲聞弟子說：我是知苦斷煩惱了，我證涅槃了，你們知苦否？斷煩惱否？證涅槃否？如果還未做到就要精進修道，用四諦法來勉勵弟子。但到

最後，佛是不准許弟子取三乘涅槃，因為唯有一乘才是真實，一乘的無餘涅槃才是究竟。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假如有個人見到塔，見到廟，好奇地進去看看，心也不專一，心很散亂。「一稱」是唱一聲，「南無」是梵語，譯作皈依、皈依、敬禮、皈依，把自己的身心皈依於佛，向慕於佛，「南無佛」是皈依佛。

若有人以為：唱一聲「南無佛」就可以成佛，我已稱念無數遍「南無佛」，那我就不用擔憂，我一定可以成佛，我可以高枕無憂了。這就理解錯了。

唱一聲「南無佛」，還要加上「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才可以成佛道。你唱一聲「南無佛」，只是種下一點善根，由佛的慈悲力量來攝受你，令你漸漸進步，還有很多工夫包含在內，你不要太天真，以為唱一聲「南無佛」就可成佛。

佛在世時，有一個人經過佛說法的地方，心中有一念想出家修行，請求大阿羅漢讓他出家，各位大阿羅漢都有神通，見到他過去世沒有善根，都說他不可出家。他又不願走，站在門口流淚，佛知道就准許他出家。阿難等人就問佛：「他沒有善根為何可以出家？」佛說：「你們只看到八萬劫之內的事，看不到八萬劫之前的事，他以前是有善根，八萬劫以前是做樵夫，有次遇到老虎，他就爬上樹，叫了一聲「南無佛」，當時心極誠懇，也即是皈依佛。他在八萬劫以前就種下這一點善根，現在善根成熟，這點善根八萬劫才成熟，所以我現在就准許他參加僧團，你們大家好好地教導他修行。」所以「一稱南無佛」這麼簡單也有好處。

「於諸過去佛，在世或滅後，見聞異方便，皆已成佛道。」

這裏更簡單，不用禮拜，不用合掌，不用低頭，也不用念一聲「南無佛」，只是「見聞異方便」，在過去佛的時代，或者佛在世，或者佛滅後。現在是佛滅度，但有佛法流傳於世，也算是見聞佛法。

「異方便」是上來講的，最高級的是布施、持戒等六度，是有相的，造舍利塔，建廟，造佛像，供養佛像，供養舍利，或用音樂供養，或禮拜供養，或一稱「南無佛」，這些全部都是異方便。

舊本是「若有聞是法」，但「是法」何所指？這個法就是指「異方便」，遠老法師怕有人不明白，容易搞錯，乾脆改為「見聞異方便」，不但聞，有時也會見，見到人去做，就生隨喜心，聽到人去做，就生隨喜心。在佛教中隨喜心也很重要，你見到別人做善事，你生隨喜心，為別人歡喜，就有功德，千萬

不要妒忌，妒忌就有罪過。

這一頌是講在過去佛時代，佛在世或佛滅後，有些人見到、聽到異方便，「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那些人已經成了佛，何況舍利弗你們這些大阿羅漢，只要你們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就一定可以成佛，你們千萬不要自卑自餒，不要自暴自棄。這是勉勵那些阿羅漢。

「未來諸世尊，其數無有量，是諸如來等，亦方便說法。」

未來的諸佛，數量更多，過去佛也可做未來佛；現在佛也是未來佛；有些佛現在未度完眾生，將來還會示現成佛度眾生，雖然過去佛在時間上，在某某世界入涅槃，但他沒有說是真的入涅槃，他又可以在未來世，在十方世界示現成佛；現在正在行菩薩道的人，將來圓滿了，也可成為未來佛，所以未來佛是最多的，有無量那麼多。

「是諸如來等」，「如來」即是佛，「等」是眾多，一切佛都是一樣，也是設異方便，當然也有設正方便，施設三乘，說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多等是正方便，如教你供養佛像和舍利，教你禮拜等是異方便。

因為眾生業障重，不用方便就無法教導，如嬰兒一出生，你不可以喂他吃飯，要用奶、糊來餵養。佛證悟的是甚深微妙法，而眾生根鈍，佛不可以一下子對他說甚深的微妙法，要遷就他，對他說方便，過去佛是這樣，未來佛也是這樣，先說方便，但到最後卻要你棄捨方便，叫你發一乘心，只有一乘是真實。

「一切諸如來，以無量方便，度脫諸眾生，

入佛無漏智，若聞異方便，無一不成佛。」

一切佛都是這樣，過去佛是這樣，現在佛是這樣，未來佛也是這樣，都是以無量的善巧方便，度眾生離開三途惡道，再度他連人、天也離開，再度他連小乘也離開，再度他連權教大乘也離開，度他到圓滿一乘佛果為止，一步步引他進步，一層層引他到最究竟、最圓滿，就是「度脫諸眾生」，度他離三途人、天，離人、天入小乘，離小乘入大乘，離大乘入一乘，直到他成佛。

佛不是一下子就說一乘法，但到最後就一定令眾生「入佛無漏智」。阿羅漢、辟支佛、權教大乘也是無漏，但唯有一乘才是究竟無漏智。佛不會用方便的涅槃，方便的菩提，許可你作為止境，一定要你「入佛無漏智」。「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等等，就是佛的無漏智，這是佛的本心本願。方便是要用，但不能永久用。

眾生「若聞異方便，無一不成佛」。異方便雖然簡單，但你如能聽到，知道用異方便也可助顯一乘真實，漸漸積功德，都可以成佛。聽到異方便的人，沒有一個不成佛，這是講將來，不是一聽聞異方便就成佛，聽了之後，還要漸漸積功德，將來就「無一不成佛」。佛這樣說，是要阿羅漢知道，見聞異方便的人，將來都可成佛，何況你們這些大阿羅漢，何況你們發過一乘心，行過一乘道，何況你們聞正方便，當然將來可以成佛。

長行沒有講這麼多，是因為講完長行之後，舍利弗還不肯信，所以佛反復講，連異方便都講。

「諸佛本誓願：我所行佛道，普欲令眾生，亦同得此道。」

這是佛的本願，佛最初發菩提心時，就發了這個誓願，這已包括四弘誓願。「我所行佛道」，是志在成佛，包括了「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煩惱無盡誓願斷」。這是行菩薩道，佛為果，未成佛的階段是因，這個階段是菩薩，行佛道即行菩薩道，行菩薩道圓滿才可成佛。這是一乘真實的菩薩道，也是究竟一乘真實的佛道。

「普欲令眾生，亦同得此道」，即是「眾生無邊誓願度」。不但自己成佛，也要普令一切眾生都成佛，但眾生五濁障那麼重，怎可能都令他們成佛？最低限度也要令往昔他教化過的眾生成佛，如釋迦佛在大通智勝佛時代，做第十六沙彌，他教化了「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的眾生，他還生生世世帶領著他們親近佛，但這些弟子嫌佛道長遠而退墮，有些行了三百由旬就退心，有些行了二百、一百由旬就退心，有些甚至行了一、二由旬就退心。所以佛要慢慢找機會引導他們，要令他們「亦同得此道」，令他們也和自己一樣，圓滿無上正等正覺，同樣成佛，不但我釋迦佛如此，每一位佛的本願都是這樣。

如按照〈化城喻品〉來講，佛道是五百由旬，要行完這五百由旬佛道，時間很長，三大阿僧祇劫也是方便說，一乘的佛道要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而且要精進勇猛才行得圓滿。學佛不是很清閑，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

「未來世諸佛，雖說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

這裏講未來諸佛用的異方便，是百千億那麼多，用無數的方便法門，其實是為一乘。以佛教門出三界苦，用三乘的方便，教他們觀四諦、觀十二因緣，是佛教門。〈譬喻品〉講「唯有一門而復狹小」。所謂空門、無相門、無願門、三解脫門，主要是空門，你一定要透過一切法空，然後才可破我執，斷煩惱，才可出三界，露地而坐，安穩快樂，坦然快樂。這是佛施設方便的解脫門，你才

可出三界，這就是以佛教門，出三界苦，異方便當然是方便，正方便是教你成阿羅漢、辟支佛，這些就是無數的方便法門。

為什麼要用方便門？這裏告訴你：「其實為一乘。」施方便是手段，是過程，是過渡，最終的目的是另外有意趣，有用意。所謂「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佛說三乘種種的方便法門，是隨機、隨宜，當佛施設方便之時，佛沒有講明這是方便，你不要當真實。〈譬喻品〉還講：「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佛還擔保這件事，最終是不虛，是真真實實，最終會出三界，得解脫，證涅槃；但在《法華經》卻說：「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這時就促使你上進，毀化城，逼你前進寶所。

三世一切諸佛都是這樣，先施權，後顯實，佛為什麼連很粗的異方便也要用？這是張開人、天的大網，你有一點善根，也把你拉回一乘道裏，你有一線機會也不放棄，這是佛的慈悲。

異方便是人、天乘，他沒有解脫心，沒有厭離心，不求解脫，你不可以教他修四念處、四正勤，不可教他修空觀，不可教他觀無常、無我；只可教他修福，向佛那裏種下善根，所以佛要講人、天乘，教他禮拜、供養等淺易的善行。

方便是手段，一乘是目的，這種手段是正當的、善意的，隨宜所說法，意趣為一乘。

「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

「諸佛兩足尊」，是泛指一切十方無量世界的無量佛，凡是佛都被稱為「兩足尊」。我們念三皈依文的其中一句是：「皈依佛，兩足尊。」兩足的意思是福德、智慧都充足，福慧都圓滿，不是講兩只腳的意思。人是兩只腳，雖然可以說是人中之尊，但主要的意思是講福德智慧充足。大菩薩也具足福德智慧，但唯有佛是最圓滿的，所以稱為「兩足尊」。

佛十個德號中的「明行足」，也可解作是「兩足尊」。「明」是智慧，明達，明了，有光明，看得清清楚楚；「行」是布施、持戒、忍辱、自利利他、普利一切眾生等是行，行就有福德，行可代表福德，明與行都具足，就是明行足，就是兩足尊。菩薩也不能稱得上是兩足尊，只有佛才能得到「兩足尊」的稱號。

「知法常無性」有兩種講法，空宗的講法是：法是指一切法，一切法是因緣所起，無自性，無實性，既然是無實性，就不是現在才無實性，從本以來都無實性，無自性，所以是「常無性」，既然從本以來是無自性，這個「佛種」就是佛性。佛性是要由因緣而起，這是最一般的講法。這種緣起的講法也可講得通。

真常論又是另一種講法：一切法你能見到它無性、無常，知道一切法的無

性就是「常」，見到無常的實性，即是「常」。

遠老法師認為兩種講法都不合《法華經》之意，真常論更加不合理，他們認為佛性本來天然就有，你能見到實性是「常」，無始無終都是這樣，這不是根本佛教的講法。空宗的講法比較接近根本佛教的講法，本來是無實性、無自性，佛種是從因緣而起，既然無性就有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可能性就是空性。因為無定性，有學佛的因緣就學佛，有成佛的因緣就成佛，是從緣而起，你有什麼因緣就成什麼，你有聲聞因緣就成聲聞，你有緣覺因緣就成緣覺，你有天的因緣就成天，有人的因緣就成人，一切從因緣而起。所以空宗的講法比較接近，比較合理。

空宗的講法雖然較好，但不是《法華經》的立場，《法華經》的立場不同於權教的講法。一切法本來無自性，是權教的講法；《法華經》是一乘的立場，所以這個「法」不是指一切法。「常無性」是講要知法「常」，知法「無性」，這個法不是講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不是講一切法，不是講色法、心法，而是講佛的功德法，一乘佛所證的功德法，是佛的智慧，佛有四重無量功德。一乘佛果是經過無量無邊劫的修行，圓滿了四重無量無邊的功德，這一乘功德法是由發一乘的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做到最堅固、最充實、最圓滿，所成就的這種功德「法」是沒有變壞，唯有一乘法是「常」、是實，除了一乘功德法之外，就沒有真實。

你發了一乘菩提心，「一歷耳根，永成道種」。即使後來墮落了，退心了，忘記了，但一乘菩提心種是不會變壞；遮蓋是會有，但不會失去，一乘佛的功德，更加不會改變。所以，「知法常無性」的法，以《法華經》的立場來講，是一乘的功德法，是常住不壞，所以叫「常」。

雖然是「常」，但佛法是不講有實性，一定是講「無性」，不是「常」就有性，與真常論所講的有性不同。

佛的功德不是本有、自有、自成的，而是由因緣而起，所以講「佛種從緣起」，只要有機會遇到善知識教你發一乘菩提心，有機會聞到一乘的開權顯實法，有機會聞一乘佛說一乘法，你又肯依法修行，種下一乘的菩提心種，這就叫「佛種」。以《法華經》的立場來講，一乘的佛種也要從緣起，不是本有。

〈化城喻品〉講釋迦佛在大通智勝佛時代，做大通智勝佛的兒子，是第十六沙彌菩薩，大通智勝佛說完《法華經》，入靜室宴坐時，由十六位沙彌菩薩為其餘的弟子再去分析、解釋，也度了很多的弟子，當時的弟子是由十六沙彌教化，而且都已經發了一乘心，跟十六沙彌去親近諸佛。這佛種，是由十六沙彌時代種下，是這樣「從緣起」，不是本有。

一般人忽略了十六沙彌所教化的因緣，講他以前已經有了，講成本有，其實不是無緣無故而本有，是有因緣才有，從因緣而來。我們遇到善知識講給我們聽，能發心，能接受，這就是因緣，就叫「佛種從緣起」。

一乘的功德是不壞的，所以叫「常」，但不是有自性，講有自性就不合理，不合邏輯。佛教認為世間上沒有「本有、自有」這件事。「有因有緣世間

集，有因有緣世間滅」。什麼都有因有緣，不會本來就具足。

「知法常無性」，這個「無性」不是本有的，不是有自性，那怎麼得來呢？是從因緣而起，一切法都是緣起無自性，離開緣起即非佛法。所以佛經，是佛說也好，菩薩、人、天講也好，總要符合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也離不開一實相印：一切法本來空寂，所以佛種是從緣而起的。

上來講過「諸佛本誓願」，從初發心就要令眾生成佛，這是佛的本願，釋迦佛所教化過的弟子都發過一乘心，必定會繼續跟進教化到他成佛為止。佛的願力是自己圓滿了，也要令一切眾生都圓滿。「是故說一乘」，所以凡是佛都必定要說一乘。

佛說三乘、五乘，都只是起引導、方便的作用，並不究竟，不是佛的本心，不能以此為止境，所以佛到最後要說一乘。為什麼佛要開權？為什麼要顯實？是因為佛本身所證的一乘功德法是究竟圓滿的，是真實的，是常的，但不是有自性。無自性，就是人人都可以做，你肯做就做得得到，不肯做就做不到，佛的願力是要人人做得得到，所以佛要說一乘。

在《法華經》裏，並沒有教我們一乘菩薩道要怎樣行，一乘佛的功德是什麼樣子，只是講「開權顯實」，給我們一個一乘的消息，這本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並不是正式講一乘，只是一乘的前奏，一乘的先聲，所以譬喻靈瑞花。依此培養一乘信願，將來你見本師，到一乘淨土就能聽到一乘因果的《法華經》。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上來講「知法常無性」的法是一乘功德法，這裏講「是法住法位」的法也是指一乘功德法，是貫通的。一乘功德法是無量無邊那麼多，而一一法都是住在它的本位。「住」是安住，一一法都有它的本位，雖然有無量無邊，但不雜不亂。

「世間相常住」，這個「世間」不是指我們這個世間，而是指一乘淨土的世間，是由修一乘菩薩的實因而得來，「世間」是實果，「世間相」是一乘淨土的功德相，是常住不壞的，這是讚嘆一乘佛土的功德。

〈如來壽量品〉講佛的壽命無數劫，佛的壽命是無量，海水可量，須彌山可量，但佛的壽命，佛的功德是不可量；既然是無量無數劫，那佛壽是「常住」，佛身也是「常住」，佛土也是「常住」。「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這就是描寫一乘淨土的境界。雖然一切法無自性，但一乘佛土是做到最堅固、最圓滿，所以「世間相常住」。這是指一乘淨土的世間相，不是指我們這個世間。

「眾生根鈍故，不能信一乘。」

眾生五濁障重，根鈍的緣故，所以不能信一乘。

「於道場知己」

這個「道場」不是指釋迦佛這次在印度迦毗羅衛國，做淨飯王太子，然後長大，出家，修行，在菩提伽耶那裏成佛的那個道場。按照〈如來壽量品〉講，釋迦佛在無量劫前已經成佛，這個道場應該是無量無邊劫最初成佛的時候，已經證知，這次坐道場成佛是示現的，總之佛在坐道場時是已證知一乘法。「知」是證驗，自己證到，體驗到一乘佛功德是最高、最微妙、最圓滿，是常住的。這個「知」不是普通的知，不是我們知道了的「知」，佛陀經過無量劫的修行，證悟根本智，通達一切法空，通達一切法無自性，由根本智再復現起後得智，由後得智而通達一切法的種種差別相，根本智是通達一切法的共相，後得智能利益一切眾生，能通達一切法的差別相。

「知法常無性」，是證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這種「知」是由一乘佛的後得智現前，所以「知」，不止有根本智，因為佛自己證悟之後，想為眾生說一乘法，但想講又不能講，是因為「眾生根鈍故」，眾生的信根、念根、慧根、定根等善根太鈍，對他講，他不會接受，如對牛彈琴，他不信甚至會毀謗，這就有害無益。只有轉彎抹角，對他講方便法。

「導師方便說」

「導師」即是指佛，佛只有用方便智說方便法，把一乘真實法先隱藏起來，然後改說三乘。

「眾生根鈍故，不能信一乘」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舊本沒有這兩句。不加這兩句，就容易誤會佛在道場證知一乘功德法之後，佛就方便說，變成一乘法可以方便說，這就誤解了，若加這兩句就容易明白，隱實施權，等弟子煩惱薄了，就開權顯實。

「天人所供養，現在十方佛，其數如恒沙，

出現於世間，安隱眾生故，亦說如是法。」

天人和世間人所供養的現在十方佛，是有很多，數量多到如恒河沙那樣多。恭敬、尊重、禮拜、讚嘆，都叫供養，能供養佛的，多數是天和人，地

獄、餓鬼、畜生很難知道要供養佛，因為畜生太愚癡，地獄、餓鬼太苦，它們都生不起念頭去供養佛。

現在的科學家已證實有無數的太陽系，有無數的星球，也即是有無數的世界。一一世界都會有佛，不講過去，不講未來，單單講現在都有十方無量世界，就有無量佛。「恒沙」是印度恒河的沙，印度有一習慣，形容多，是用恒河沙來比喻，因為大家都知道恒河沙是最幼細、最多的，現在十方佛就像恒河沙那樣多。

現在十方佛也會出現於世間，佛有本身，有應身，即有真身，有示現的應身。久遠成了佛，那個是真身；觀眾生的苦惱，發起大悲心，應眾生的苦惱示現來這個世界成佛，是應身，謂之「出現於世間」，不是無緣無故出現，必定觀察到有可度的眾生，有適當的地點，於是示現應身出現於這個世間。

佛為什麼要出現世間？當然是有所為，但不會為名、為利，不會為自己，是為了「安隱眾生故」。世間是無常的，眾生時時都不得安穩，眾生會墮地獄、餓鬼、畜生，在人間中又會有種種苦惱，就不得安穩。人、天當然比三惡道安穩，阿羅漢、辟支佛又比人、天安穩，大菩薩又比聲聞人安穩，佛又比菩薩安穩，一乘是最安穩，佛就要引導你回入一乘，這是為令眾生進步。

現在十方佛「亦說如是法」，「如是法」是什麼法？如果眾生根利，就直接為他說一乘法，如果根鈍，就為他說方便法、說三乘法。「如是法」包括了為實而施權，最後開權而顯實，先說三乘法，最後說一乘法。

「知第一寂滅，不為其宣說，以方便力故，

廣說種種道，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

「知第一寂滅」的知，即是上來講的「於道場知己」的「知」，在成道的時候已證知一乘功德法是第一法，是最圓滿、最究竟的，是寂滅的；未曾圓滿不叫「寂滅」。一乘功德法是常住的、究竟的、圓滿的、不變動的、不變異的，是寂滅的，唯有一乘功德法是第一寂滅，是究竟圓滿。既然一乘功德法最圓滿究竟，應該為眾生說，但又不可以為他們宣說，這是隱實。

「以方便力故，廣說種種道」，佛有方便力，以實智說實法，以權智說權法，佛說了三乘法，眾生能依三乘法去修行，是可斷煩惱而得解脫。佛所施設的方便是有效力的，佛以方便力來施設三乘教，就是「廣說種種道」，講聲聞乘、緣覺乘、權教大乘，甚至眾生業障重，佛連異方便也講，就是「廣說種種道」。佛雖然開示種種方便法門，講種種修行的方法，但其實佛的本意是為一佛乘。

「知眾生諸行，深心之所念，過去所習業，欲性精進力，

及諸根利鈍，以種種因緣，譬喻亦言辭，隨應方便說。」

「眾生」是指佛教化過的退了心而成為六道之眾生，他雖然墮落了，但不是普通一般的眾生，他退心之後忘記了一乘，發起三乘心，修三乘行，變成有三乘種子，或發心修聲聞行，或發心修緣覺行，這就是「諸行」。

他們既然發心修三乘行，就會「深心之所念」，念念不忘，生生世世、一劫、二劫都是這樣修，修成阿羅漢、辟支佛，有時也要修四十小劫、六十小劫或一百劫。他們經過很長時間這樣做，成了習慣，所以就「深心之所念」，念是指他的志趣，念念向著三乘。

他們「過去所習業」，經過若干世，若干時間來修，過去世修過，今世又會記得，有這種興趣，一遇到機會有人對他講，他們就歡喜，他們有修三乘的習慣，有三乘的種性。

「欲性精進力」，這個「欲」不是五欲、愛欲，而是三乘欲，是好樂的意思，做慣那樣就好樂那樣。不但世間人抽煙有煙癮，喝酒有酒癮，修行也有習慣性，習慣了修聲聞行，或有興趣修緣覺行，有興趣修不淨觀，有興趣修慈悲觀，成為好樂興趣，謂之「欲」，這是善欲，不是惡欲，世間人的欲，多數是惡欲。

這種「欲性」是習慣性，是習以成性，不是本來生出，不過習慣了，好像本性，就叫「性」。

他有一種精進力，他一心想成阿羅漢，就精進修聲聞行；他一心想成辟支佛，就精進修緣覺行；他有他的好樂，有他的精進力。

眾生各個程度不同，根性各各不同，有利有鈍。「根」不是講眼根、耳根、鼻根等，而是講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等五根。眾生的業障有淺有深，業障深，他的根性就鈍；業障淺，他的根性就利。鈍的就難教化，利的就容易教化。

既然眾生退心墮落後，變成種種不同的根性，千差萬別，有深有淺，有利有鈍，像俗語講的一樣米養百樣人，其實不止一百樣人。佛知道他們是退了心的一乘菩薩，但眾生忘記了，佛就要想法子來教化他們，所以要用「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等十二分教去教化他們。

佛用種種方法去逗他們的機，去教化他們，這是「隨應方便說」，隨眾生是什麼根性，什麼種類，怎樣去適合他，怎樣能令他有進步，佛就怎樣對他講，這就是方便，是隨他意語。這不是取巧，是為了就機，是方便說，不是真實說。如果佛是隨自意語，就只講一乘。

「今我亦如是，安隱眾生故，以種種法門，為示於佛道。」

上來講十方諸佛是這樣，我釋迦佛也是這樣，為「安隱眾生」的緣故，而為實施權，用種種的法門教導眾生，其實是為一佛乘。

舊本是「宣示於佛道」，但「宣」字不及「為」字好，用「宣」字容易誤解為用種種法門都可以宣示一乘佛道。所以遠老法師就改成「為示於佛道」。

「以種種法門」是就機，令他除執著；而「為」是有目的，是為了開示於佛道，為了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就是為一乘。

「我以智慧力，知眾生性欲，方便說諸法，皆令得歡喜。」

我釋迦佛用權智的智慧力，觀機說法，知道眾生的習性，知道眾生的好樂，所以就說種種方便法，令眾生都得到歡喜。他們過去若干劫以來都是修三乘法，佛說三乘法他們便生起興趣，依著來修行，就斷煩惱，除執著，得解脫，這就有效果，有利益，他們就歡喜了。

到此時，舍利弗心裏還有些反對，既然一乘是真實，世尊就應為我們說一乘，為什麼一向為我們說三乘？心裏有些不舒服，認為佛浪費了四十幾年的時間，所以佛繼續解釋：

「舍利弗當知，如來未出時，常念諸菩薩，即以佛眼觀，

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苦不斷，

深著於五欲，如犂牛愛尾，以貪愛自蔽，盲瞋無所見，

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

為是眾生故，而起大悲心，示現種種行，經於無量劫，

方能成佛道，起而轉法輪。」

佛在這裏告訴舍利弗，佛未出現時，就憐憫眾生的痛苦，起大悲心才出現於世。這裏文氣轉了，佛就叫一聲舍利弗，叫舍利弗等於叫大眾，因為舍利弗為團體的首領，是當機，可代表大眾，如果舍利弗信，大眾也會跟著信。

「如來未出時」，是講釋迦佛未曾來娑婆世界，未出現於世時，未降生到印度淨飯王宮時，敘迷往時佛所做的事，我釋迦佛一向做的事，你們要知道，我一向怎樣存念，你們都要知道，如來沒有出現於世之時，已經與你們有緣，已經教化你們，即是〈化城喻品〉所講的釋迦佛做第十六沙彌時，教化過你們，

教你們發一乘菩提心，又帶領你們行一乘菩薩道，引領你們去親近諸佛，但你們懶惰退心，好樂三乘，而佛的心是念念不忘要你們回復一乘菩提心，恢復你們本來的地位，那樣佛心裏才舒暢。所以多生多世以來，佛未出世已常常念你們這些「諸菩薩」，佛一向都沒有忘記你們這些聲聞大眾本來是一乘菩薩。所以講，我們念佛是假，佛念我們才是真。

佛在這裏雖然不是講我們，是講舍利弗那些大阿羅漢，但在〈化城喻品〉講：「未來世中三乘弟子」都有份，所以我們不要把自己撇開，不用客氣，我們把自己算在內就有好處。

「即以佛眼觀」，舊本是「我以佛眼觀」。佛念念不忘，觀察到有一線機會就即刻去做，佛用佛眼來觀，如果以一般眼光來看，以為佛在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宮示現出世做太子修道才成佛，但這裏講「如來未出時」，是未出世成佛，為什麼會有佛眼？如果你讀〈如來壽量品〉就知道，不是現在才成佛，而是在無量無邊劫以前已經成佛，所以這不是在菩提伽耶城才有佛眼，多劫以來已經有佛眼。

眼以能見為義，佛眼包括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各種眼能的見程度不同，在凡夫只有肉眼，看不見很遠的東西，有些東西遮住你的雙眼，你就看不見了，所以肉眼的作用不大。天人有天眼，三千大千世界也看得到。三乘聖者有法眼。慧眼能通達一切法空。佛有佛眼，包括各種眼的功能，而且佛眼超勝一切眼。所謂五眼圓明，未成佛就沒有佛眼。

佛既然早已成佛，他要觀當然是用佛眼來觀，他見到「六道菩薩」，即那些退墮的菩薩，分散墮在六道中，初期是墮得淺些，時間長了，就越墮越深，說不定在六道中的那一道。

舊本是「見六道眾生」，既然墮落了在六道就變成眾生，這並沒有錯；但遠老法師改成「菩薩」，是要提醒我們，怕我們不知道自己原來是一乘菩薩，怕我們不肯承認自己是菩薩，怕我們當自己是普通的眾生，不知自尊自重，不知慚愧，不知發奮，所以改用「菩薩」，但遠老法師不是教你自誇自大，不是叫你做自大狂，不是教你驕傲狂妄，而是叫你自尊自重。你應當承認自己是菩薩，不需要客氣，如果客氣不敢認，就會自卑自賤，更加懶惰。如果你覺得自己是菩薩還墮落成這個樣子，就會生起大慚愧心，這是有警惕的作用。

那些退墮的菩薩，墮在六道中，變成「貧窮無福慧」。有人認為沒有錢，沒有衣服穿，沒有好的食物，沒有豪宅，沒有名貴的汽車，就是貧窮；什麼都有就是富貴。但佛說的貧窮與富貴，不是指這些，就算你有億萬家財，但你沒有福慧，就是貧窮，只是個守財奴，有什麼用？例如香港有個垃圾富婆，她有幾間樓房收租，還天天去撿垃圾。有些人不明理，沒有智慧，處處執著，處處生貪愛，生瞋恨，生愚癡，生驕慢，就算你有很多錢也算是貧窮的，沒有福慧謂之貧窮。

如果你有智慧，能明白道理，就算你穿的是破舊衣服，口袋裏一毛錢都沒有，你也是富貴的。但如果你沒有智慧，即使有很多錢，也會生苦惱，因為世

事無常，諸多擔心。你若有智慧，就知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一切都是無常的、空的、無我的，還擔心什麼？自然會安安樂樂。

那些退心菩薩忘記了一乘，就沒有一乘福慧，就如掉失保險箱的鑰匙，保險箱裏有很多錢和珠寶，你都不能受用。如果墮得深，連三乘都不修，就連三乘福慧也沒有，就更加貧窮。

他們越墮越深，越墮越苦，就走「入生死險道」。生死即是險道，是危險的路，如遠行遇到賊劫就是險道。我們眾生生死之中，六根對六境，眼見色，耳聞聲，處處生貪愛，貪之不足就生瞋恨。貪是因為不明理，起邪見，於是就造惡業，造惡業就會受苦，就算你做了功德也會失去。六根對六境起貪瞋癡就是劫功德的賊，所以六根也叫六賊，眼、耳、鼻、舌、身、意這六個窗口都被賊爬進來劫你的家寶，被五欲的賊劫去你的功德寶，你就會痛苦，即是入了險道。

這些苦不是幾十年就完結，還會「相續苦不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相續不斷。你在世間上，不論有沒有錢，總之對世間、對眷屬、對環境等都生貪愛，又要佔有，又要保持，得到又害怕失去，還要同人鬥爭，你的貪、瞋、癡驅使你身、口、意造種種惡業，而招感來生的苦報，在苦報之中又起貪、瞋、癡，就會再造惡業，又再招感苦報，這就生生死死，無有了期，就會「相續苦不斷」。

有些人不明白，以為幾十年受完苦就好了，甚至以為自殺可逃避，跳樓辛苦一會兒，死了就了事，其實苦會相續不斷，煩惱業不會因你的肉體結束就結束。

他們覺得人生是苦，就想辦法解除痛苦，以為五欲是樂，就「深著於五欲」。例如夏天你覺得熱很辛苦，就開冷氣機，但長期開冷氣就吸收不到新鮮空氣，而且冷氣又帶有濕氣，容易令人風濕骨痛，容易令人感冒。冬天太冷開暖爐，但開的時間長，又會乾燥，令你喉乾舌燥，生出另一種病。所以世間的東西，有一利就有一弊，是沒有絕對的，雖然令你暫時舒服一點，但並不徹底，而且有副作用。又如你貪錢，拚命去掙錢，拚命去爭權奪利，但錢太多的時候，又不知怎樣處理，就想辦法消耗它，於是就風花雪月，夜夜笙歌，尋歡作樂，揮霍無度，生活不正常很容易生病，所以財富多不一定是樂。另外人事纏繞，惹來煩惱更多。

五欲會令人生痛苦，世間上的樂是苦因，有錢可能被人打劫、綁架，或者被人妒忌、傷害。殺、盜、淫、妄都是在享受五欲中生出，越享受，痛苦越多，因為受苦，就想辦法享樂，以為享樂就能除苦，怎知反而會增加苦。樂極生悲，是普通的現象。

樂是苦因，到處都可觀察得到，有智慧就可看得通，過份的享樂其實就是受苦。但佛也不是教人節衣縮食，清苦度日，一點享受都不要；我們起碼的生活是要的，但不要多貪欲，不追求太多，就不會有太多的煩惱。

那些貪五欲的人，越貪越著，越著越深，就「如犂牛愛尾」。犂牛是西藏的

牛，毛很長，如裙遮腳，尾巴很漂亮，獵人很喜歡割它的尾巴來製作裝飾品，而犛牛本身也很喜歡、很愛惜、很保護自己的尾巴。獵人捉犛牛很容易，因為犛牛看到獵人來，就坐著自己的尾巴，牠以為坐著就可保護那條尾巴，誰知獵人就把整隻牛捉去，連生命也保不住，這又怎可以愛護自己的尾巴？如果它懂得趕快逃跑，就不會被人捕捉。

這是譬喻眾生如犛牛那樣顛倒，他們以為愛五欲，享受五欲，要有錢、有地位、有名譽，誰知貪著五欲，連身命也保不住，自己的福德智慧也失去，就變成「貧窮無福慧」。

他們為何會這樣？是因為「以貪愛自蔽」，他們不知道貪愛五欲是會作罪，貪之不足就會瞋恨，瞋恨就會鬥爭，於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等都敢做，而不知貪五欲正是造惡之因，是招感痛苦之因，所以世間人見利忘義，見到有機會發大財，做大官，就什麼都忘記了，被世間的名利、五欲，遮蔽眼睛，利令智昏，有利當前，像盲了一樣，什麼也看不見，不知有什麼害處，這就是「自蔽」，就像是用貪愛的黑布遮蔽自己的智慧眼，自己蒙蔽自己，不是別人蒙蔽你。別人用布綁著你的眼睛，你可以扯掉它，別人教你貪，教你享受，給你做大官，給你一千萬，但你知道不應該受的就不會受，別人蒙蔽不了你，貪愛是你自己蒙蔽自己。

因為你被貪愛蒙蔽了你的智慧眼，你雖然有肉眼，連眼鏡也不須戴，但你看不到苦因，不知這些苦因會招感苦果，所以就「盲瞋無所見」，有眼等於沒有眼，「盲瞋」是譬喻，眼本來可見東西，但你沒有智慧就失了見東西的效用，只見到一片黑漆漆。有些盲人雖有雙眼，從外表上看不出他是盲的，其實他是雙目失明。

世間人有時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很聰明，但他貪著五欲，貪著名利，受人引誘，於是就什麼也看不見，就會「盲瞋無所見」。

他們又「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不知道佛有大功德、大智慧、大福德。「大勢」不是世間人所講的勢力，世間人有的大官權力很大，有大勢力，有人就巴結奉承他們。這裏講的「大勢」之意，是有大力、有智慧力、有福德力、有解脫力。佛有大勢力、大威德、大威神之力，能夠解脫自在，所以稱為「大勢佛」。

如果你想開智慧眼，修福修慧，想得解脫，你就要學佛，但世間人不知佛有這樣的力量，他們當然不會去「求大勢佛」。這個「求」字大家要搞清楚，你不要以為「我這麼痛苦，不斷去求佛就可以了，叩多幾個頭，買多些東西去拜，佛就保佑我了」。這個「求」不是這樣求，而是向佛那裏求智慧，不是求佛給你，是要你自己去學，多聽佛經，多聞生智慧，還要多思維，就有聞所成慧、思所成慧，然後就去實踐實行，反省自己，有什麼缺點就要改過，有什麼未做得到就精進去實行，要這樣求福德智慧，要下決心改造自己，把自己的愚癡黑暗改掉，變成智慧光明。

那些貪愛的人不知佛有大力量，也不知佛有斷苦的方法，反而「深入諸邪

見，以苦欲捨苦」。世間上有一種人是貪五欲樂；又有一種人是知道五欲樂不究竟，他們認為在世間上這麼痛苦，就想脫離這些痛苦，但他們找不到正路，找到邪道，信了外道，入了邪教，就「深入諸邪見」。印度有九十六種外道，通通是「諸邪見」。

外道的宗教家，多數是「以苦欲捨苦」，以苦行來求解脫。他們以為人有這麼多痛苦，是因為人有罪，要快些受完苦，就多方設法趕快受完苦，越苦越好，越苦越快得解脫，快快受完苦，以後就不用再受苦，就會得涅槃、得安樂。這是邪見，見解錯誤，苦行不是生天之因，不可以解脫，毫無益處，只是白白折磨自己，對己對人都沒有好處。

印度有很多苦行外道，有些人拔頭髮；有些人冬天臥在冰上，夏天用五熱炙身，上有太陽曬，下有火爐在身旁；另外有些人是絕食；有些人不睡眠，一只腳站立；這些都是無益的苦行。

有些外道有假神通，看見一隻牛死後生天，但他不知這隻牛為何會生天。牛是吃草的，他就以為吃草可以生天。甚至有的人學狗吃屎，以為這樣可以生天。這些人「以苦欲捨苦」，用苦行來捨棄人生的痛苦，以為受完苦就得安樂，這真是太顛倒、太可憐了。

人世間的眾生就是這樣，一種人是「著樂癡所盲，以貪愛自蔽，盲瞋無所見」，盡情享受，以為這樣才不枉為人，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以為這樣很灑脫。有人還說：「有得吃就快點吃，有得穿就快點穿。」以為吃了、穿了才是自己的，害怕以後沒有食物，沒有衣服穿；以為這樣最聰明，其實是很愚癡。另一種人則是「以苦欲捨苦」，以為快快受完苦就得解脫。這兩種人都是走極端，都是錯誤的。

釋迦佛示現降生淨飯王宮做太子，本來是享樂的，宮娥彩女日夜圍繞著他唱歌、跳舞，享不盡榮華富貴的五欲樂，但悉達多太子拋棄五欲的享受，自己去做沙門，出家修行。他認為五欲樂是無常的，不值得貪戀，但他也不贊成苦行。當時印度的風氣，認為修苦行是最有道德，最值得人恭敬，所以佛當時也有順從社會的風俗，也有經過六年修苦行，一日只吃一麻一麥，餓得骨瘦如柴，後來他覺得苦行對解脫沒有幫助，於是放棄修苦行。他成佛之後來度眾生，就對大眾宣布：貪五欲是顛倒的，以為修苦行可得解脫也是錯誤的。佛兩樣都不贊成，佛教弟子要中道行，要不苦不樂，太樂就被樂所迷，太苦又冤冤枉折磨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智慧福德沒有好處。

釋迦佛看到這些與自己有關係的眾生，是他過去世中教化過的一乘菩薩，他們退心變成這樣顛倒、這樣可憐，佛又怎能忍心？所以「為是眾生故，而起大悲心」。佛為什麼要出現於世？就是為這些佛以前教化過的一乘眾生，他們現在退心墮落了，所以佛就要生起一乘的大悲心，引導他們回入一乘。這不是我們見到有人沒有飯吃，可憐他，給一碗飯他吃那種大悲心，而是一乘的大悲心。現在釋迦佛示現出世來教化眾生，就像大富長者入火宅救子那樣生起大悲心。

佛不是要降生就馬上降生，而是要做很多工作，要「示現種種行，經於無量劫，方能成佛道」。佛未出現於世間，就要「示現種種行」，而且不是示現一會兒，而是經過無量劫那樣長的時間，才能成佛道。示現是應身佛，不是一下子出現，而是要做很多工作，由因至果都要示現，否則就變成很古怪。佛成道前，要修權教菩薩行，做種種救度眾生的工作，作種種的犧牲，甚至做鹿王、孔雀王、象王，都是捨身捨命去救眾生，這些就是「示現種種行」，由因至果做這麼多工作才能成佛道。

既然成佛了，就要為眾生說法，於是「起而轉法輪」，佛說法就叫轉法輪，輪的作用可把壞的東西壓扁壓壞，有摧毀的作用，另外又有推向前進的作用。佛說法我們稱為轉法輪，是因為佛說法把外道邪說都破壞了，如修築馬路用的壓路機，把什麼都壓到平，壓到扁。而佛轉法輪是令眾生有進步，向善、向上、向前進，有推進的作用。

「我始坐道場，觀樹亦經行，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

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

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

這是說佛初成道，示現成佛就是「坐道場」。釋迦佛在菩提伽耶成道，那個場所叫做道場，而佛坐在那棵樹下，本來那棵樹不是叫菩提樹，是叫畢鉢羅樹，因佛在那裏成道，菩提就是道，所以叫做道樹、菩提樹，道場即菩提場。

「始坐道場」是初成道的意思，成道即成佛。成佛有八相成道：入胎、住胎、出世、出家、修道、降魔、坐道場、轉法輪。佛坐道場是八相成道之一，佛在菩提樹下打坐，在樹下成道。

佛成道後，本來要去說法，但佛並沒有馬上說法，而是在菩提場漫步，在三七二十一日那麼長的時間裏，「觀樹亦經行」，抬頭看看樹，低頭踱踱步，佛在三個星期裏一直在思考這個大問題。現在的人考慮問題時也會在屋裏踱來踱去。

佛是一切智人，不應考慮這麼長時間，這也是示現。佛的思維有三個層次、有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佛成道由無量劫來，修集的福德智慧，是最高級、最微妙、最第一，是世間一切人所沒有，梵王、魔王、一切世間大哲學家都沒有，天和人都沒有這種「微妙最第一」的智慧。我釋迦佛本來是要對弟子說，但他們已經「盲瞋無所見」，不是著樂就是著邪見，怎樣開口對他們講？

第二方面，「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我想對他們講，但他們因為退了心，諸根都鈍了。「諸根」是講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這些善

根，都太鈍，與我所證的智慧差得太遠。我所得的智慧太高，而眾生的善根又太鈍，相差太遠，機不契教，不相應。眾生因為諸根鈍，所以就著樂，就貪著於五欲，「以貪愛自蔽」，要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被五欲樂蒙蔽了自己的智慧眼，就是「癡所盲」，就是愚癡。愚癡就是盲，就是不見真理，不見因果，你不愚癡就不會貪著。

第三方面，「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那些退心的菩薩，墮得那麼深，貪五欲被五欲所盲，著邪見被邪見所盲，多麼可憐啊！我又從那裏開口講才好？怎樣才可以度他們？這些眾生很難度，你們還要怪我當初不馬上講一乘，怪我現在才講，其實你們都不知我的苦衷。

「爾時諸梵王，及諸天帝釋，護世四天王，及大自在天，

并餘諸天眾，眷屬百千萬，恭敬合掌禮，請我轉法輪。」

佛經過三七日的考慮，正在思維，還未決定怎樣做，未決定是否應該把一乘佛智講出來，講出來眾生聽得懂嗎？聽不懂不要緊，最怕他不信而引起他謗法，這就害了他。佛想來想去不知怎樣做才好，這時梵王就來請佛說法。

「梵王」是色界天的大梵天王，要有定才能生到色界天，他自以為這個世界的人和物都是他創造，因而有驕慢的習性。其實不是他創造的。他看見佛成道必來請法。

「天帝釋」是欲界忉利天的天主，比色界天低級，只要有福，不需要有定，就可以生到欲界天。帝釋天本來全名是釋迦提桓因陀羅，簡稱釋提桓因，再簡單些就叫帝釋，性格好像道家所講的玉皇大帝。

「護世四天王」是帝釋天的部屬，也即是東南西北四大天王，也叫四大王眾天。每個天王又有很多部屬，有層級系統，東方是持國天王，南方是增長天王，西方是廣目天王，北方是多聞天王。大的寺院門口，如光孝寺等都有安放護法四大天王。

「大自在天」是色界的頂天，叫色究竟天，或叫有頂天，是魔王天。印度很多宗教是拜大自在天，認為一切都是大自在天生出來的。

在佛教裏沒有破壞這些習俗，那些習俗認為有梵王，有帝釋，有四天王，有大自在天，這些都是印度人所崇拜的天神，佛教沒有否認他們，不過佛經裏面講這些天神都來皈依佛，是佛的弟子，佛一成道，還未決定是否說法，他們就來請佛說法，還帶來很多天眾，梵天有梵王的天眾，帝釋有帝釋的天眾，四天王、大自在天都帶一大群眷屬來，浩浩蕩蕩，有百千萬那麼多，世間人是看不到天人，是佛自己看見。小乘經是沒有這樣多的敘述，大乘經就有這些敘述。

那些天人來到佛面前，恭恭敬敬，合掌頂禮，請我釋迦佛轉法輪，請我說

法。

「我即自思惟，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

破法不信故，墜於三惡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

佛自己在思維，在考慮，如果我讚嘆一乘佛的功德智慧，眾生淹沒在苦海中，墮得太深，不能信這一乘法。他們不信受就會毀謗而墮落。

「破」是毀謗的意思，不是令佛法破損，而是令自己受害，破壞了自己信佛法的機會，就會墮落在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人、天、阿修羅是屬於三善道，但有時把阿修羅歸納為惡道，就變成四惡道。

為什麼不信佛法會墮三惡道？你千萬不要以為不信佛法，佛就令他墮三惡道。佛什麼時候都是慈悲的，不會令你墮三惡道。只不過你不信，即是懷疑，就會毀謗佛法，就會生罪過。你不但自己毀謗，還對人講，自己心裏又生起惡意，口和心都做惡業，就有邪見，於是身體也跟著做十惡業，身就殺盜淫，口就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就貪瞋癡。佛是最尊貴、福德最圓滿的人，佛所說的一乘法是最高最妙，你不但信，還要毀謗，不但害了自己，還害了眾生，自害害人，積集了惡業，就墮三惡道，不是佛令他墮三惡道，而是他自己做了惡業，受惡業所牽而墮三惡道。

同時，你破壞的東西價值越高，你的損失就越大，如果打爛很粗的瓦碟，損失很小；若是打爛白玉花盆，損失就很大。

「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人這一生死了，所有的東西都帶不去，只有所作的業帶得走，不用你帶，業也自自然然如影隨形，做了業就隨業所牽，有惡因緣，就受惡因緣支配；有善因緣，就受善因緣支配，這是因緣所生法。

「受諸因緣故，輪轉生死中，不受諸因緣，是名為涅槃。」所以我們生活得好，不要說是佛賜給我們；生活得不好，更不要說是佛懲罰我們。佛是導師，只有指引我們走上幸福的路。

假如佛不管你能否聽懂太高深的道理，就隨意說出來，這就會令你生疑、生毀謗，即是間接令你造罪，你就會一墮再墮，苦上加苦。佛既然是大慈大悲，又怎會忍心？所以佛就說：「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我不如不說法，自己快些取滅度，如上來所說的「如薪盡火滅」。但這樣做又沒有理由，佛示現出世都是為教化眾生，這豈不是空來一趟？於是就再想另一個辦法。

「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

釋迦佛就想起過去佛，「尋念」是轉念，把念頭回轉一下，再想一想，過

去佛是怎樣做的，可以把去佛作為借鑒。

過去佛所行的方便力，過去佛除了一乘教之外，又有什麼方便教，有沒有用方便力說方便法？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適應那些鈍根的人？「行」即是用。釋迦佛就想起過去佛也是用方便力去遷就鈍根的人，既然是這樣，我也應該模仿過去佛。

「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

我釋迦佛現在雖然所得的是一乘最高、最妙、最甚深的一乘無上法，但我可以改變一個方式去講，我暫時不說一乘，應該先說三乘，說三乘就可遷就那些鈍根的人。

「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

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隨順於我意，而用方便力。」

釋迦佛剛剛這樣想，在決定與未決定之間的時候，十方佛就現前，不是很多十方佛走到釋迦佛面前，只是正在此時，釋迦佛聽到十方佛的聲音，十方佛是十方現在佛，不是過去佛。十方佛可以不動，可以仍在十方各自的佛世界，他們為了催促釋迦佛學過去佛，應快快決定，不要想太多。

「梵音慰喻我」，「我」是釋迦佛，「梵音」是佛的聲音，「梵」在佛教中代表清淨，印度婆羅門教是拜梵天，認為梵天是最清淨，順著當時的地方性和文化習慣，所以佛教也講梵音，即清淨的聲音。佛音當然是最清淨、最微妙，有些經講佛有六十四種梵音。十方佛的音聲也是一樣，是最清淨的音聲。

「喻」是曉喻，令他明白，明白過去佛、現在十方佛都是這樣，不可以講一乘之時，就先講三乘，眾生的根機是三乘的，就為他們說三乘。十方佛是這樣勸慰釋迦佛。

「善哉釋迦文……意在教菩薩。」這一大段就是十方佛說的，是釋迦佛引用十方佛的話。

「善哉釋迦文」！好極了，釋迦牟尼。「文」是牟尼的意思，有時譯作釋迦文，有時譯作釋迦牟尼，意思是一樣，只是譯音不同。

「第一之導師」，釋迦佛您真是第一的導師。佛是最高尚、最尊貴，所以為三界之導師，以一乘來講，是十一法界的導師，人、天當然要佛來引導，就算是阿羅漢、辟支佛也要以佛為導師。「第一」是對一切世間來講，一切人天、阿羅漢、辟支佛、菩薩都是在佛之下，佛為第一。這「第一」是對十一法界來講，不是對佛來講，每位佛都是平等的，佛佛道同，佛佛平等，因為不圓滿就

成不了佛，一定要圓滿了，才可成佛。既然圓滿了，就沒有高下，沒有等級，未曾圓滿才有等級。

我們不可以說某某佛第一，某某佛是第二，某某佛是第三。有一首偈說：「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那就不知哪位佛第二，哪位佛是第三。這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佛是平等無分別的。

「得是無上法」，無上法是一乘功德法，是超過世間一切人的程度，超過一切聲聞、辟支佛、菩薩的程度。他們聽不明白，講也沒有用，不如「隨順於我意」，「我」是指十方佛，不如隨順於十方佛的意思。

舊本是「隨諸一切佛」，這本來沒有錯，遠老法師這樣改是用更直接的敘述來講。

十方佛直接講：釋迦佛啊！您是第一的導師，您證了一乘的無上智，您既然不可以馬上講一乘法，不如隨順我們的意思，學我們一樣先用方便教來講，先施權，等他們的程度高了，再說一乘，這是勸慰的意思。

「而我亦皆得，最妙第一法。」「我」是指十方佛，應該用「我等」才對。我們十方諸佛，每一位都得到最微妙的一乘法，但我們也不可以立刻就講一乘法，我們都要觀眾生的根機。

「為諸眾生類，分別說三乘。」如果眾生的根鈍，我們都要為他說三乘。「分別」是詳細解釋，他是聲聞根性，就為他說四諦法；他是緣覺根性，就為他說十二因緣法；他是權教大乘根性，就為他說六波羅蜜多法；甚至他對三乘法仍未好樂，就會教他修五戒十善，修人天法。並非每位佛一成佛就開始講一乘法，雖然我們的志願和目的是想說一乘法，是想人人都發一乘心，希望眾生都趕快成佛，但希望與實際情形未必一致，哪能希望什麼就得到什麼？佛也不可以這樣。佛是希望眾生都能接受一乘法，可惜事與願違，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先為這些眾生說三乘法。

「少智樂小法，不自信作佛。」這些三乘人，智慧少，智力不足，樂著小法，只喜歡小乘法，程度低些的叫小法，聲聞法、緣覺法是小法，三乘法是小法。他們只有人天善根或三乘善根，無法接受一乘，只可以用小法對他們講。他們喜歡證小果，不喜歡證大果。如果告訴他們：你們是一乘菩薩，你們要發一乘菩提心，你們將來會成佛。他們不會相信，他們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佛。他們會說：「我們沒有這麼大膽要成佛。」他們以為成佛是大膽，卻不知道這樣是自暴自棄，不知這樣是違背了佛的願望，以為這是很客氣、很謙虛，佛是不希望你們客氣，只是希望你們能慚愧、能精進。但那些小乘人生生世世都是「樂小法」，不信自己會成佛。

「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果。」所以佛只有轉用一個方法，用方便智，用權智說權法。「諸果」是修行所得的成績，是所得的效果，如聲聞乘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辟支佛也有很多的階段和層級；權教菩薩也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種種的果位，總之他修行到一定的階段，是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功德，有一定的成績。

佛把三乘人所修的三乘行所得的種種效果，一一詳細說給他們聽，教導他們修三乘行。雖然佛不希望他們證三乘果，但他們不能信一乘的時候，就要為他們說三乘。

佛「雖復說三乘，意在教菩薩」。十方佛雖然是說三乘，但不是志在他們證三乘果，用意是在教菩薩，這是講明佛施權的艱難，講明佛是為一乘菩薩而出現於世。

釋迦佛把十方佛的話講給舍利弗等大阿羅漢聽，是要讓他們知道，原來佛是有很大的苦衷。佛已講了一大段，為什麼你們還不信？佛講這些話就是有這個意思，讓他們反省自己，他們不信是對不起佛，如做兒女的，父母為他做了很多事情，但他反而不聽父母的話，就是對不起父母。

「舍利弗當知，我聞聖師子，深淨微妙音，稱南無諸佛。」

釋迦佛叫一聲舍利弗，要他應當知道，我釋迦佛聽聞十方佛勸慰我，聽到諸佛很深、很清淨、很微妙的聲音，只好答應，稱一聲「南無諸佛」。

「聖師子」就是佛，佛是聖中聖，人中之獅子，一切聖人中以佛為最圓滿，獅子是借用，是比喻，獅子為百獸之王，獅子一出聲，一切的獸類都會震驚，驚怕得腦袋也震裂，一切獸類都會消聲匿逃。這是譬喻佛一出世轉法輪，一開始說法，一切世間的外道，都會自動消失。因為佛的道理是最圓滿，同外道邪說比較起來，外道邪說都很落後，都是要不得，所以釋迦佛一開始說法，九十六種外道都消聲匿逃，有的躲起來；有的皈依佛，做佛的弟子，隨佛修行，還成了阿羅漢；有的驕傲心重，又不服氣，認為自己是首領，座下有很多弟子，怎能拜佛做師父那樣丟臉？但他又知道自己的見解不及佛法那樣高妙，但又不肯改宗，只好躲藏起來。

釋迦佛稱一聲「南無諸佛」，是講我釋迦佛皈依諸佛，我禮敬諸佛，我接受諸佛的勸告，接受諸佛的意見，多謝諸佛的勸告，釋迦佛也聽諸佛的勸導。就如我們有些問題想不通，若有朋友來勸告，他教得合理，我們就要接受。

「復作如是念，我出濁惡世，如諸佛所說，我亦隨順行。」

我釋迦佛聽了諸佛的勸慰，自己又答應了，我再作如此的想法，我既然出於五濁惡世，那些退心菩薩已經墮落了，又怎能要求得太高？我就要慢慢教化他們，按照十方諸佛所說的那樣，順著諸佛的意思去做，用方便智，說方便教。

「思惟是事已，即趣波羅奈。」

我釋迦佛經過詳細考慮這件事之後，決定先講三乘，於是立刻動身，離開菩提場，向波羅奈而去。「趣」是向、去的意思。「波羅奈」本來是江名，後來變成國名，這個城市被波羅奈江圍繞著，波羅奈也即是鹿野苑。

佛未成道前修過苦行，但不能得解脫，於是就到菩提場靜坐，佛成道就想去找從前教他修無色界定的那兩位老師，但他們已經去世。佛又想起以前跟過自己修行的五位親屬，於是佛就去波羅奈教化他們（即是五比丘）。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隱其真實義，隨順於諸佛，

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是名轉法輪，便有涅槃音，

及與阿羅漢，法僧差別名。」

本來佛證悟的一乘法是非常高妙，不可以用世間的普通語言去宣說，那些人程度太低，講給他們聽，他們也聽不懂。佛只好把一乘真實法隱藏起來，只好按照十方佛所勸，順十方佛的意思，決定先施權，用方便力，為五比丘說三乘法。

「五比丘」是悉達多太子出家時，父王掛念他，派出五人勸他回來。這五人中有兩人是母族人，有三人是父族人，他們勸不了太子，覺得回王宮也沒有面子，而且覺得悉達多太子身份這樣高貴，也棄家來修行，於是他們就跟隨太子修行。他們當初不是叫比丘，出家修行才叫比丘。太子修苦行時，日食一麻一麥，有兩人覺得太苦，就離開了太子。後來太子不修苦行，來到河邊沐浴，因為六年苦行都沒有沐浴，骨瘦如柴，就算說法也沒有人敢聽，所以在河邊沐浴，洗乾淨身體，並在岸邊接受牧女的牛奶供養，三人看見，就以為太子退心，便看不起太子而離開他。

佛成道後觀機，覺得應先教化這五人，因為這五人是發心修行。佛陀未來到五人面前，五人已經遠遠地看見悉達多太子向他們走來。五人商量不理睬太子，但當佛陀來到跟前，五人自動起來歡迎，不約而同地頂禮佛陀，因佛成道，他的相貌、神采都是與別不同，令人見到自然會歡喜，自然會恭敬，於是佛就為這五比丘說法。

五比丘當時還不知太子已成佛，仍稱呼佛為太子。佛就告訴他們：「我已成佛，你們不要再稱我為太子。」成佛後就稱為世尊。

佛為他們說法就叫做轉法輪，是三轉四諦法輪，為他們說苦集滅道的四諦法，說世間、出世間的因果，世間的眾生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苦惱？苦惱是怎樣得來？是因為眾生起煩惱造業，有煩惱及業就一定會招感苦果，除非你不起煩惱、不造業。你若起貪、瞋、癡、憍慢、嫉妒等種種的煩惱，那些煩惱就會推

使你去造殺、盜、淫、妄、兩舌、惡口等惡業，造業就會招感苦果，這是苦諦和集諦。佛還說，苦和集是有辦法滅除，如果滅了煩惱，滅了業，自然就能滅苦，這是滅諦。滅諦就是涅槃。苦和煩惱都不生起，就無苦亦無集。苦和集不是你想滅就能滅，是要想辦法斷集，就要修道，修三十七道品，這是道諦。經過修道，然後才可斷煩惱，滅業，最後才能滅苦。

集是苦之因，苦是集之果，這是世間的因果；道是解脫的因，滅是解脫的果，這是出世間的因果。

佛說：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此是滅，可證性；此是道，可修性。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此是道，汝應修。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

佛用自己來作證，你想解脫，就要學佛，知苦，斷集，證滅，修道。這就是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佛說法謂之轉法輪，可破滅煩惱，可推進善法。

五比丘是阿若陳橋如、十力迦葉、馬勝、拔提、摩訶南。聽佛一說法後第一個悟道的是阿若橋除如，最快證阿羅漢；其他幾位經過幾個月的修行，也先後證得阿羅漢果。證果者，能見真理，破無明，破我執，得解脫。

「便有涅槃音」，這是講五比丘證果得涅槃，涅槃不是死，而是證到滅諦，徹見真如平等的空理就叫涅槃，從此不再起我執，不再生無明，不再造惡業，不會再受苦。「涅槃音」是涅槃的消息，是涅槃這回事。五比丘得解脫，就謂之證涅槃。

佛成道就叫佛寶，轉法輪就有法寶，佛的弟子依法修行，證得「阿羅漢」，就有僧寶。

「阿羅漢」由於斷煩惱，破我執，以後不再受生死輪回，所以叫「無生」；也叫「應供」，應受人、天供養，沒有煩惱就有資格受人、天的供養；阿羅漢也叫「殺賊」，殺煩惱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如六賊，阿羅漢降伏了這六賊，無論穿什麼，吃什麼，都不會有貪愛心。而我們一般人是放縱這六賊，還把這六賊當作好朋友。

「及與阿羅漢」，阿羅漢是小乘的聖者，就是僧寶，證初果也可算是僧寶。有佛，有法，有僧，於是三寶從此安立而出現世間。

「法僧差別名」，佛、法、僧三個名詞不同就是「差別名」。

「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說。」

為什麼阿若橋陳如聽了佛說法，馬上就開悟，其他四人也在三個月內證果？是因為從久遠劫以來，這五比丘不是第一次聽佛說法，多生多世以來，佛已經教化他們，他們是有善根。「劫」是時間，一劫已經是很長，「久遠劫」是很長很長的時間以來，佛已經為他們「讚示涅槃法」。「讚示」即讚嘆、開示三乘的涅槃法，不是讚示一乘的涅槃法，因為他們已好樂三乘法，已墮落受苦，

佛就要教他們三乘法，令他們脫苦。

「生死苦永盡」，你能依著這個方法去修行，觀無常，觀無我，觀苦，觀空，知道起煩惱就會造業受苦，就要控制自己的煩惱，要修行斷苦，要覺悟諸法皆空，依這樣修，就會證滅諦，就會「生死苦永盡」而得涅槃，就不用輪迴生死。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乃至觸滅，愛滅，取滅，有滅，生老病死憂悲苦惱都滅了。

「我常如是說」，我釋迦佛不是現在才這樣說，在久遠劫來我常常都是這樣說。

這五比丘過去生中都是修四諦法，佛為他們說，所以他們很快就覺悟證涅槃。因此，利根和鈍根，聰明和愚蠢，不是天然生成，是要講過去的因緣，要把過去的時間計算在內。他一向沒有因緣聞法，他就愚蠢；沒有因緣修行，他就是鈍根。三乘對一乘來講是鈍根，而三乘對人天乘來講，又是利根。五比丘很快成阿羅漢，就是利根，憍陳如就更是利根，他是最初解，最初得到開悟。傳說他是《金剛經》所講的歌利王，他把忍辱仙人的身體節節支解，而忍辱仙人就是釋迦佛的前生，忍辱仙人並沒有瞋恨他，還說將來成佛之時，第一個來度化他。所以憍陳如是第一個得度。

「舍利弗當知，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無量千萬億，

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曾從諸佛聞，方便所說法。

我即作是念：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

佛叫舍利弗應當知道，當初在鹿野苑對五比丘說四諦法，但另外有很多大菩薩來到，我有對他們說一乘法，不過你們不知道。

「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這些「佛子」不是指小乘人，也不是聲聞、辟支佛，而是從他方來的權教大菩薩，佛在菩提場成道時，也有他方的一乘菩薩到來，佛就為他們說一乘法。

佛為五比丘講完四諦法，又有他方的權教大菩薩來到，他們是「志求佛道」的人，志在成佛，有利他的根性，有大悲心，但如果對他們說要經過無量無邊劫，親近無量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才可成佛，他們就可能發不起一乘菩提心，所以有些佛就對他們說，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修行，行六波羅蜜多就可以成佛，於是他們就發菩提心，立志成佛。他們依六波羅蜜多修行，功行很高，已到不退轉的境地。這些人是可以聽一乘法，佛就為他們說一乘法。

當時來鹿野苑的大菩薩有「無量千萬億」那麼多，他們不像人間那樣，所以聲聞弟子就不知不見不聞。鹿野苑容不下那麼多的大菩薩，他們就充滿在虛空中。他們「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都以恭敬心來見佛，這些是不可思

議的大菩薩，有大神通，他們知道釋迦佛成道，都來到佛面前恭賀佛。

佛說這些大菩薩「曾從諸佛聞」，已經親近了很多佛，在很多佛那裏聽聞了佛「方便所說法」，所以知道他們是權教大菩薩，有很大功德。

「我即作是念」，我釋迦佛就這樣想：「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故。」佛出現於世是為了開佛知見，為了說一乘法這件事，他方的菩薩既然有資格聽，又來到了，豈有不說的道理？「今正是其時」，現在講一乘法正是時候。

「舍利弗當知，鈍根小智人，著相憍慢者，不能信一乘。」

佛同時對舍利弗等說，叫他們應當知道，我釋迦佛之所以不對你們說一乘，是因為你們的根太鈍，智慧太少。小乘人和天，以及娑婆世界的眾生，大多數是鈍根，不是著相就是憍慢，如五比丘，本來是跟隨太子修行，但有兩人見太子修苦行就忍受不了，便離開太子，這些顯然是「憍慢」；另外三人見到佛受牧女的供養，又以為太子退心，不再修行；這種人是屬於「著相」，屬於執著。

憍慢是對「我」看得太重，有邪見就執著。為什麼會「著相憍慢」？是因為有煩惱障，煩惱太重，憍慢是煩惱濁，著相是見濁。如果是通達五蘊皆空，通達無常、無我，就不至於著相憍慢。大多數人不能破我執。不能通達一切法空，所以不是著相就是憍慢，要為他們說一乘法，是不可能的，他們「不能信一乘」。佛只好先為他們說三乘法。

「今我喜無畏，於諸大眾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這是重頌，長行已講過。佛說：現在不同了，時機已到，可以開權顯實，我現在很歡喜，我現在無所畏懼。佛是一切功德智慧圓滿，還有什麼可畏懼？以前就有畏懼，是怕你們根鈍，怕你們不信，怕你們毀謗造業而墮落。所以往昔畏懼就不敢說一乘，現在我釋迦佛不驚不畏，因為你們的五濁障已除，可以信一乘，我可以在大眾之中，叫你們捨棄方便的權教，可以為你們說無上的一乘佛道。

舊本是「於諸菩薩中」，遠老法師認為，現在開權顯實不單單是為菩薩開權顯實，主要是為三乘人開權顯實。改為「大眾」就包括法會上的大眾，有人，有天，有阿羅漢，有辟支佛，有權教菩薩。

佛在大眾中，現在要宣布開權。「捨」是捨棄，「方便」是權教，權宜遷就，將就根機淺鈍的人而施設三乘教。過去施設三乘教之時，不是很正直，是委曲、將就。我釋迦佛的本心本意是一成佛就想說一乘法，但四十幾年來都隱藏在心裏不能講，這就不可以「正直」。我現在不委曲了，要正正直直，想講那

句就講那句，要坦坦白白，把心底的話，全部講出來。我現在要捨棄方便，不再用方便，開除方便，我告訴你們：三乘是方便，是假設，是就機，是不究竟，你們要放棄三乘，要發一乘心，要恢復一乘的地位，要修一乘菩薩道，將來要成一乘佛果，這才是究竟圓滿，這才是我的志願，是我之目的，所以是「但說無上道」，從今以後我只講一乘的無上道，不再講三乘教。

「正直捨方便」，是開權，「但說無上道」是顯實。其實佛講完這句話，並沒有講一乘因果，只是叫你信，給你一個一乘的消息，將來你到一乘淨土，佛才為你說一乘因果和一乘功德，那時才真正是「但說無上道」。

「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

這些權教菩薩聽到開權顯實法，疑網都除掉了，很舒服，很自在，很安樂。如果有疑心，就像魚和野獸墮入在網中無法出離，這就很痛苦。現在不但權教菩薩除掉疑網，連一千二百大阿羅漢也除掉疑網，他們將來全部都會成佛。

「千二百羅漢」是常隨眾的數目，其實是不止一千二百，〈序品〉講大阿羅漢是一萬二千，只不過這裏按照習慣所講常隨眾是一千二百。

成佛是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才可成佛，這些阿羅漢現在也未有表示，佛就為他們授記。這種授記是通記，通過來授記，沒有詳細講他們將來成佛的情形。

「如三世諸佛，說法之儀式，我今亦如是，說無分別法。」

這裏是結頌諸佛的儀式是一樣的。我釋迦佛「說法之儀式」，都是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一樣。佛說法的儀式，不是一般的儀式，不是唱讚、行禮那些儀式，這個「儀式」是講佛說法的法則和程序，每位佛都是一樣，眾生的根機未能接受一乘，就要先施權，先說三乘，等眾生的根機成熟，可以說一乘了，那時就開權顯實。十方三世諸佛說法的儀式都是一樣，我釋迦佛現在也是同諸佛說法的儀式一樣。

「說無分別法」，「無分別法」有兩種講法：第一，指一乘法，一乘法是無分別法，是最平等、最圓滿的，到最圓滿的時候就無分別、無差別，未曾到圓滿就有等級，如果無等級就無分別，唯有一乘法才無分別。第二，一切佛都是先施權後顯實，為那些鈍根的眾生先施權，然後就要開權而顯實，首先是為實而施權，最後就開權而顯實，這又是「無分別」。十方三世諸佛是這樣，我釋迦佛也是這樣，這就是「無分別」。

「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正使出於世，說是法復難。」

這是讚嘆一乘法的希有，同時用讚歎來流通。首先頌佛出世難，世間人是不容易遇到有一位佛出世。「興」是興起。上面講釋迦佛為什麼會出現於世？是因為觀到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就興起大悲心，憐憫眾生，尤其是釋迦佛憐憫他曾教化過的弟子退墮了，覺得很可憐，所以就興起大悲心，想到要出現於世，想到要尋找退墮的弟子，要教他們發一乘心。

釋迦佛和一切佛雖然是為了憐憫眾生，教化眾生，但還是要有因緣才可以出現於世，沒有因緣是不可以出現於世，所以是「懸遠值遇難」，我們不輕易遇到佛出世。

釋迦佛出世的時代屬賢劫，有千佛出世，算是比較多佛出世。賢劫裏的千佛，第一位是拘留孫佛，第二位是拘留含牟尼佛，第三位是迦葉佛，第四位是釋迦牟尼佛，第五位是彌勒佛，現在彌勒菩薩還未成佛，將來會成佛。賢劫有千佛出世我們也不容易遇到，但有時多劫也沒有佛出世，那就更加難遇到佛出世。

「懸遠」是很長遠、很久遠。我們在很長久的時間裏，都遇不到一位佛出世；有佛出世時，我們又墮落了，就遇不到佛；就算不墮落，而佛在印度，我們在中國，也是遇不到；即使生在印度，而印度很大，沒有因緣也遇不到佛；即使你生在印度，生在佛出現的地方，你也不一定遇到佛。所謂「佛出世時我沉淪，我出世時佛滅度。」生在佛前、佛後就遇不到佛。八難都是遇不到佛，盲聾瘡啞，或生在長壽天，生在邊地，都遇不到佛，生在三惡道更加遇不到佛，即使生在人間也難遇到佛，能遇到佛就是很慶幸。

「正使出於世，說是法復難。」

這是第二重難。「正使」是剛好碰到的意思，即使佛出現於世，我們又遇到佛，但未必有機會聽到佛說法，尤其是很難遇到佛說一乘法，聽開權顯實法也不容易。釋迦佛成道四十幾年來，都沒有說開權顯實法，是最後才說。教釋迦佛修定的外道，他也在釋迦佛成道之前死了；有些弟子是聽過佛說法，但他未等到佛開權顯實，已經死了，所以即使佛出世，要說開權顯實法就更加難，要有因緣才能說此法。

「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

這裏說聞一乘法非常難，有時經過無量無數劫都聽不到，你遇不到佛就聽

不到，佛出世但未曾講，你也聽不到，如法會上五千退席的人，佛即將講一乘法，他們也要走，就是聞不到了，所以「聞是法亦難」，要有很大的因緣才能得聞。

「能聽是法者，斯人亦復難。譬喻優曇華，一切皆愛樂，

天人所希有，時至乃一出。」

這裏講能聞此法也是很難，佛出世是這樣難，出世後說一乘法也是這樣難，就算你遇到佛，你能聽聞一乘法也很難，聞未必是能聽，聞與「能聽」有所不同，聞只是聞聲，未必能了解，未必能明白，未必能信受。「能聽」首先是要明白，能信受，能聲入心通，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一定要發一乘菩提心，一定要行菩薩道，一定要成一乘佛果，才是「能聽」，如只是聽到聲，你不明白，不知內容，你又不信，等於不能聽，所以「能聽是法者」，這個人就更加難得，更加希有，就好像是優曇鉢華那樣希有難得。

我們不要以為是曇華一現，優曇鉢華是靈瑞華，是要有吉祥喜慶的事才會開華，開華的時間很長，華很香，有時幾千年都不開華，如果開華，就一定值得歡喜，一定有喜慶事隨之而來。優曇鉢華譬喻《法華經》，你聽了開權顯實法之後，你行一乘菩薩道，你將來就有機會聽到佛為你講一乘因果經，好事自然隨之而來。

優曇鉢華當然是一切人都喜歡，在這裏用優曇鉢華比喻人，表示能聽《法華經》的人是很尊貴、很難得，一切人都會喜歡他，因為是「天人所希有」，天上和人間都很難找到。這裏有讚舍利弗的意思，因他已經信受，已經能聽，所以佛讚舍利弗來影響其他人。

優曇鉢華是「時至乃一出」，要時候到了才出現一次，不是出現一會兒叫出現一次，而是時候到了，合時候、合因緣了，才出現一次。舊本是「時時乃一出」，讀起來容易讓人誤會為常常都出現，所以遠老法師改為「時至乃一出」就更清楚明白。

「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養，

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

這是講聞到一乘法而又歡喜稱讚的人，就超勝過優曇鉢華。你能聞，能信，能受持，能生歡喜心，歡喜才會讚嘆，也不用讚嘆很多，即使你讚嘆一

句，或者用一個音節來讚嘆，發一言來讚嘆一乘法，就等於供養了過去、現在、未來一切十方三世諸佛。

你信受了一乘法，由歡喜心而發出讚詞，不是叫你唱讚，要由自己的心底發出來的才是真正讚嘆，令聽聞你讚嘆的人也生歡喜心，有自利利他的好處。這是用讚嘆來供養，用歡喜心來供養，你能接受開權顯實法，又能歡喜讚嘆，這就是合佛意，就是供養佛，供養法。法供養勝於一切供養，一切供養中以法供養為第一。如果你做的事不合佛的心意，就算你用很多物質來供養佛，也沒有用。

能夠信受一乘法，讚嘆一乘法的人是「甚希有」，是很難得，這個人比優曇鉢華更加希有難得，難得的程度超過優曇鉢華。

至此為止，佛就回答了舍利弗問「佛何因何緣，慇懃稱嘆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的問題。至此只有舍利弗一人信受，佛講這番話，是希望法會上的大眾不要以為遇到佛是很容易，不要以為聽到開權顯實法是很容易，你們能聽到是很希有難得。依此推想，舍利弗等那些大阿羅漢是很難得，我們在佛滅後二千多年來，能遇到正法，也是很希有難得的事，我們也可以講是幸運過看到優曇鉢華，我們能明白了解，能信受，也是「過於優曇華」，我們也應該歡喜和慶幸。

「汝等勿有疑，我為諸法王，普告諸大眾：

但以一乘道，教化諸菩薩，無三乘弟子。」

一本經，正宗分裏有流通，流通分裏也有正宗。上面讚嘆的部分是屬於流通〈方便品〉。這裏佛要舍利弗等，你們不要疑惑，已經講得很清楚，從今以後你們只有信受，不可以有疑惑，能信受已是很難得，《法華經》是志在你信受，開權顯實也志在你信。

「我為諸法王」，「我」是指釋迦佛，佛常然是諸法之王，因為法從佛出，佛為法本，佛悟證了一乘法，佛修無量無邊劫的菩薩道，圓滿了無量無邊的功德法，所以佛是諸法之王。所謂「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佛能觀機說法，於法自在，因此我們要信佛所說。

佛「普告諸大眾」，普遍地公開向大眾宣告：你們信就最好，如果不信，我只有老實地告訴你們，佛的工作，只是為了用一乘道來教化諸菩薩，只有叫你們發一乘心，行一乘菩薩道。

佛說這些話，不是叫大眾即刻做到，不過你能信，就能堅固，所謂「智深志固」，有智慧領略到，有信心，佛已很歡喜。阿羅漢若能信，馬上回小向大，這個阿羅漢立即就變成菩薩；就算你是凡夫，只要你能信，能發一乘菩提心，你就是一乘菩薩。所以就「無三乘弟子」，三乘弟子也變成一乘菩薩，佛

是志在「無三乘弟子」，志在全部弟子都行一乘道。

「汝等舍利弗，聲聞及菩薩，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

以五濁惡世，但樂著諸欲，如是等眾生，終不求佛道。」

這裏是敕令大眾要尊重開權顯實法。按照文法來講，應當是「汝舍利弗等」。佛說：你們舍利弗等人，所有聲聞人（包括辟支佛）和所有菩薩（權教菩薩），在座的大眾，都應當知道「三乘是方便，一乘才是真實」這個開權顯實的妙法，是一切佛的「秘要」。「秘」是一切諸佛所守護，並不是隨便講，要合時機才講，未合時機就要隱藏守護著，不會洩漏半句。本來佛法沒有秘密，是公開的，佛為一切眾生而工作，為利益一切眾生而出現於世，沒有秘密可言，但時機未到就要秘密守護，時機到了，就會公開，那時就再沒有秘密。未公開前一秒都是秘密的，如開權顯實的法門，四十幾年來佛都未曾講過半句，就是秘密，現在公開了，就沒有秘密。佛講三乘時沒有講你們是一乘菩薩，沒有講你們可以成佛，那時就是秘密，現在講了，就不是秘密。如〈信解品〉中，長者未公開與窮子相認之時，只當他是清潔工，那時就是秘密，與子相認後就不是秘密。

開權顯實法是諸佛所守護的妙法，是最重要、最扼要、最微妙的，不合時宜講就會害人，他不信就會毀謗造罪，所以不能隨便講。

那些退心的菩薩，墮在「五濁惡世，但樂著諸欲」。他們貪著五欲，而且很濃厚。「諸欲」主要是指五欲。因為有煩惱濁，其它四濁也隨之出現。由於五濁重，眾生的苦就會很多，所作的事，三業所表現的也都是惡的，內心煩惱重，行為也是有害於人，所以叫「惡世」。眾生為減少煩惱痛苦，於是他們又貪著五欲，樂著五欲，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身貪觸，貪著五欲就被五欲所迷。

「如是等眾生」，這些眾生，有一種是「我慢高山」，有一種是「入邪見稠林」，不是被五欲的瘀泥困著，就是被邪見稠林遮蔽，或是被我慢高山擋著，無法行正路。他們本來是菩薩，只不過退心墮落了就變成眾生。佛本來是要他們行正路，但他們既然貪五欲，著邪見，就「終不求佛道」，永遠都不會自動求佛道。所以佛要做很多工作，要用千萬方便來引導他們才有轉機。這是說明隱秘的理由。

「當來三乘人，貪著三藏者，以為真實故，聞佛說一乘，

迷惑不信受，破法墮惡道，對於如是人，切勿說斯經。」

這一段是教敕舍利弗等人，將來要流通《法華經》，就要有所揀擇，不要隨隨便便見到人就讚一乘，如果不對機，反而會令他造罪業而墮落，這是一種預防，免將來流通會發生問題。

「當來三乘人」，「當來」是指將來。舊本是「當來世惡人」，照理惡人是不會貪著三藏，一般的三藏是指三乘的三藏：經藏、律藏、論藏，但深入研究則分開：聲聞的經、律、論；緣覺的經、律、論；菩薩的經、律、論。這樣分就變成九藏。

這裏的「三藏」應該是權教的三藏：聲聞藏、緣覺藏、權教大乘藏。舊本的〈安樂行品〉有講：「亦勿親近貪著小乘三藏學者。」三藏就是指權教的三藏，用一乘來對待，就連權教大乘也歸入小乘那一類。

那些三乘人，除非不貪著三藏，他們若貪著三乘，便以為是真實，如果他是聲聞人，就貪著聲聞藏是至高無上，你對他講其他的佛法，他都不願聽，認為你是他的對敵；如果他貪著緣覺藏，他就只認定緣覺藏是至高無上，你對他講其他，他會認為是偽劣、是顛倒、是邪見、是魔說；就算權教大乘，他若貪著，你對他講一乘，他也不願聽。就如現在東南亞的泰國、緬甸等小乘佛教國家，也是認定大乘非佛說，原始佛教的無常、無我等就承認，而不承認大乘。這些可以說是「貪著三藏」的學者，是指權教的人，他要維護三乘，反對一乘，如〈持品〉中說，那些維護三乘的人罵流通一乘的人：「自作此經典，誑惑世間人」，說這些經是你自己作出來欺騙人、擾亂人。

這些三乘人不是社會上的惡人，他是為了維護三乘，就要反對一乘，所以遠老法師怕你們誤會，以為是普通的惡人；這就不合佛意，所以便改為「當來三乘人」。

這些三乘人，「聞佛說一乘，迷惑不信受」，他們聽了佛講一乘，就莫名其妙，就像進入五里霧中，很迷惑，而不能相信，不能接受。要信才能接受，如果單單只有信，那只不過是信仰，必須接受才有用，所以信受是很重要。

那些三乘人不肯信受，就會「破法墮惡道」，「破法」即是謗法，破壞你所說的，使你所說不能成立，令你沒有成效；也破壞他自己應得的利益，如果能信就可以得到利益，得到進步，但他毀謗就阻礙自己前進，就會因毀謗而墮惡道。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他謗法，佛就使他墮惡道。他墮惡道是因果的定律，是業力的牽引，謗法是會招感墮惡道的果報，破法為惡業因，墮惡道為惡業果。

「對於如是人，切勿說斯經。」這是勸告舍利弗，對於這些不信的人，不要說這本經。很多人在半信半疑之間，你將來要宣傳《法華經》，宣傳開權顯實法，對於這種貪著五欲或維護三乘，不能信受一乘的人，你不要隨便對他講《法華經》，不要隨便開口說一乘，更不要隨便說他修學的是三乘，是方便，是不能成佛的。那樣說會激怒他，他可能會打你、殺你，這樣做即是令人作罪，你就變得失了慈悲心，這就沒有必要了。你不要以為我很熱心，我要傳

教，就隨便說。我們要有分寸，不能不分場合地過分熱心，亂傳教，應該講的就講，不應該講的就不講，如果亂講，害了人也不知就不好了。佛滅度後，宣傳一乘法是應該，你熱心是值得讚嘆，但要謹慎才可以。

「有慚愧清淨，志求佛道者，當為如是等，廣讚一乘道。」

我們傳法又不可以過份小心，以為不能隨便對人說就乾脆不講，免得講了遭人惡罵，又會連累別人墮落。有些人是很柔和善順，很謙虛，你就可以對他講。如果太過小心，有些應度的機也失去，就變得不懂時機了。太大膽，太小心都不好，傳法要適中，遇著有機的就應該講，對那些「有慚愧清淨，志求佛道者」就應該講，有慚愧心的人，已經清淨，沒有慚愧心的人就不清淨。「慚」是怕自己做得不好，人格不夠完美，反省之下，自己心裏很難過。「愧」是對他人來說的，覺得這樣做是不對，被人看見會嘲笑我，會批評我，怕對不起別人。慚於己，愧於他，輕拒暴惡，崇頌賢善，對有道德的好人、善人，我們就崇敬他、尊重他，對邪惡、凶暴、不道德的行為，就要遠離他、拒絕他。能這樣做的人就是「有慚愧清淨」的人，這是普通的慚愧。

在《法華經》的立場上講，「慚」是自己反省，例如，別人發菩提心，我為什麼不發菩提心？別人行菩薩道，我為什麼不行菩薩道？別人布施、忍辱做得那樣好，我為什麼做不到？別人將來是要成佛，成佛就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功德可普利人、天，我為什麼不能發心？你問心就覺得可恥，這就是「慚」。

「愧」是怕對不起別人，佛說「但教化菩薩」，我不發菩提心，就覺得有愧。佛說「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又講三乘是方便，一乘是真實，要我們放棄三乘而信一乘，就算你現在不信，將來佛滅度後，在他方佛國，佛也為你說一乘，那時你還是要信一乘。我們不肯發菩提心，又不信一乘，那豈不是連累佛枉出世一次？佛隱了四十幾年才講一乘，我們還不肯信，還疑佛是魔，這就對不起佛。這樣想就是「愧」。

所以有慚愧心就是慚自己不發一乘心，愧對不起佛。如果你真是有這種慚愧心，你就會發一乘心，這是按照《法華經》的立場來講的。

有慚愧心的人，就有清淨心，自然就不會放縱自己貪五欲，身不作惡，口也不講壞話，心亦不會亂動妄念，自己的三業就清淨了。沒有慚愧心的人就不會清淨。

有慚愧清淨的人，即是〈如來壽量品〉所講的是「質直意柔輒」的人，不會被我慢高山所障礙，不會被邪見稠林和五欲所障礙，而且這種人是「志求佛道者」，或者是權教大乘的大菩薩，他們從一發心就求佛道，已經有堅固的志願向於佛道，以成佛為目的，你對他們講一乘，他們就會接受。

「當為如是等，廣讚一乘道。」對於這種人，就可以為他廣讚一乘道。佛

所說的「諸佛智慧，甚深無量」，佛是具足無量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等，「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這些就是「一乘道」。

「舍利弗當知，諸佛法如是，以萬億方便，

隨宜而說法，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

這是補頌，囑咐大家要知道權，才能知道實。「諸佛法」的「法」是指上來講的「如三世諸佛，說法之儀式」，這個「法」是法則、法式、格式。佛繼續對舍利弗講：舍利弗你應當知道，佛說法的方式是這樣，當眾生的根機未成熟是不可以講一乘，不可以開權顯實之時，就要「以萬億方便，隨宜而說法」。

雖然佛講聲聞、緣覺、權教大乘是三種方便，其實是不止三種，每一類都有無數方便，對聲聞人有無數方便，對緣覺人也有無數方便，對權教大乘人也有無數方便，以教的名來講，是三乘方便；如果以佛對眾生來講，就有萬億的方便，眾生有千差萬別，佛因機說教的方便也有千差萬別，所以如果微細分開來講，就有萬億的方便，佛有無量無邊的方便善巧，所以能應機說法，我們一般人就沒有這種智慧，我們講經是照本宣讀，就不懂對什麼人說什麼話，絕對沒有這麼高的智慧去觀機。佛是會觀機，根據什麼根機就說什麼法，沒有講錯一句，沒有一句是不對機，所以佛有萬億的方便，能見到佛就最萬幸，一定會得利益，一定會進步，佛無論講真實也好，講方便也好，都會令你進步。

一切佛說法的格式都是「隨宜而說法」，你未能接受一乘，佛就用方便為你說法，「隨宜」是隨順各個不同的根機，「宜」是適宜，你適宜聽什麼法，佛就對你講什麼法，一百個人不同根性，佛就講一百種法，就算一起講，你聽的也不同，「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是用一音演說，但眾生是可以同聽異聞，一起聽，但各有各所聽到的不同，你所接受的不同，他所接受的也不同，而你是會覺得佛是專門為你而講，佛是會用「萬億的方便，隨宜而說法」。但是你又不可以講：我現在聽了一乘，「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只有一乘是真實，三乘是方便，那我要一乘就可以了，三乘全部不要。

佛講不可以這樣，「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我們如果不學習三乘方便教，不學習佛隨宜所說的法，你也不能曉了一乘，不能曉了《法華經》。因為這本《法華經》只是教你信一乘，讓你知道只有一乘是真實，其他的都是方便，都不究竟。我們是要信一乘究竟法，做工作有時要運用方便。你不通曉三乘教，也不能通達一乘。因為三乘是佛對機所施設的權教、方便教，你不學習三乘，你不知道佛為什麼要施權，又不知道權是什麼，你怎知道佛開權是開些什麼？為什麼要開除它？你不知什麼是權，又怎會知道什麼是實？這樣就會權實混亂。就像你不知道黑，就不知道白，要黑白對比才能知，盲人就不知黑白。

所以我們要知權，也要知實，要知道權才知道實，要知道權是什麼作用，要宣傳佛法就更加要知權，如果你不知道，你講什麼呢？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權教是用來對治眾生的煩惱，最低限度用來對治五欲，教你觀無常、觀苦、觀空、觀不淨，就可以對治你的貪、瞋、癡，對你講因緣，就可對治你的邪見。如渡河需用筏或船，但到了彼岸就不需要船。你不要以為這艘船很有用，我很感激這艘船，我要背它回家禮拜它，這就很愚癡了。

三乘法就像船，是很有用，不要說它沒有用，但也不要當它是究竟的，佛說唯有一乘是真實，唯有一乘是究竟。如藥一樣，但除其病，不除其藥；如果藥到病除，藥就可放在一邊，不需要再服藥。你不要以為這藥很好，病好了仍天天吃藥，吃得多反而對身體有害。

三乘法能對治我們的煩惱病，舍利弗等都捨離了一切執著，當然不需再用三乘，而我們凡夫反問一下自己：自己有沒有執著？有沒有煩惱？有沒有貪、瞋、癡？有沒有邪見？有沒有我執？有沒有傲慢、嫉妒？如果還有的話，那三乘藥還不可以扔掉。

佛讚嘆一乘，是志在大家信一乘，但又講明，並非不需要學習三乘，如果你不學習三乘，你就連一乘也不能通曉。我們除掉了執著時，就要放棄三乘，進趣一乘，不應再停留在三乘，不應以三乘為究竟真實，否則就變成沒有歸宿。

三乘如洗潔精，用來清除我們的煩惱；一乘是用來布置莊嚴，我們洗得乾乾淨淨才能坐大白牛車，所以三乘法並非沒有用，除掉煩惱邪見，悟證一切法性空，就要從空出假，發大心，自利利他才有用，盡行菩薩道，廣度一切眾生，親近無數佛，勇猛精進，積集無量無邊功德圓滿成佛，才是究竟真實的歸宿，三乘涅槃是暫時的安樂，唯有一乘才是究竟。

當你未夠程度之時，三乘是可借用；當你程度高了，你一心精進學一乘就可以了。當我們未除煩惱時，既然佛為我們講了《法華經》，我們一方面要深信一乘，一方面又要用三乘對治我們的煩惱和執著，要雙管齊下。

「汝等既已知，諸佛世之師，隨宜方便事，

無復諸疑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

這是重頌歡喜，普同授記。「汝等」是舍利弗等，以及法華會上的大眾，擴闊來講是所有的佛弟子，你們聽了開權顯實的《法華經》，都可包括在「汝等」之中，你們既然已經知道了「諸佛世之師，隨宜方便」說法這件事，就不要再疑惑了。

「諸佛」是一切佛，佛是一切世間的導師，一切凡夫，一切天，一切聖

人，一切菩薩都以佛為導師，諸佛是世出世間的大導師。諸佛一向都是隨宜說法，用方便智說方便教來引導眾生，這就是「方便事」。「無復」是不要再疑惑，不要疑佛是騙你的，不要疑佛是魔，疑就會迷惑，就會自己搞亂。你能信佛所說，就不再復疑，不再疑自己是小乘人，不再疑自己不能成佛。這樣你就會心中生起大大的歡喜，自己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只要繼續行一乘菩薩道，將來一定可以成佛。

這是佛為大眾公開普遍授記，是通記，是普記。上來已普記了幾次，講大家將來都可成佛。你如果是聰明的，就會認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這只在乎你發不發心，肯不肯信受。我希望大家都能發心，都能信受，將來都能成佛！